**目** **录**

[风满楼 杨健(1)](#bookmark1)

[别为你的相貌发愁 吴霜(81)](#bookmark2)

[大青山 杨宝琛(136)](#bookmark3)

[午夜的探戈 周树山(191)](#bookmark4)

[远的云 ·近的云 韩静霆(234)](#bookmark5)

**风满楼**

杨 健

杨健，男，1952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1988年改编 话剧《桑树坪纪事》(与人合作),著有长篇纪实报告《“文化大 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人 物

李福德——男，60多岁。

周 瑶——李福德之妻，50多岁。

援 朝——李福德、周瑶之子，30来岁。 亚 南——女，20岁。

绍 华——女，30来岁。 中年夫妇等邻居若干。

**第** **一** **幕**

〔1983年夏天，北京一栋普通的楼房。高大的槐树正 盛开着槐花，掩映着楼房的一角。楼房已经陈旧了， 墙皮四处剥落，可见斑驳的水渍印痕。楼内显得有 些阴暗，正中是一架宽大的旧式木楼梯，曲折回旋， 梯板已被磨得凸凹不平，打了铁皮补丁。楼梯前的 空地被李家利用来做起居室，吃饭、会客都在这里， 不大的地方摆着方桌、木凳、一把藤椅。狭小的楼梯 间做了厨房，可以看到里面的煤气灶、碗橱和砖砌的 下水道。楼梯间里开有一扇不大的窗子，从沉重欲 倾的楼梯上透进不多的清风和天光。楼梯左侧有一 扇门通往李福德夫妇的卧室，门口挂着半截旧布帘 子。右侧是洗漱间，有马桶和淋浴喷头。楼上左侧 是亚南的卧室，墙上挂有穿衣镜和女孩子的饰物，案 上摆有她母亲的照片。右侧一壁之隔是李家的另一 房间，为援朝所住，比左侧要狭小，里面摆着单人床 和书桌，桌上散乱地堆着书本。整栋楼房的其余部 分，以至大楼的外形都仅有大略的结构轮廊，在四周 和头顶的透空处，可见远近山脉一般耸立环绕的高 楼大厦。在这之上是暗蓝色的天空。远处传来胡同 里晚潮拍岸般的隐隐人声、汽车声、自行车铃声和小

贩叫卖声 ……

〔傍晚。李家的客厅正在渐渐暗下来，时而有下班的 人从楼梯口走过。周瑶在厨房里进进出出准备晚 饭。她中等身材，正在发胖，两鬓斑白，穿着洗得褪 色的衣服，上面溅着油污。她做事干练，说话刚强有 力。亚南在客厅的桌边剥着蒜头。她穿着学生蓝的 旧布裤褂，矮小的个头，头发很随便地盘在脑后。

**亚** **南** 周阿姨，绍华姐这次来，要住两天才走吧?

**周** **瑶** 回头她来了，你去问她好了。亚南，暖瓶里的海参不 能发过头了，摆桌子，别忘了把橱子里的漆筷找出 来。

亚 南 哎。还要准备几只酒杯吗?

**周** **瑶** 那还用说，今天来的这位姑奶奶是稀客，也是贵客。 我们家晓琼能不能打新疆回来，就看她肯不肯帮忙 了。(按住心口，夸张地)一想到这些，我这里就像揣 了头小鹿一样，怦怦直跳。

亚 南 周阿姨，她长得很漂亮，是吗?

**周** **瑶** 当然。早先她家就住在这三楼上，绍华和我们家援 朝一同上北大荒的时候，你还小，不大懂事，听说送 他们上火车，你还哭鼻子呢!

亚 南 是吗?我都记不得了。(向往地) ……身材苗条，美 丽端庄，白晰的皮肤，像涂上一层油脂，我说得对吗? 脚不大不小……我喜欢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瞅我，成 天爬脚手架、勾砖缝，快晒成煤球了!

**周** **瑶** 这些西红柿也是才买来的? 亚 南 嗯，八毛钱一斤。

**周** **瑶** 回头记到帐上，你李叔叔问起来也好有个交待。唉， 忙个贼死，也不落个好。

亚 南 周阿姨，援朝小时候和绍华姐，他们很熟吧?

周 瑶 那还用说，整个儿一个青梅竹马。我眼瞅着绍华长

大的，说来我还是她半个妈，她妈缺奶我还奶过她 呢。这个丫头呀，长到七八岁上，真是可人疼，谁见 了谁喜欢。有回我和老吴开玩笑，还要绍华给我做 儿媳妇呢!(咯咯地笑起来)喂，亚南，你把灯打开 吧!

亚 南 阿姨，开大灯开小灯?

周 瑶 剥蒜头也剥不死人，当然开小灯。 〔灯亮了，灯色昏黄。

周 瑶 干活吧，手脚麻利点儿，不定啥时候客人就来了呢!

亚 南 哎。(重又坐下剥蒜)阿姨，后来呢? 周 瑶 我才讲到哪儿了?

亚 南 要过来当儿媳妇什么的……

周 瑶 对。那天我和老吴打牌，我就讲，你这个当妈的可不 准耍赖，输了就要乖乖地把姑娘送给我做儿媳妇。 唉，人家现在嫁给了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当夫人 了，又是大学生。现在是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地之

下，咱家和人家不能相提并论啦! 亚 南 阿姨，瞧您说的。

**周** **瑶** 你别以为我们早先也像现在这样。早先，老头子当 局长，大女儿上外语学院附中，儿子上音乐学院附 中，这楼里数我风光了，谁见面不美我两句，我们李 家正经也红火过。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恨恨 地)大女儿简直是个混世魔王，前世的冤家，她把爹

妈丢了，跑到新疆去，到了儿嫁了个盲流。儿子整天 神经兮兮，要不是当妈的，谁能受得了这个。这次绍 华回来是为她爹办墓地的事，人家在南方挣大钱了， 多孝顺的孩子。我死了呀，臭三天都没人管。

**亚** **南** 阿姨，瞧您说的。

〔李福德由里屋出来。他身材魁梧，有些秃顶，声音 宏亮，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身着纺绸短褂，拖着拖 鞋，手里拿着报纸、花镜和芭蕉扇。

**周** **瑶** 老李，吃了赵大夫的方子感觉可好?

**李福德** (坐在藤椅上，打开报纸)嗯，还好。

**周** **瑶** 怎么个好法?你倒是说出个道道来呀!

**李福德** 你呀，真是烦死人。才吃了十天半月的药，什么感 觉，你说能有什么感觉?

周 瑶 (笑着)你这个人，我送你四个字：不知好歹!(打开 大灯，忽然)哎呀，你看看这蒲扇，这才买来几天，用 成这个样子，毛巴刺咧的。(取出针线缝扇子)

**李福德** (看到桌子上的菜)你看你，又做这么些菜，你呀!

**周** **瑶** 我可和你打个招呼，像今晚上这样的菩萨，打着灯笼 你也找不来。反正我为了晓琼忙死，也得不到你一 句好话。这个女儿你不认，我还认呢!托人家办事， 你不开口也就算了，到时候你要来拆我的台，我可不 依你!

**李福德** 好，好!我不管你的事。(扭过头去看报纸)

**周** **瑶** 天气可真热!今天晚上八成要下雨。(摇扇子走进 厨房去开窗，但怎么也打不开，气恼地)这扇破窗子，

早上才下了一场雨就泡得打不开了。 亚 南 阿姨，我来。(用力拍窗框)

周 瑶 轻一点儿，轻一点儿，我的大小姐，纱窗都锈得要烂 掉了。得了，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这些房管所的 人，都是些白吃饭的。(用了几下劲，仍没能打开)算 了，窗子外面有个垃圾箱，刮北风臭得很。(从厨房 里出来，怨艾、愤怒地)要不是你李叔叔混得这么惨， 我们早就搬走了。(挥扇)这个地方真是糟透了，头 顶上是烟囱在冒烟， 一出门没走出胡同就一身烟灰。 还有蟑螂，到处乱爬，爬得四下都是，什么锅盖上、馒 头上、鸡蛋上，还有大衣橱里。

**亚** **南** 还有这个楼梯，半夜里自己就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地 响，吓死人了。我半夜都不敢下楼上厕所。

**周** **瑶** 我真恨不得这架楼梯早点烂掉，哪天摔死几个人才 好呢!

**亚** **南** 周阿姨，哪能呢。

**周** **瑶** 蒜剥好了吗?你去把吃剩的西瓜籽掏掏净，拿出去

晾晾。对了，厨房的皂角子、塑料袋也都收拾一下， 这个家呀 ……

亚 南 (动手收拾)人家都说，周阿姨能干。

周 瑶 是吗?我早些年也是女强人，下乡四清当工作队长， 上百人的报告我也作过，不要讲稿能讲一两个小时。 先国际，后国内，“前十条”,“后十条”,扎根串连，一 切权力归工作团。要不是赶上“文革”,我就调司里 当办公室副主任了。现在推行改革开放，我出身虽 然不是格格，也是个大地主，家里也有戏台，养着戏 班子，西洋大座钟里里外外就有六架。吃饭也学红 楼梦，挂个流水牌，天天换着样吃。

**李福德** 你呀，少说几句成不成?

周 瑶 人家一个个都调动的调动，升职的升职，你可好，也 不知道出去托托门子，找找老战友、老上级，一个人 整天关在屋里急得什么似的，就知道拿我和援朝当 出气筒。唉，这个家，一个有病，一个大撒手，百事不

问。走了的大女儿，可比眼前这个强多了。 亚 南(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阿姨，还有我呢?

周 瑶 说起来还是干女儿心疼我，知道孝顺我。我记得你 十一岁的时候，就知道记着给干妈过生日，给我织了 一双线手套，感动得我呀不行。唉，不过，早晚你也

是要丢下干妈跟别人去的!

亚 南 (在厨房内笑)我才不嫁人呢!

周 瑶 傻丫头，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道理。

亚 南 (又探出身，笑嘻嘻地)阿姨，人家都拿我开玩笑，他 们说 … …

**周** **瑶** 说什么?

亚 南 说我是李家的童养媳呢。

周 瑶 (脸一冷)这是哪个说的?你打哪儿听来的?什么童 养媳、童养媳，难听死了。你自己也不知道害羞!我 最恨的就是背后嚼舌头。以后少听外面的闲话，我 就不听，图个耳根清净。你呀，就是缺少家教，不到

十岁就没了家长，弄得一身猴气。 〔亚南咬住嘴唇，扭身进了厨房。

周 瑶 你爸也是……教训啊!犯啥错误也别犯生活错误， 沾上这种事儿，永远也别打算在人前抬起头来，自己

遭了难不说，连带自己闺女也……

亚 南 (在厨房内重重放碗)不许你说我爸!

周 瑶 看你凶的，你这个小猫崽子。成，我不说。(进里屋)

**李福德** 成天就知道叨、叨、叨!亚南，把我的药端来。 〔亚南端出药罐，把药滤在一个茶缸里。

**李福德** (笑眯眯地看着亚南滤药)你手腕上戴的啥? **亚** **南** 啥?噢，猴皮筋儿。

**李福德** 姑娘大了，也知道爱漂亮喽。

**亚** **南** (一笑)梳头的时候随手套上的。(将药端到李福德 面前)这药可烫，等凉凉再喝。

〔李福德拉过亚南的手仔细看。 **亚** **南** 还能骗你?(抽回手臂)

**李福德** 我咋瞅着，比那银镯子还好看。

〔亚南悄然取下猴皮筋。

**李福德** 怎么摘了，我说你戴着挺好。

〔亚南将皮筋随手往地下一扔。 **李福德** 这孩子!戴着挺好，挺好。

**亚** **南** 喝药吧，喝药吧!

**李福德** (喝药，烫得将药吐出)噗噗!

**亚** **南** (递过一杯凉水)来，用凉开水冰冰舌头! 〔李福德饮凉水，含在嘴里。

周 瑶 (从里屋出来)又怎么了?怎么我一来就没声了?

亚 南 没啥，叔叔喝药烫着了。 周 瑶 (疑惑地)又闹什么魔症?

李福德 (略显尴尬)我们不过是扯闲篇儿。

周 瑶 你呀，别总装着老实巴交的。用不着哭丧着脸，我还 没死呢!(坐下缝扇子，笑着对亚南)他呀，见了我像 老虎，见了领导像只老鼠。

**亚** **南** 李叔叔在外头，既威风又谦和，像个大干部。

**周** **瑶** (笑)你这话他爱听。你李叔叔就吃亏在人太实成，

真正的工农干部、土造八路。你到外面看一看，现在 像他这样的资格，级别还这么低的还有几个?我算 看透了，坚持原则的没一个有好下场。(忽然失笑) 我和你讲件事，你说他有多实在吧，他跑到外面同人 家讲，我们家里两口子分着过，各花各的钱，他还挺 得意，不怕别人背后戳他的脊梁骨!

**李福德** (喝了一口药，哐地把茶缸一放，厉声)周瑶，这药是 怎么煎的?

**周** **瑶** (忙走过来，揭开茶缸盖)这药不是煎得挺好的。(尝 了一口)噢，是有些糊味。

**李福德** 这又是他干的。上三十的人了，连药也不会煎。(仰 头喊)援朝!援朝!

**周** **瑶** 你又支使他干活，告诉过你不要支使他，可你……这 煎糊的药吃了，可不要出大乱子!

李福德 不让他干活，一天到晚好吃懒做，早晚会变质。 亚 南 李叔叔，援朝修了一天的马路，他可才下班。

周 瑶 亚南!

〔亚南转身进了里屋。

**周** **瑶** 他干活净丢三拉四的，前两天炉子就没关严，要不是

我发现得早，还不把这个楼点着了。 **李福德** 我们简直是养活了一个废物!

**周** **瑶** 老李，瞧你又生这么大的气，小心你的心脏病。

**李福德** (火更旺了)你不要护着他，早晚把我们烧成灰，直接 送八宝山去，你就高兴了。(突然用扇子指着周瑶) 你一天到晚忙些什么?

**周** **瑶** (怔怔地，转身走到楼梯口)援朝!援朝!唉，这孩

子，成天躲在楼上画那蛤蟆骨朵儿，不喊他下来，水

也不喝一口，能在屋里蹲一天。

**李福德** 成天像疯子一样!这个家，(摔扇子)什么家!(走到 楼梯口怒冲冲地)援朝，援朝!

**周** **瑶** (又气又急)你轻 一 点，轻 一 点!周围的邻居都在休 息 。

〔楼上一阵脚步声，好像有人要下来了。

**李福德**'(嘟囔)搞什么名堂!他 一 天到晚吃饱了饭都干什 么?

**周** **瑶** 援朝耳朵不好使，一着急万一再出了毛病……

**李福德** 耳朵不好使?哼，我看他有病! **周** **瑶** 好端端的儿子有什么病?

**李福德** 你呀，简直把这个家弄成了神经病院! **周** **瑶** 老李，你胡说!

**李福德** (向楼上喊)援朝，李援朝!(大吼)你聋了? 〔头顶上楼板又响起脚步声。

**周** **瑶** (忙走到楼口，仰起脸平声静气地)援朝呀!

〔从楼上款款走下来的是同楼的一对中年夫妇。

**中年夫妇** ( 尴尬地)啊，老李、老周，你们在休息。 **周** **瑶** (连连点头)是啊，休息。晚上出去散步呀?

〔中年夫妇微笑点头，匆匆离去。

周 瑶 (笑着目送中年夫妇走下，转身沉下脸来)你呀，你 呀，你要我怎么说你!你要让左邻右舍，让全楼、全 机关都知道才光荣是不是?你可以一年两年地不工 作，关在家里不出去见人，能有人伺候着你，我可还 要见人呢!

**李福德** 听见怎么样，哼!(坐下看报纸) **周** **瑶** 你、你、你叫我怎样说你才好!

〔头顶的楼板又一次震动起来，脚步越来越近。李福 德、周瑶转过头来，援朝在楼梯上出现。他身材高 大，脸色苍白，不修边幅，大夏天还套着外衣，上面印 满了汗斑。他在楼梯转角处停住了，察看着父母的 神色，人好像没有睡醒，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周** **瑶** (又气又急又心疼)唉，你站在那儿发什么呆，还不下 来?

〔援朝木然地看着他们，似又要转身上楼。 **周** **瑶** 我的小祖宗呀，你下来吧。

**援** **朝** ( 迟疑地走下来，畏怯地)妈妈，叫我?

**周** **瑶** 你倒是下来啊，我们又不吃你。你看看自己，胡子不 刮，头发不理，蓬头垢面像个什么样子，看看你这一 身灰吧!(向李福德那边示意地一摆手)快去吧，快 去!

**李福德** (严肃地注视着援朝，平心静气地)今天不是政治学 习吗?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援** **朝** (呆板地)下班念了报纸……就散了。

**李福德** (皱眉头)你给我讲讲看，中央对沿海经济开发区都 作了哪些指示?领导题了什么词?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中心是什么? 〔 静 场 。

**援** **朝** (垂头，不住地擦汗)这些天的报纸我没学好。(一

顿，突然带着哭腔)我是需要学习，您别生气 … … **周** **瑶** (心疼地)老李!

**李福德** (气急、无奈地)你呀，就知道写些乱七八槽的音乐 满脑子自私自利。我们革命的时候，要是像你这个 熊样子，早完蛋了。

周 瑶 你爸爸现在身上还有好几块弹片呢!

李福德 看看你这个样子，又是胡子，又是头发，完全是西方 颓废派。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一天到晚关在屋里，弄 得瘦成什么样子，你搞的什么鬼名堂?

周瑶(语重心长地)援朝，爸爸的话你倒是听呀。你们年 轻人呀，不好好学习，没有一个懂得孝敬老人。总让 我们伺候你，养活你们还有什么用!(见援朝不吭 气)援朝，爸爸的话你听见没有，又发什么呆呢?

〔援朝在口袋里摸摸索索，掏出一包烟。

周 瑶 怎么,你、你又……你看看全家哪一个抽烟?

〔援朝低下头，嘴里叨着烟卷，手里拿着火柴，迟疑地 没有划着。

**李福德** (火起)要抽，给我厕所抽去!

〔援朝站起身，走向厕所。 **周** **瑶** (气不打一处来)你!

〔援朝停步，看着周瑶。 周 瑶 (无奈地)你去吧，去吧!

〔援朝溜进厕所。插门声。

周 瑶 亚南，你今天该发工资了吧?

亚 南 (掀门帘，探出半个身子)领了。这个月的伙食费，我 放在你的抽屉里了。

周 瑶 噢。唉，菜长价了，青椒已经一元一斤了，我当这个 家不容易呀!

· **李福德** (丢下报纸)就知道一天到晚诉苦，你有多少苦嘛!

周 瑶 哼，你还嫌我吃的苦少啊?(手中拍着蒜，向亚南笑 着)你李叔叔从前可不像现在这样，可疼孩子了，每 天回来，就要抱着孩子亲， 一脸胡子扎得孩子哇哇

哭 。

**亚** **南** (手里织着毛活)援朝现在也长了一脸毛胡子呢。 (在自己腮边比划)从这儿一直长到这儿。

周 瑶 两个孩子，老李最喜欢的还是女儿。六二年外交部 要培养红色外交官，在干部子弟学校选尖子生上外 院附中，全学校选上两个，就有晓琼一个。可是这个 冤家，一走就把爹娘忘了，简直是混世魔王，白眼狼!

**李福德** 你少啰嗦，我就没有养过这个混帐女儿。

**周** **瑶** (向亚南挤挤眼)好，不提。你呀，一提起晓琼就火冒

三丈。这个援朝，怎么还在厕所里不出来?

**李福德** 成天疯疯癫癫，不吃药能管用?我看还得上医院看 病 。

**周** **瑶** 医生那点本事，还不如我呢! **李福德** 你会吹!

**周** **瑶** 反正比你明白。看你的报纸吧，别瞎操心了!(看

表)这个援朝，一颗烟抽到现在。援朝，你睡过去 了?一颗烟抽这么长时间，我可看着表呢。(敲厕 所门)怎么,又解大手了?

〔一阵冲水声，援朝打开厕所门出来。 **周** **瑶** 瞧这一厕所的烟，以后，你给我戒烟!

**李福德** ( 进厕所，但马上又跑了出来)援朝，又是你干的好 事!

**周** **瑶** 老李，怎么啦?

**李福德** 这个家伙，往洗脸池里扔烟头。哪儿学的这种流氓 行为!

**周** **瑶** (伤心地望着援朝)你?

**援** **朝**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周** **瑶** 你是三岁的娃娃?烟头怎么可以往洗脸池里扔呢? 你说话呀!

**援** **朝** 我只是随手一丢，我没 ……

**李福德** 你……你……我简直没法儿同你生气!唉。 **周** **瑶** 老李，这不怨你。援朝，去，把烟头捡出来。 **援** **朝** (进厕所捡烟头复出)我真不是故意的。

**李福德** 算了，算了，由他去吧，唉!(起身折起报纸进里屋)

**周** **瑶** (气噎地)我的孩子，你，你……(忽然转身揩眼角，匆 匆进了里屋)

〔援朝有些吃惊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在角落里坐下 来。

〔亚南从里屋出来，回身将门掩上。

亚 南 (笑嘻嘻地)怎么样，又挨批了吧?(伸出 一 个手指 头)嘘——(指指里屋，笑着拉起援朝轻轻上楼)

〔里屋，周瑶高声喊：“亚南!” **亚** **南** (止步)哎!

〔周瑶声：“不要忙着摆碗筷，碗筷要好好用开水烫一 烫，蟑螂爬过的。”

亚 南 好嘞。(拉着援朝上楼，进了援朝房间)你妈惯你惯 的，永远也长不大。

**援** **朝** 她想要我这样，永远像个孩子。唉，有她为我做，我 何乐而不为?

**亚** **南** 可琼姐就不怕你爸妈，对吧?

**援** **朝** (微笑)那倒是真的，姐姐她可不是我这样，她可神 了。记得上初一时，她还破过中学田径纪录呢。我 看过一次她的比赛，剪着短发，穿条运动裤，不知道 的还以为她是个男生，跑起来一阵风。

亚 南 啊?她一定很特别。

援 朝 (瞅瞅亚南)一挨骂让我忘了，我还有件东西要送给 你。(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

**亚** **南** 送我的?(醒悟)哎呀，亏你想得起来，今天是我的生 日，快给我看看。

援 朝 (把纸包举过头顶)先别急，来猜猜看。

亚 南 好吃的?臭香水?洋娃娃?不能这么小呀。(撒娇) 喔，我真猜不到，你真急死人了。(用力掰开援朝的 手)哈哈，你可真逗!

援 朝 (手里托着一只小兔子)拿着吧，你的生日礼物。

亚 南 想不到，看不出，你这家伙还能记得我的生日。(把 小兔子合在掌中)真有意思，(出神地)真好!你等一 等，(进自己的房间，抱回一个大饼干筒)今天老寿星 请客，来，尝尝!(见援朝摇头)这可是苏打饼干。 (很香地嚼起来)恐怕有十多年没生产苏打饼干了? 今天下班，路过王府井义利食品店，门口排了好长好 长的队哟，我排了足足二十分钟，一气之下买了整整 一桶。真香!来一块吧。(见援朝又摇头)你呀，真 是个苦行僧。来，尝尝。(把饼干塞到援朝嘴里)

〔援朝歪过头来。亚南吃吃笑着与援朝打打闹闹。 周瑶从里屋出来，望着震动的天花板。

周 瑶 亚南，你们又发什么疯呢，楼板都要给你们跺塌了! 〔楼上静下来。周瑶又进了里屋。

亚 南 (吐吐舌头)就怪你!

援 朝 得，这回该老老实实地坐着了吧。

亚 南 (在援朝桌前坐下，翻着乐谱)怎么又改了这么多?

援 朝 (一改方才的木讷，口若悬河)我在这里，在上声部加

了个八度重叠，表现一种惊慌的情绪，旋律沉重、阴 暗，像地下的幽魂在舞蹈 …… (嘴里不停地哼着曲 调，却像是一串串含混不清的嘟嘟囔囔，根本听不出 旋律)这时小号响起来了，冲破弦乐组的织体鲜明地 突出出来。我的口琴呢?

〔亚南忙递过口琴。

援 朝 (边说边用口琴吹出不同的音乐动机与和声效果。 但对不懂乐曲结构的人来讲，这种笨拙的吹奏只能 更让人感到一团糟。由于兴奋，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不免将桌上的水杯弄倒，东西掉在地上)英国号发出 带鼻音的低八度——这段闭塞音具有金属色彩—— 强有力，恐怖不安；三支长号以Pianissimo奏 出 — 神秘莫测的残酷的粗暴的——巨大的狂流在奔腾 ——小号挣扎在狂涛巨浪之中——突然间的全奏， 震耳欲聋的一击，主题像暴风雨一般倾诉，叹息，呼 喊和各种念头纷纷涌现 ……

亚 南 (全神贯注地倾听，笑着拍手)真好，将来能演奏出来 该有多好。到了那一天，你可不要忘了，我可是你第 一个听众。援朝，电视里开吉他讲座了，我想买一 把，你来和我一起学好吗?

援 朝 你不怕我爸爸发火? **亚** **南** 怕，怕极了!

〔两人相视而笑。

**亚** **南**援朝，绍华姐要来了，你高兴吗? 援 朝 (若有所思)我们一同下过乡。

**·亚** **南** 阿姨可是在下面大摆宴席，说是琼姐调回来的事，成

败在此一举。阿姨说绍华姐喜欢吃她做的茄泥，让

我在茄泥里面放了蒜泥、花椒、红豆、麻酱和香油，你 也喜欢吃 ……

〔隐隐的火车声，车轮滑过铁轨缝隙时的声音，飞驰 的呼啸声。

亚 南 (低声)你怎么啦，又走神了? 援朝(欲说又止)亚南 … … 没啥。

亚 南 我真不懂，你总是愁眉苦脸的，你就不能痛痛快快地 笑一次?要不，哭也行。(皱眉)又是这一套，真受不 了。(沉着脸翻书)

援 朝 (缓和地)啊，我们不说这个，你们的大楼盖得怎么样 了?

亚 南 (兴奋起来)今天又升高了一层，在脚手架上，看天瓦 蓝瓦蓝的，又高又远，一直可以看到天边外。喂，你 在想什么呢?

援 朝 没啥，我在想，要是能看看外面的世界该有多好。我 总想飞，想着有一天坐着飞机……

亚 南 你会坐飞机的，你会的，援朝，你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不要怕别的人嘲笑你。你行，真的，你会把所有的人 吓一跳的。

援 朝 算了，不和你闹了。

亚 南 我可是认真的。(得意地)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了解 你，包括你自己。

〔楼下，周瑶从里屋出来。 周 瑶 (喊)亚南，援朝!

亚 南 糟了，聊的时间太长了。

周 瑶 这孩子，可真能偷懒。(喊)亚南! 〔亚南匆匆下楼。

周 瑶 你呀， 一闲下来就往楼上跑。快，摆桌子!(与亚南 把桌子搬到楼梯间中央)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要总

和援朝胡卷在一起，让人家说三道四的。 亚 南 哪能呢，我们没总在一起。

周 瑶 还嘴硬。方才，你跑到援朝房间里，踩得地板咕咚咕 咚的，你当楼下的人都死绝了?你就野吧，早晚嫁了

人家，我看你再怎么学乖! 〔援朝缓缓下楼。

周 瑶 援朝，来，别老傻呆着，帮帮忙。 〔援朝和亚南一起摆碗筷。

周瑶(拿起蒲扇缝着)都上三十的人了，要有个大人样。 今晚上绍华要来，人家是咱们的老邻居，又是你的小

朋友，可不许再犯毛病什么的，啊?你听清没有? 援 朝 嗯 。

〔屋里李福德不耐烦的声音：“老周，客人怎么还不 来?"

周 瑶 快了，快了。亚南，你李叔叔可能饿了，洗几个西红

柿拌上白糖送进去。 **亚** **南** 哎。(下)

〔援朝坐在角落里，缩着肩，两手夹在膝间。 周 瑶 (疼爱地)儿子，功课复习得怎么样?

援 朝 随便翻翻。

周 瑶 可得加把劲，争取考上大学，为妈争口气。你总是在 马路上铺沥青，这么下去，算哪回事?你爸爸又没本 事，还得凭自己努力。

援 朝 (按捺不住)咳!

周 瑶 我这儿还没说几句，你就又不愿听了，你们年轻人呀

〔亚南送进西红柿后，从里屋出来。

**周** **瑶** 亚南，你和援朝洗几个西红柿吃。 **亚** **南** 哎。(进厨房)

**周** **瑶** 亚南，你也听着，平时有了空，也坐下来翻翻书，以后 提级、长工资，没文化没技术，可就要吃亏了。你听 见了没有?

亚 南 (在厨房里)听见了!(端着糖拌西红柿走出厨房，手 中还抓着个西红柿咬着)阿姨，我喜欢生吃，不放糖。

周 瑶 (接过碗送到援朝面前)来，吃吧! 援 朝 (摇头)我不想吃。

周 瑶 (向亚南夸耀地)我们援朝，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 不喝，真是少见。他爸爸就是个最讲究艰苦朴素的

人。(把碗塞到援朝手中，笑着命令)快吃! 〔援朝把碗放在桌上。

周 瑶 (变色，厉声)你哪来的穷毛病!有人伺候你还不高 兴。不吃算了，滚到一边去!白糖拌西红柿还能吃 死了你?你为什么不吃?你给我吃!今天不吃，咱 们没完!

亚 南 阿姨，他不吃算了。

周 瑶 你不要管他，他这个脾气，不拧过来还得了?(切齿 地)我就恨他这种脾气。

**援** **朝** (咬紧牙关)我不想吃，我 … 胃不好!

**周** **瑶** (不放心)胃又怎么了?(见援朝低头不语)你倒是跟 我说话呀!(恨极)你呀，胃不好就给我吃药。

〔李福德从里屋走出来 **李福德** 你又吵吵些什么?

周 瑶 他到底从哪儿学来的这种怪脾气，早先不这样。你

说，你不吃究竞是为什么? 亚 南 阿姨，我看先放一放。

周 瑶 不行!不讲清楚，今天不许他吃饭!吃，给我吃!

〔绍华挎着挂包上。她衣着入时而又淡雅得体，举止 谈吐透出一种娴淑聪慧。

周 瑶 (把碗推到援朝胸前)吃，吃!我看着你吃! 绍 华 (轻声)周阿姨。

周 瑶 (一怔，立即站起身，亲热地)哟，绍华! 绍 华 路上堵车了，晚了一点儿。

周 瑶 不晚，不晚!(示意亚南把西红柿拿开)来，来，来! 哎呀，绍华还是原先的小样儿嘛。(亲热地拍拍绍华 的脸颊)

绍华(向李福德鞠躬)李叔叔好。

亚 南 (瞪大眼睛看着绍华)绍华姐，请坐吧。我帮你拿包，

今晚就不忙着走了吧? 绍 华 你是……

周 瑶 (搂住亚南的肩膀)这是亚南，我的宝贝干女儿。 绍 华 干 女 儿 ?

亚 南 我父亲是高楠。

绍 华(惊醒地)啊!(同亚南握手)我走的时候(用手比划 着)你才这么高。

亚 南 我先把包给你提上去。(提包上楼)

**周** **瑶** (招呼)援朝，还发什么呆，快过来。(转过头)绍华 还认识吗?

绍 华(早已注意援朝，柔和地)援朝，好久不见了。 **李福德** 来，大家请坐。

周 瑶 (端详)绍华还是这么漂亮嘛。

绍 华 老了，也快有白头发了。阿姨身体看上去挺好。

周 瑶 (高兴地)是吗?整天忙里忙外光这个家就够我招呼 的了。你爸爸的事安置好了?

绍 华 在红山口选中一块墓地，有条林荫道，四周是松树 林，很幽静。别的墓地我也看了，还是选中了这块地

方，交通也方便，清明便于祭扫。 周 瑶 多少钱一平米?

绍 华 四百元。还请人打了一对花瓶，前后花费了大约六 千元。

周 瑶 六千元?啊，不多不多，这在你算不了啥，再说入土 这样的大事，这钱花得值。都办妥了吧?

绍 华 办妥了。临走前，还想买束鲜花，再去拜别一下。

周 瑶 真是个孝顺孩子。人呀，人这一辈子就是那么回事，

比刮阵风都快。当初我们还在一个桌子上打牌， 一 转眼就过世了。

〔 静 场 。

**周** **瑶** 绍华，我们晓琼还在新疆。

**绍** **华** 我知道。(动感情地)我们有好多年不见了。

周 瑶 唉，别提了，这个家，老李有心脏病，这个(指援朝)又 是个男孩，不顶用。我成天忙里忙外，这么一大摊子 哪能照顾周全。我和你李叔叔常念叨，早知道援朝 这么不顶用，就不该放晓琼出去。

**李福德** 看看，人家才坐下来，你就……

**周** **瑶** 我们女同志说话，你少插嘴!(转过头)听说你的老 公公在兰州?

绍 华 (含笑)是的 ……可是晓琼在那里成了家，这两地分

居……

**周** **瑶** 那以后再想办法慢慢调嘛。(顿)唉，操持这个家难

呀，只有我这么个老太婆! 绍 华 是的，您真难。

周 瑶 绍华，你的爸妈也和我们是老战友，记得你小时候，

你和晓琼成天在一起，好得像亲姐妹一样。

绍 华 (含笑)阿姨，这样的事不好办。不过，我试着去想想 办法。好吗?

**周** **瑶** 那真是太麻烦你们了，晓琼的事就拜托你了。

**绍** **华** 这没什么,我尽心就是了。 周 瑶 你爱人可好?

绍 华 他挺好，这段时间常陪团出差，挺忙。 周 瑶 (神秘地)怎么,还没有?

绍 华 (脸微红)还没呢。 周 瑶 没有指标?

〔绍华连连摇头。

周 瑶 要抓紧啊，晚了，生孩子就困难了。

绍 华 谢谢阿姨。(转过脸)援朝，这些年你怎么样?看上 去有些瘦了。

周 瑶 是吗?(扭头看看援朝)还好，还好。 绍 华 援朝，你在干什么工作?

周 瑶 援朝，绍华在问你呢。

〔援朝仍在独自出神。隐隐的火车汽笛声。

周 瑶 这孩子!(对绍华)他在交通局工作，我们家的孩子， 一个个可比你们家差远了。

〔亚南拿着糖盒下楼来。 亚 南 (递过糖盒)绍华姐，请!

绍 华(含笑)谢谢!你今年有多大了?

〔火车风驰电掣一般呼啸而来、震耳欲聋，整座大楼

似乎都在颤动。 **亚** **南** ……

〔火车的铿锵掩盖了人们的交谈，呼啸声中，只能看 到他们的嘴在动。援朝双手捂住头，仰身倚在墙上， 车窗的光影一道道从他脸上飞掠而过。他挣扎着站 起来，脸色苍白，汗水淋漓。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 亚南忙上前扶着他，绍华吃惊地站了起来。火车在 这一瞬间远去了，震荡声减弱……

援 朝 (神情恍惚地低声自语)火车……火车…… 绍 华 周阿姨，援朝他……

**周** **瑶** ( 镇静地)啊，今天天气热，他读了一晚上的书，累了。 没关系，没关系……亚南，扶他上楼休息。

〔亚南心慌意乱地搀着援朝往楼上走。才上了一半，

援朝颓然在楼梯上坐了下来。 **周** **瑶** (有些发慌)援朝，你中暑啦?

援 朝 (突然拼尽全力)妈妈，你不要管我! **周** **瑶** (猛地转回身)老李，咱们开饭!

**李福德** 来，大家吃饭，绍华这边坐。 **绍** **华** 援朝他 ……

**周** **瑶** 不要管他。(亲热地牵着绍华的手向桌边走去)亚

南，你也下来，让他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好了。

〔亚南看着呆坐的援朝，从楼梯上匆匆下来，忙着端 菜斟酒。

**李福德** (举杯)来，喝啤酒!

**周** **瑶** (愉悦地)喝吧，专等着你来，才在冷水里拔过的。

(饮一口酒)绍华，现在社会上像你们家孩子这么有 出息的可不多，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知道孝敬父 母的!

**李福德** 来，夹菜!

**周** **瑶** 如今社会上可乱了，到处是小流氓，动不动就拿出刀

子来捅你一刀。绍华，你上街可要小心噢!

**李福德** 我才看了一份情况通报，有个老工人把他的亲生儿 子杀死了。

**周** **瑶** 哟，有这种事?

**李福德** 那是个小流氓，成天在外边打架斗殴，做尽了坏事， 连父亲的教育也不听。老工人急了，准备了一把菜 刀，等儿子回到家，乘他不注意，从背后抡起菜刀， 嗨!给了他这么一刀。一刀没砍死，又连砍了几刀。

周 瑶 哎呀呀!后来呢?

〔楼梯上援朝一声不吭地坐着。亚南扔下饭勺，走向 楼梯。

**亚** **南** (酸楚地)援朝!

**李福德** 当时小流氓没死，有几个邻居要赶紧送他去医院，他 的两个哥哥来了，说别救，救活了还不是个祸害，让 他死了算了。(夹一口菜)两个哥哥找了根绳子，合

伙就把他弟弟勒死了，然后一起到派出所去自首。 **周** **瑶** 法院是怎样判的?

**李福德** (呷 一 口酒)法院还没判下来，已经有好些人都跑到 法院去为他们说情，都说杀得好，该杀!

周 瑶 啧，啧，啧，现在的青年人呀!绍华，你怎么不夹菜?

到了阿姨这儿，和到了自己家一样，可不能客气。 **李福德** 来，吃菜!

绍 华 这些小菜弄得真别致，阿姨的手艺是家传的吧?

周 瑶 那当然，阿姨当年也是大家闺秀，我吃过的，你们年

轻人兴许还没听说过呢。

〔亚南扶援朝，援朝推开她的手，自己站起身上楼。

绍 华 (一直在注意援朝)周阿姨，请援朝下来一起吃饭吧。 李福德 (冷冷地)援朝，下来吃饭!

周 瑶 (柔和而又威严地)爸爸叫你呢，你听到没有?亚南 你也下来!

〔亚南神情严肃地看着援朝。 周 瑶 (恩威并施地)下来，下来!

〔援朝一步一步下楼梯，亚南呆立着。

**周** **瑶** (转过头对绍华)来，吃菜，专为你做的凉拌茄泥，亚 南放了不少香油，你看，蒸得多烂。

绍 华 阿姨，我小时候常在您家吃饭，我最爱吃阿姨做的菜 子。(一边应酬，一边留意着援朝)

周 瑶 (为绍华夹菜)你六七岁的时候，长得水葱一样，大伙 都说，这丫头长大了准是个美人儿。我常和老吴打 牌，我就和你妈打赌，赢了要你做我家的儿媳妇，可 惜的是我家援朝没有这个福气 ……

〔亚南转身上楼。 〔幕徐徐落。

**第** **二** **幕**

〔当天晚上，约十点钟前后。橙黄色的灯火给楼房带 来了一点暖色。楼上亚南屋中空无一人，门半掩着， 到处摊放着凌乱的衣物，隐隐从楼道里传来洗澡的 泼水声和女孩子咯咯的笑声。援朝在自己房中和衣 而卧。周瑶端着一碗面条走上楼来，进入援朝房间。

**周** **瑶** (疼爱地)援朝! **援** **朝** (抬抬身子)妈妈。

**周** **瑶** (将堆在桌上的书推到一边，放下碗走到援朝床前)

身体可好些?来，再吃碗面条。 援 朝 我已经吃过了，不饿。

周 瑶 (一瞪眼)起来，给我坐在这儿。 〔援朝起身，默默在桌前坐下。

周 瑶 (噗哧一笑)我的小祖宗，你真是见不得大世面，来个 早年的熟人，吃了半碗饭就跑了。(把筷子塞到援朝 手里)吃，我看着你吃，不吃光，我就守在这儿不走 了。(发现桌上有个纸包)咦，这儿还有点心嘛，这又 是亚南送来的吧?你倒是吭气啊，怪不得连妈做的 饭也不合你的口子，以后就让人家给你开饭好啦，妈 老喽，不行啦。

援 朝 妈，你别烦人了。

周 瑶 你对妈这样厉害，等娶了媳妇儿还叫当妈的活吗? 你们不把当妈的连骨头都熬成汤喝了!你现在就这 样对待我，想起来都叫人心寒。(揩眼角)你这个没 良心的。

〔援朝默默端起碗来。

周 瑶 (看着援朝吃面，捡起一个本子当扇子，在援朝后面 扇着)味道怎么样?又是鸡蛋，又是西红柿的 ……

〔援朝嘴里吸着面条，默默点头。

周 瑶 儿子，不好的女孩儿咱们不能要。过些日子，把病养 好了，妈妈给你找一个医院里的护士，咱们一个心眼 过日子。等我退休了，在家里给你们当后勤部长，好 好的为你们父子俩做几顿好饭菜，把你的身体养得 胖胖的。(抚摸援朝的头)外面好多人都说，周瑶就 数你儿子长得好看。(见援朝咬着嘴唇用力偏转头， 打了他一巴掌)这孩子还没结婚娶媳妇呢，让妈摸一 下都不行了?(笑着)不听话， 一脚把你从家里踹出 去!(见援朝不吭气，只一味发狠地嚼着面条)唉，你 这样的古怪脾气，不是当妈的谁受得了?妈一切还 不是为了你?要不作家总是说，世界上最无私的就

是母爱，是不是? **援** **朝** 嗯。

**周** **瑶** 现在人与人之间，有几个是真心的?在这个家里，就 咱们娘儿俩最贴心，你信不信?那个主儿，我尸骨未 寒他就能给你娶回一个后妈来。只有母亲对儿女是 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走廊里传来女孩子的笑声。 一阵拖鞋响，亚南和绍

华披散着头发上。二人进亚南的房间，绍华挽着湿 漉漉的头发，对着镜子站着，嘴上叼着发卡，亚南坐 在床边用力梳着头发。

绍 华 (看到桌上的乐谱纸，随手翻看)这些都是你帮他抄 写的?抄了这么多。

亚 南 嗯，他每天都要改，有时涂得一团糟，我也不知抄了 多少回，这支曲子都写了四五年了。

绍 华 Funebre、Lagrimoso……这些是什么意思?

亚 南 Funebre, 如葬礼地；Lagrimoso,悲泣。(自得地)抄多 了我也能看懂几个了，这些缩写字母我全认得，V— La 是中提琴，Vc是大提琴，Ob 是双簧管，(手指沿着 乐谱，一个一个识辩)Cl 单簧管，C1.b 低音单簧管，Fg 大管，Or法国号……

绍 华 (被迷住，兴奋地翻着乐谱，发现指挥棒)这是什么?

亚 南 (忙取过)这是半导体收音机的天线，半导体不能用 了，就……

**绍** **华** (笑了)援朝就拿它当指挥棒? 〔隔壁，周瑶还在和援朝说话。

**周** **瑶** 你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吧，书上写母亲是怎样

教育孩子的?

〔援朝只顾低头吃面条，默默摇头。

**周** **瑶** 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呢?这也没看过?母亲为了救 儿子，连自己也被捕了。母亲最伟大，最无私。

**援** **朝** (把空碗放在桌上，用手背抹抹嘴)没有看过。

周 瑶 (不满地)又来骗我!(站起身打开衣柜去翻找被褥)

援朝，坐在那儿发什么傻呢，去，帮我把褥子和毛巾 送过去。

〔援朝起身帮忙。

亚 南 绍华姐，我来帮你梳头。(拿过绍华的梳子，站到她 的身后，注意地打量着镜子)难怪那么多阿姨疼你， 你人漂亮，又会来事儿，连我才见面，不由也要敬你 几分。

〔援朝抱毛巾被等进亚南房间。 **援** **朝** 亚南，接一接。

〔亚南、绍华上前接过援朝手中的被单。 绍 华 援朝，让我自己来吧。

援 朝 我妈妈让我送过来的。

绍 华 (取出一个小录音机)这个随身听，是我从深圳带来

的，听说你在作曲，送给你采风用吧。 援 朝 这，这太贵重了吧?

绍 华 这一二年广东经济发展特别快，这是沙头角买的，比 这里便宜上百元呢。

亚 南 绍华姐送给你，你就拿着吧。(替援朝接了过来)

绍 华 我才从广东过来，许多人到特区去发展，那边的工资 是内地的三四倍。

亚 南 那么,你打算到特区发展了?

绍 华 我是有这个打算，但还没拿定主意，我有朋友在那边 办公司。

亚 南 我真想到南边去玩玩，看看。

绍 华 好啊，你来了就住我那儿，我陪你逛街。 援 朝 (拨弄录音机)这怎么用?

亚 南 我来试试。

绍 华 (开机，对亚南)说吧。

亚 南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绍华倒带放音。亚南的声音：“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 众 笑 。

亚 南 (对援朝)你也试试? 援 朝 我，我可不行。

绍 华 来吧!(按下开关)说吧。 援 朝 我不会，我……

亚 南 快说呀援朝，说啥都行。

援 朝 我说啥呀?(见磁带在转，有些急了)我叫李援朝，你 好。今年是1983年，我又吃到苏打饼干了。(见众 笑，也跟着笑了)完了，完了。

〔绍华倒带放音，众人听后大笑。 **援** **朝** (忘形，孩子似的)哈，哈，哈…… **绍** **华** 援朝，听说你在写一支交响曲?

援 朝 (羞怯地低下头，又有些兴奋地搓着手)你都知道了? 绍 华 (有点被援朝迷住了，支着腮，注视着他，拿起乐谱) 我可以通过熟人找到中央乐团的指挥，我们把它拿

出去，你看怎么样? **援** **朝** 不。

绍 华 为什么?

亚 南 (看看援朝的脸色)援朝还要修改。 绍 华 可以请专家提提意见嘛。

援 朝 专家?他们不过是些……哼!

〔周瑶进来，手里拿着一件棉背心。

周 瑶 哟，说得这么热闹。来，亚南来试试。(比试)成，我 这件丝棉背心你穿着还挺合身。下襟还得收一收。 行啦，你冬天的衣服也不缺了。

亚 南 谢 谢阿姨了，摸上去又柔软又暖和。

周 瑶 甭谢。我的干女儿才是我贴心的小棉袄呢。 亚 南 (撒娇地)阿姨!

周 瑶 (看看绍华)瞅你的头发都散了，我给你找个发卡。 (打开屋角的一个柜子，找出一个发卡)

绍 华 阿姨，谢谢了。

周 瑶 ；是晓琼的，反正她也不在了，你要觉着好看，就送给 你戴吧。

〔绍华蹲下来，看着柜子里的杂物。

**周** **瑶** 这些都是晓琼的东西，她一走都有十多年了。

〔绍华从柜子里拣出一串珍珠项练，托在手中端详 着。

周 瑶 你记性真好。这串项练，你们当初轮流戴着它臭美 呢!晓琼在你手腕上画个手表，用花把指甲染红了，

你在镜子前照啊照啊…… 绍 华 啊，我也想起来了。

亚 南 (从柜子里取出成绩册)语文5分，算术5分，体育 优，音乐优。琼姐是个天才!

〔绍华拿过成绩册看。亚南又从柜子里拿出手套，试 着戴上又丢进去，又拿出一张旧画片。

亚 南 这么多影星，白杨、田华、王晓棠……(丢下画片，又 找出一个布娃娃和注射器)绍华姐，你们当初也崇拜 明星吗?你崇拜王心刚吗?(用注射器给布娃娃注 射 )

**周** **瑶** 亚南，你又都把这些折腾出来了，没玩够呀?

〔亚南吐吐舌头，忙将东西往回收，绍华也放下晓琼 的东西，关上柜子。

周 瑶 亚南，你瞧瞧你的窝儿，和小狗窝差不多!换下的衣 服堆了一盆也不洗，成天就知道抱着洋娃娃躺在床 上，一本一本看小说。你瞅瞅，这件毛衣打了两个月 也没打成。(从床下拎出一只鞋子)怎么,你把糖纸 也……绍华你来看看，(从鞋里掏出一团糖纸)唉，娇 小姐!你可真有出息呀!

**亚** **南** (脸胀红)阿姨，这是晚上一时顺手 ……

**周** **瑶**让外面人知道了，不笑掉了牙。(用指头戳亚南额 头)你这个小姐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哟!绍华，你先歇 着吧。(拿起录音机，对援朝)这么贵重的东西，妈先 替你收着。援朝，不要一天到晚闷在屋里，走，和妈 下楼去。

〔援朝随周瑶下楼。

绍 华 (送到门口，微笑地转身回来，端详亚南)小妹生气 啦?别气了，我的头还没梳完呢。

亚 南 (转嗔为笑)谁气了! 〔二人重新坐到镜前。

亚 南 (细心地梳着)绍华姐，你的头发可真好，又细又亮，

不扎一扎吗?还是就这么散着，晾晾干? 绍 华 小妹，你真好。

〔二人在镜中微笑对视。

绍 华 你说援朝的曲子，已经写了四五年了，到底写得怎么 样?

亚 南 周阿姨有一次悄悄地送给一个搞音乐的人看过，人 家说写得杂乱无章，一些地方没有换气的地方，根本 无法演奏；还说，无非是一种奇怪的情绪，看不出有 什么意义。

绍 华 他知道这件事吗?

亚 南 后来他知道了，对周阿姨大发脾气。 绍 华 有时候，专家的意见并不高明。

亚 南 我真高兴你也能这么想。喂，来点香水好吗?我这 儿藏着一瓶香水。建筑队的女工都开始用香水了， 我跟着买了一瓶，怕周阿姨骂， 一直没敢用。(从抽 屉里拿出香水给绍华喷)

绍 华 够了，少喷一点。亚南，我下次回来，你想要我给你

带些什么吗? 〔静场。

**亚** **南** (突然恳求)绍华姐，我有件事想问你，援朝的病，你 一定知道 ……

绍 华 你这个疯丫头，瞎说什么 …… (笑起来，拍拍亚南的 脸颊)小妹，你喜欢香水，下次回来，我送你一瓶法国 香水。

亚 南 (执著地)告诉我吧!

绍 华 (含笑，但庄重地)你要我说什么?

亚 南 (盯着绍华的眼睛)关于火车的。 〔绍华一怔，目光闪避到一边。

亚 南 (软下来，苦苦地)你要是知道，就告诉我吧。 绍 华 (注视着亚南)你喜欢上他了吧?

亚 南 ((与绍华对视)是，又怎么样?

绍 华 这不是你给他打的毛衣嘛，(拿起亚南打的毛衣)还 有一截没织完。(诧异地)你脸红了?(转身收拾镜 前的发卡和手包，自语)是啊，这一点也不奇怪。

亚 南 (转到绍华面前)你告诉我吧。 绍 华 亚南，你生气啦?

亚 南 绍华姐，(激动地)他太苦了。好些年了，没有人肯理 会他，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懂吗?只有我们两个。我 没有正经上过几天学，那几本唐诗、宋词，还是他教 我读的呢。你不知道，这些年他有多苦。日子像没 有头，可他一声不吭，就这么……绍华姐，他没有病， 谁也不理解他 ……

绍 华 小妹!(拿起梳子给亚南梳头，见亚南温顺地站着)

也苦了你。原谅我，你问的事，我也不清楚。

亚 南 真的?

绍 华 你真是个傻丫头。(出神)

亚 南 ( 抓住绍华的手臂)帮帮援朝吧，绍华姐! 〔绍华神情有些恍惚，手中的梳子折齿了。 〔周瑶在楼下打开药包，向楼上招呼着。

周 瑶 亚南!绍华!(吩咐援朝)你把这些药都砸碎!(又 向楼上)亚南，下来，下来!

绍 华 (看着亚南的脸色，哄劝地)不要胡思乱想了，听大姐 的话，啊!

周 瑶 (喊)亚南!绍华!

绍 华 周阿姨在叫了，有话回来再说吧。来，擦一擦!(为 亚南拭泪)瞅，多好看的小姑娘呀!

〔亚南娇嗔地笑了，两人拉着手下楼。 绍 华 (站在楼梯上)周阿姨。

周 瑶 来，下来坐坐。哟，绍华可真香呀!(对援朝)你瞧

你，把药撒得!唉，这孩子可真是长大了，见了女孩 子，就这么直眉瞪眼的。(对亚南)来，你把方子念 念，看这回药可抓全了，还差几味?

亚 南 (念)瓜篓、薤白、丹参、红花、降香、半夏、玉金，这些

都用笔圈过了，余下的是：当归、茯苓、鸡血藤，都还 没圈。

**周** **瑶** 当归怎么就抓不到呢，这不是常用的药吗?眼看着， 援朝他爸就要吃这副药了。(收起药方)就这样吧， 我去托个人，一准就买来了。你们几个人，就把这几 包药都一包一包地碾细，再包起来，可别弄混了。援 朝卖个傻劲还行，绍华，你看着他别出了错。(进里 屋 )

**亚** **南** 援朝，我还没见过人成堆成堆地吃药呢，这回算是开 了眼界了。

〔援朝低头只顾捣药，绍华在一边沉默不语。

亚 南 (抓起一把药，送到援朝面前)你闻闻，这药还有一股 香味呢。

绍 华 我来捣几下吧。

援 朝 (仍低着头)还是我来。

绍 华 我来吧。(拿过药杵，捣药) 亚 南 (有些尴尬)我煎药去了。

〔静场。捣药声。 绍 华 援朝!

援 朝 啊，我给你倒杯水。 绍 华 不必了。

援 朝 (倒水)你是我的客人嘛。 绍 华 我们还用客气吗?

援 朝 绍华!

绍 华(环顾楼房)早想回来看看，这里一切都还和从前一 样，只是我成了一个外乡人。看到你仍然感到很亲 切，我真高兴。这些年我常想，你在干什么,到了什

么地方，也许这个傻乎乎的家伙已经是个人物了吧? (调侃地)你还是老样子。

援 朝 (苦笑)我还是老样子。我妈妈说得对，我是个孩子， 永远也长不大。我总是爱回忆往事。不过，现在看 到你挺开心，我也就开心多了。

绍 华 开心?为什么?因为嫁给了一个高干子弟?

援 朝 (困惑)那么,你不开心?你和你爱人，你们 …… (斟 酌字眼)感情上 …… (见绍华不语)我总想着你能够 过得好，过得幸福。

绍 华 (激动地)幸福?什么是幸福?你能告诉我吗?

〔静场。里屋一阵砸桌椅的噛通声。周瑶的声音：

“你这是要干什么?哎呀，你就不能轻一点!”又一阵 茶碗磕碰声。周瑶的声音：“好，好!你摔吧，我不拉 你，你这个大爷脾气呀…… ”

绍华 我还记得考初中的那一天，咱们同时交了数学卷子， 天上下着雨，咱们两人合着打一把伞回家，我们一边 走一边对着答案。胡同两边的槐花像雪球，雨水一 打沉甸甸地把枝子全压断了。你领着我跑到大院的 煤堆上去找化石，我们的手都弄黑了，后来我们又到 楼边上的泄水管去洗手，从楼顶泄下来的雨水是温 热温热的。

援 朝 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 绍 华 还记得“希特勒”吗?

援 朝 “希特勒”?

绍 华 就是我家养的那只白猫呀，鼻子上有块黑毛，总跑到 你们家偷东西吃。有一次，它爬到树上下不来，还是 晓琼脱了鞋，爬上树把它抱下来的……那时候，晓琼

常搬把小凳，坐在这楼梯口给我梳小辫。我们在这 里玩“跳房子”,一格一格的跳上去，中途有旅馆，也 有陷阱，在最上面是天堂。我从来也没有能够跳进 那个天堂。

援 朝 (感伤)想起来了，它们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焦雷滚滚，跟着是闪电，大雨倾盆而下。

绍 华 (惊喜地)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这正是我要找 的，正是我要的!这一切多好啊 …… (沉浸在自己的 感觉中)

援 朝 绍华，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新开始 ……

〔二人对视。哗哗的雨声。 绍 华 援朝 … …

〔里屋椅子翻倒的声音。周瑶的声音：“哎哟，老祖 宗，你要翻天呀!”李福德的声音：“你少啰嗦，到底怎 么回事?”周瑶的声音：“国库券不值钱了，马上要贬 值了!”李福德的声音：“谣言，我不听!”周瑶的声音： “你就不能轻点吗?让楼上楼下听了去，你脸上光彩 是怎么的?”屋里静了下来。周瑶的声音：“唉，你呀! (喊)援朝怎么不捣药了?援朝，留神着点，别弄得满 地全是!"

〔绍华捂着嘴悄悄笑，援朝也释然地笑了。他接过 杵，又捣起药来。

〔李福德的声音：“那你就说说清楚嘛!”周瑶的声音： “你撒开手!”她冲出屋来。

**周** **瑶** 老糊涂了，简直是老糊涂了!(随手带上门)援朝，药 捣得怎么样了?

〔绍华和援朝默默地看着周瑶。

周 瑶 (对援朝)捣呀，快捣呀!(招呼亚南)亚南!亚南! 亚 南 (从厨房里出来)阿姨!

周 瑶 (匆匆地)煎药呢?我看看。(进厨房，在门口忽然停

住脚，吓得后退了几步)哟，这，这满地……

亚 南 是蟑螂，人一走，它们就爬出来了。

周 瑶 (打开厨房里的大灯)我的天呀!快，快把开水提来!

〔亚南忙提过开水壶，周瑶向地上浇开水。 亚 南 跑了，跑散了!

周 瑶 跑不了，放心。(恶狠狠地)看你们往哪里跑!让你 们再跑，让你们再跑!

亚 南 (从厨房出来)哎呀，都漂起来了，真可怜啊!

〔周瑶回头咯咯地笑，继续向地上浇开水。 亚 南 ((失声)啊……啊!

〔绍华背转身来，援朝低头捣药。

周 瑶 (终于放下壶)这个地方，又潮湿又不通风，就是爱生 虫子，真没办法。(走出厨房)亚南，待会儿把厨房里 面扫扫干净。

亚 南 (心有余悸)嗯。 〔周瑶进里屋。

亚 南 (在桌边坐下，夸张地揉着心口)真吓人!(抬起头， 见绍华、援朝看着自己，醒悟地站起身，猛地跑上楼 去)

援 朝 绍华。

绍 华 援朝 ……

〔里屋又是一阵砸桌子的声音。李福德的声音：“你 把它送给什么人了嘛，你讲出来不就没事了嘛!”周 瑶的声音：“我能拿出去送给谁?你说我送给谁?你

说说看!”李福德的声音：“那这十元钱的国库券到哪 里去了?你搞到哪里去了?”周瑶的声音：“我的老头 子，还是小心你的心脏吧，不要再犯了病。”李福德的 声音：“十元钱，它还能飞走了吗?你就说吧，你拿到 哪里去了?(停顿喊)援朝!”周瑶的声音：“别喊他， 他从来也不经手这个。”李福德的声音：“那你说吧， 你说弄到哪儿去了?”周瑶的声音：“我偷了，卖了，送 人了!”李福德的声音：“送人，送给谁了?”摔椅子的 声音。周瑶的声音：“哎呀，我的祖宗，你的心脏 …… ”李福德的声音：“(吼)送给谁了，你说!”

〔楼下，援朝像个木头人呆立着，绍华不知是该进去 劝劝，还是离开。亚南手里拿着正打着的毛衣，匆匆 地从楼上下来。

**亚** **南** (掀帘子进里屋)李叔叔、周阿姨，不要吵了，全楼的 人都听到了!

**李福德** (走到门口，拍着记帐本)你把帐给我算算，算算!是 不是少了?

**亚** **南** 叔叔你小声点 … … (推着李福德进屋)

〔亚南的声音：“楼上的人都休息了，明天再算吧。”李 福德的声音：“亚南，是不是你把国库券拿走了?是 你把里屋抽屉的十元国库券拿去了吧?”周瑶的声 音：“哎呀，你这是说的什么嘛，这是哪儿和哪儿呀， 你是穷疯了吧?”李福德的声音：“那你说，国库券哪 儿去了?你要交待不清楚，今天咱们没完!”

〔门开了，亚南从里屋出来，眼圈红红的。 绍 华 (上前安慰)亚南 … …

〔周瑶从里屋跟出来。

周 瑶 亚南，老头子不讲理，你可别往心里去呀!

〔李福德的声音：“钱到哪里去了!”摔打抽屉声。

周 瑶 (隔着半截布帘子)你呀，简直是“干粮袋”。不就是 十元国库券，满楼道知道的还好，不知道的以为咱们 家死人了呢!

〔李福德的声音：“少啰嗦，钱到底送谁了?你要说清 楚!"

绍 华 (忙从自己钱包里找出十元国库券，递给周瑶)周阿 姨。

周 瑶 哟，这可不好意思!(接过国库券，掀开帘子进里屋) 〔周瑶的声音：“别吼了，拿去!小心你自己的心脏 吧!对不对呀?再点点清楚!还心律过速呢，哪天 为了几毛钱把你急死过去才好呢!(顿)这就收起来 了，你也不问问这国库券是从哪儿来的?这要是我 打外面偷来的呢?你倒说话呀!”李福德的声音： “去，你去给我沏杯茶来。”周瑶的声音：“发完祖宗脾

气了，想喝茶啦?你自己动手吧。”(掀帘子出来) 周 瑶亚南，别再委屈了，你李叔叔简直是“干粮袋”!

亚 南 (笑了)阿姨，不是干粮袋，是葛朗台。

周 瑶 对，葛朗台。财迷心窍，穷了几辈子，穷疯子!

〔李福德从里屋出来，四处找茶叶筒。

周 瑶 (不理李福德)亚南，把桌上的药收拾收拾。

〔援朝开始用力捣药，越捣越快。 **周** **瑶** (皱眉)援朝轻点，轻点!人来疯。

〔亚南和绍华用纸将药包扎起来。李福德吃力地提 着暖瓶想沏茶。

亚 南 (丢下药包)李叔叔，还是我来吧。(为李福德沏茶)

〔李福德松了一口气，在一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接过 茶，品了一口，舒展开身体，欣赏地看着亚南包药。

李福德 亚南，洗了澡啦?怎么样?水冷不冷啊?瞅你这头 发上、脖颈子上的水，也不擦净了，水漉漉的，小褂都 贴身上了。夏天，还是冲凉水澡舒服。

周 瑶 你少在这儿说些没油盐的话。亚南，去，把这几包药 拿里屋去。

〔亚南收拾了桌上的东西进里屋。

绍 华 (把扎好的药包放在桌上，匆匆地)阿姨，我上楼休息

了 。

〔绍华转身上楼，援朝放下捣药罐也想上楼。

周 瑶 援朝，你干吗去?下来，到爸爸这儿来，来!坐在这 儿!(扭过头)老李，你和孩子现在就谈吧。你倒是 谈不谈啊?昨晚上，你是怎么和我唠叨的?以后，你 少背后跟我唉声叹气的。哎，援朝，你快点，快，爸爸 和你有话说。(把凳子放在李福德的藤椅前)来，坐 在这儿。

〔援朝坐下，将凳子向后挪了挪。

周 瑶 唉，怎么离这么远?往前，往前。(又将凳子向前搬 了搬，让援朝重新坐下)

**援** **朝** (十分别扭)爸爸。

**李福德** (振作精神，半转过身子，盯着援朝看了片刻，一阵哀 伤油然而生)援朝，爸爸这几天身体不大舒服，常常 感到心里发慌发闷。有时，心口忽然一缩。昨儿晚 上，我坐着好好的，心脏就一阵绞痛，眼前发黑，身子 也动弹不了。(用手揉着左胸口)当时，要不是你妈， 我就过去了。

·41 ·



**援** **朝** (因为父亲和蔼的目光，又惊异又感动)我知道了，今 后我一定注意您的身体。

周 瑶 (感动地揩眼泪，忙从李福德衣袋里拿出一个金属小 盒子)你看，这里面装着急救药，爸爸平时就带在身 上，放在左边上衣口袋里。

援 朝 (接过药盒，仔细看过)我记住了。

周 瑶 (重将小盒放进李福德的上衣口袋里)还有一瓶放在 里屋桌上，要是看到爸爸发病，赶紧给爸爸吃药。你 听清楚了没有?

李福德 (感慨地)爸爸老了，你不要总是疯疯癫癫的，叫我看 了心里难过。让我也过几天清静日子吧，我也是到

了晚年啦。(颓然，好似一下又老了十年) 援 朝 爸爸!

周 瑶 要知道关心爸爸、妈妈。你也不小了，不要惹爸爸生 气，这样爸爸也可以多活几年。

援 朝 (无地自容，泪水欲滴)妈，我记住了。我不好，这么 大了，还拖累你们，过去……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周 瑶 援朝，你又乱说!

援 朝 是，不提过去。(一挥手，仿佛将过去的一切一扫而 去，精神焕发地)爸爸妈妈，你们别生我的气，以往的 事都过去了，今后，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要振作起 来，让你们为我高兴……

周 瑶 (撇撇嘴，不耐烦地打断)不要嘴上说得那么动听。 记住了，爸爸昏倒了，千万不要动爸爸，(又从李福德 衣袋中取出药盒)要先喂药，再去叫医生来，电话号 码知道吗?现在年轻人就记得女朋友的生日，从来 不关心老人。(加重语气)你可都听明白了，先喂药，

再打电话，不要搬动爸爸，让爸爸躺着，听清楚了没 有 ?

**援** **朝** (不觉心灰意冷)我在听呢。

**周** **瑶** 现在一些年轻人，连一点起码的知识都不懂，看到老 人昏倒，就去搬去抱，结果人就完了。

**援** **朝** (恳求地)妈妈，我记住了! **周** **瑶** (盯住援朝)你真记住了?

〔援朝不吱声，避开周瑶的目光。 **周** **瑶** 就这样吧，你记住就好。

〔援朝起身，迟疑了一下，转身要上楼。 **周** **瑶** (气噎地)又上楼!你，你 ……

〔援朝止步，呆住。 **李福德** 唉 !

**周** **瑶** (又恨又气)你呀!爸爸和你说了这么多，你听进去 没有?不要成天蹲在上面不下来，吃顿饭还要我们 大呼小叫的，楼底下人都死绝了，你也听不见。

**李福德** 唉，算了，再和他谈也是没用。(对援朝摆摆手)你去

吧 。

〔援朝像得了大赦，快步上楼。

周 瑶 见了我们好像见了瘟神 一般，这哪像咱们的儿子! 我非把他这个倔脾气拧过来不可。老李，不信咱们 走着瞧。

**李福德** 这种儿子，什么儿子!白养活他这么大，成天吃你

的、喝你的，还闹神闹鬼的。

**周** **瑶** 是啊，还是女孩子心细，知道心疼父母。 **李福德** 亚南这孩子不错。

**周** **瑶** 瞧你想哪儿去了，要讲才干，没有比得上咱们晓琼的

了。要是晓琼能回来，那还不把家里上上下下弄得 清清爽爽，还不把你这个当爹的伺候得周周贴贴的。

**李福德** 又是晓琼，以后你少提她! 〔周瑶不吭气。

**李福德** 我看，亚南这孩子挺孝顺，这些年，我的病多亏了她 帮你照应着。唉，只怕人家姑娘不愿意。

周 瑶 楼里面早有人议论了，说咱家养了个童养媳，要把她 娶进来，闲话就更多了。咱们拉扯这孩子，到了不落 好。嫁出吧，嫁出去省得人家说闲话。(见李福德摇 头，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见李福德又是摇头，着急 地放大声音)再讲，她父亲高楠是流氓罪，政治问题 还有个平反，生活问题可没有平反这一说，这可关系 到援朝一生的前途!

**李福德** 现在早就不搞那一套了。

**周** **瑶** 说到了，我也不答应这件事。要是外面人家问起来， 这算是什么呢?两家子的恩恩怨怨，又怎么搅得清。

**李福德** 说得也是。唉，这样的儿子能有什么好媳妇，你也别 挑得太 ……

〔亚南从里屋出来，周瑶示意李福德不要讲下去了。 亚南低下头，匆匆上楼。

周 瑶 亚南。 亚 南 嗯 ?

**周** **瑶** 你去把援朝叫下来。 〔亚南上楼。

**周** **瑶** 这丫头，越来越野得没边了。 **李福德** 你又叫援朝干吗?

**周** **瑶** 你们父子俩就是不能在一块呆上五分钟，真是的，让

他下来陪你坐坐。哼，我就不信，他那股劲就拧不过 来。

**李福德** 哼!(打开报纸翻看)

**周** **瑶** 1你呀，两张报纸能看上一天。

〔楼上。援朝在敲绍华的门，被亚南撞见。 亚 南援朝，你妈让你下去。

〔援朝从楼上下来。 **援** **朝** 妈，叫我?

**周** **瑶** 来，还不该睡呢，再陪爸爸坐一会儿。快过来，和爸

爸亲热亲热。 **援** **朝** 我 … …

**周** **瑶** 坐在这儿，给你爸号号脉。 **援** **朝** (惶恐地)我不会。

〔李福德看了援朝一眼，将一只手臂伸出来，仍看着 报。援朝战战兢兢地搭脉。

周 瑶 (取笑地)瞧你们父子俩这个样子吧!援朝，爸爸的

脉怎么样? 援 朝 (吱唔)还好。

周 瑶 什么还好?你搭到脉了没有?看着表，再搭搭。(对

李福德笑笑，向援朝做个手势，进里屋) **援** **朝** 爸爸!

**李福德** (放下报纸)干什么?

**援** **朝** ……大约有三十下吧。 **李福德** 三十下?你怎么搭的? **援** **朝** 我不是讲我不会嘛。

**李福德** 数数都不会?哼!(抽回手臂，低头看报) 〔援朝如坐针毡，不时瞟瞟李福德。

**李福德** (不自在，背转身去摆手)你上楼去吧，去吧。

〔援朝起身，又不敢贸然就走，看着李福德。绍华从 楼上下来，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

李福德 (把报纸奋力一摔，站起身)不许你盯着我，听到没 有?(烦躁地在屋中徘徊)为什么我走到哪儿，你的 眼睛就跟到哪儿?你成天这个脑瓜里都想些什么? 不是想烧死我们，就是想毒死我们，你从哪儿学的这 一套?你是有病，还是故意装神弄鬼?

**援** **朝** (目瞪口呆，语塞)我，我……(捧着头)咳，我是个混 蛋，这总成了吧!

**李福德** 你就是个混蛋!

援 朝 (浑身发抖)我……我 …… 绍 华 啊!

**李福德** (脸色苍白，歪倒在藤椅上，手捂着心口)你给我滚， 滚!

**周** **瑶** (从里屋奔出来，惶恐地)老李，老李!

〔亚南从楼上跑下来。 **亚** **南** 李叔叔，李叔叔!

**周** **瑶** 快，倒点水来!

〔亚南忙着倒水，周瑶取出药片，放在李福德嘴里，给 他喂水；亚南按着他的脉搏，看着手表。

援 朝 爸爸!爸爸!(昏昏然)我，我，我……这是在干什么 呀!(抱头颓然地蹲在墙角)

**亚** **南** 李叔叔，李叔叔! **周** **瑶** 老李!

〔李福德终于发出一声呻吟。 **周** **瑶** (含泪)老李，可好些了?

〔李福德微微点头。亚南在一边抹泪。

**周** **瑶** (松了一口气)唉，可真吓死人了。老李，你这是怎么 了?

**援** **朝** (从角落里站起)爸爸，我，我……

〔李福德颤抖地指着援朝，说不出来话。

**周** **瑶** 还不快给我滚到里屋去! 〔援朝低头跑进里屋。

**亚** **南** (心疼地)援朝。

**李福德** (长吁一声)吁——

**周** **瑶** 你消消气，消消气，我替你教训他就是了。

**李福德** (惟有连连摇头)这个兔崽子，他，他是想我死呀。

**周** **瑶** (哄着)行啦，行啦，老李，还是保养身子吧!(用热毛

巾给李福德擦脸)瞧你急得这一头汗。 〔楼梯上，缓过气来的绍华转身上楼。

**周** **瑶** ((听到楼梯响)绍华，把你吓着了吧? 绍 华 (只好缓缓下楼)李叔叔，可好些了?

〔亚南转身进了里屋。

周 瑶 唉，总算没有让儿子气死。

绍 华 (脚下踩着了什么,惊恐)哎呀! **周** **瑶** 怎么啦?

绍 华 (厌恶地蹭蹭鞋底)没什么,一只嶂螂。 周 瑶 唔。(回身按李福德的脉)

〔静场。里屋传来亚南的声音：“援朝，你怎么不吭 声?(顿)脸都白了，援朝，你改了吧。(酸楚地)今天 李叔叔有多危险……"援朝的声音：“我早说过，别为 我流泪，没有用的……我是废物。”亚南的声音：“你 胡说，改了吧，不要再搞音乐了，你答应我……”援朝

的声音：“我不能，不能，除了这个，我都答应你。”亚 南的声音：“(心酸地)你好傻，好愚。我为啥偏欢喜 你这种傻气?唉，你改不了，改不了啦。”

周 瑶 这个死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了。亚南，你给我出来! 〔里屋沉默。亚南掀帘子出来。

周 瑶 你和援朝嘀咕些什么? 亚 南 阿姨，我们没有说啥。

周 瑶 小姐，你还没过门呢。唉，人心不足啊。你要嫌这个 家不好、每月交的钱多了，你明说。我这些年对你这 片苦心也尽够了。

亚 南 (泪下)周阿姨，我什么时候嫌钱交多了，您说些什么 不行，您偏……我还不是您一手拉扯大的，我不念您 的好，我就不是人。我没长人心，我做错了什么,您 尽管打我骂我好了。您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这是 干啥呀 …… (哭起来)

周 瑶 (笑，哄着)行啦，行啦!这丫头，才说两句就吃不住 劲了，阿姨和你开玩笑嘛。

亚 南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我的心您还不知道?您和李叔 叔对我的好，我报也报不尽。

绍 华 (递手绢)行啦，一家人难免磕磕碰碰的，阿姨说你两 句，你听着就是了。

周 瑶 行，是我的不是。别哭了。(见亚南仍在哭)我的小 祖宗，让外人听到，好像我们家对你有多深剥削压迫 似的。

〔亚南止住哭，用手绢拭泪。

绍 华 阿姨，李叔叔也好些了，还是让李叔叔回屋躺下来 吧 。

**周** **瑶** **对，对。**

〔众人忙着把李福德扶进里屋。片刻，绍华从里屋出 来欲上楼，援朝跟了出来。

援 朝 绍华。

绍 华 援朝，有话明天再说吧，该休息了。 援 朝 绍华，(低声)方才你全看到了。

绍 华 (淡淡地)看到什么?(见援朝欲说下去)请别说了。 援 朝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悲哀地)我知道，全结束了。 绍 华 天已经不早了，对不起，我要……

援 朝 请等一等!(悲痛，迸发地)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 么?

绍 华 记得为晓琼送行的那一天，她对我说，告诉援朝，照 顾好爸爸妈妈，她是个不孝顺的女儿，家里的事全拜 托你了。

援 朝 全拜托我了?可是我 …… (悲哀地)我 ……

绍 华 (怜悯地看着援朝，不忍心地从楼梯上下来)援朝，我 相信你是有才华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写一些通俗歌 曲?像《祝酒歌》、《太阳岛》、《金梭和银梭》那样的歌 曲?

援 朝 我没有那种心情。

绍 华 你就不能勉为其难吗?

援 朝 我不愿像某些人编造一些应时的东西。如果不是全 部，还不如全无。

绍 华 你真诚，别人都虚伪。你好狂，我看是周阿姨把你宠

坏了，你看看现在国内这么多的作曲家，哪个人写的 交响乐能够上演?一年中至多不过有一两个，还得 是名人。现在连交响乐团都快饿饭了。

**援** **朝** 总有一天，我相信。我是在为未来的人作曲，舒伯特 的交响乐就是在他死后才上演的。

**绍** **华** 你以为你是舒伯特?你的乐谱是 一 纸空文，它们能 自己发出声音?

援 朝 我听到它发出的声音，我听到了。 绍 华 那就是你有病!

援 朝 (仿佛受到沉重冲击，萎顿地倒在椅子上，嗫嚅地)我

写给我自己 一个人看，这还不行吗，不行吗?

绍 华 你 太 小 儿 科 了 。 你 就 不 懂 得 屈 尊 于 人 ? 我 看 你 是 吃 的苦头还少。援朝，贵族的道德准则是高尚的，但这 个世界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注定要没落，不配有 更好的命运。我受的屈辱使我清醒。援朝，让我来 告诉你吧，人活在世上是没有尊严可言的!有时候， 不能站着过去，也是需要爬几步的。我是真心地 ……待你，所以才向你说这些。

援 朝 (喉咙哽塞)也许你说的都对，也许。

绍 华 我要走了，要回南方去了。就是在方才，我决定了。 (伤感地)这大楼、楼梯、窗子，都是老样子， 一切都使 人想起十多年前……我觉得从我小时候记事的时候 起，外面的太阳就没有照到过这架楼梯，多年不见 了，它还是老样子。

援 朝 (无力地)我们 ……就这么完了?

绍 华 (缓缓上前抚摸援朝的肩头，怜惜地)多热的天，还穿

着罩衣，瞧，都结出汗碱了。头发、胡子也长了，该收 拾一下了。

〔援朝扶着楼梯呜咽。

绍 华 援朝，不要这样。(拿起亚南为援朝打的毛衣比量

着)多笨的针脚，还是V 字领的，(自语)那么就拜托 了。(放下毛衣)援朝你也该休息了，我要上楼了。 (起身上楼)

**援** **朝** (拉住绍华，恳求地)请再呆一会儿。

〔绍华苦笑，悲哀地摇摇头。她挣了 一 下，没挣脱。 亚南从里屋出来。援朝松开手。

绍 华 (决绝地)就谈到这儿吧，援朝!(转身对亚南)天不 早了，咱们上楼休息吧。

亚 南 (瞪了绍华一眼，向援朝)援朝，走，咱们上楼。

〔援朝悲伤地望着绍华，亚南生气地甩手上楼，绍华 上前拦住亚南。

亚 南 你 ?

绍 华 (含笑)你们谈吧。(上楼)

〔亚南转身望着援朝。 援 朝 (悲哀地)亚南!

亚 南 (泪光闪闪)你，你这个没良心的!(上楼) 援 朝 (呻吟地)亚南……绍华 ……

〔楼外的雨声，蟑螂索索的爬动声。

〔援朝吃力地缓缓向楼上移动……里屋传来周瑶的 声音：“(切齿地)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没出息 的人，我怎么会同你养出两个孩子来，想起来就像大 梦一场。唉，跟你一辈子真是冤啊!你怎么不吭气? (顿)我也是个混球，怎么跟了你，后悔啊!”片刻，周 瑶笑声道：“真不识好歹。好，不扇不扇，你呀，放着 清福不会享，美的你……讨厌，你这个老不死的，还 不快躺下，恨得人牙痒痒!”

〔楼下灯光渐暗。亚南房中的灯光渐亮。绍华疲惫

地伏在床上，亚南在心烦意乱地翻书。

绍 华 亚南，我和援朝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只是叙叙

旧 。

亚 南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绍 华 怎么,生我的气啦? 亚 南哼!

绍 华 (起身)不要和我生气了，亚南，我这就走。(收拾自

己的手提包)

亚 南 你，你这是要……

绍 华 我不打算在这儿过夜。(用力拉上提包拉链)

亚 南 为什么?请你告诉我!(上前夺提包)不，不要走!

你是不是因为我…… 绍 华 不，不是。

亚 南 (眼圈红了)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绍 华 这里，这栋楼，曾经是我的家，曾经是……

亚 南 如果我得罪了你，请你原谅。外面在下雨，要走，也 请明天再走。

绍 华 亚南，我必须走，在这里我会整夜失眠的。(匆匆收 拾桌上的化妆品，发现晓琼的发卡，不由怔住，把发 卡别在自己的头上)亚南，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你，你的身世，你的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发生 在这栋楼里，在这里，就在那扇门的后面。(指着走

廊的门，一线光正在那门缝底下强烈地射进来) 亚 南 (恐惧地)不，我不要听!

绍 华 你真的不想知道? **亚** **南** (背转身)不!

〔隔壁，援朝在贴壁细听，想听清这边的动静，但听不

清，便放弃了。

绍 华 你不想知道援朝的事?方才你是想要知道的。 亚 南 (注视绍华)你，说吧。

绍 华 小妹，也许没有人比我了解得更清楚。那时我还小， 不懂事。也是这样的雨天，雨水在窗上滴着。我们， 我和援朝听到了沉重的喘息声、衣裳相磨的娑娑声， 是琼和你父亲在拥抱接吻。我看到一只手从这扇门 的门边伸出来，是一只少女的手，似乎想要打开这扇 门，但是这只手却向后一推将门关闭了。我听到了 门锁咔哒声，咔哒——就像有人在走廊开了一枪。 援朝发疯地去敲这扇门，就像猛捶一面鼓，但我却听 到了晓琼的声音，她说：“援朝，请你走开!”援朝他大 声喊：“姐姐!”我用力地将援朝拉开。援朝和我紧张 地挤坐在墙角，我的脑子里一团混乱，我怀疑高楠要 强暴她，在胁迫她。这个夜晚，我听了许多我以往忽 略的声音，风在吹，树叶沙沙作响，楼檐的雨水嘀嘀 嗒嗒。终于，晓琼悄悄地回来了，她什么也没有解

释，只是轻轻地说：“快回去睡觉吧。” 亚 南 她就说了这些?

绍 华 是的。我当时无法理解晓琼，难以接受她与一个可

以作她父亲的男人在一起的事实。我为什么不能理 解她呢?天，为什么?

亚 南 于是，天塌了。

绍 华 天塌了。晓琼的父母发现这一切后，送琼到医院作

检查，是强制性的。楼里的大人们组成了审查小组， 他们把我和援朝叫去交待一切细节，汇报高楠平时 的言行。他们从晓琼那里搜出了高楠的几本小说，

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杰克 ·伦敦等等，浴室里的一 条裂缝，也当成了窥视孔。他以流氓罪判了十五年 徒刑。晓琼几天之间瘦得变了形。援朝父亲对晓琼 说，高楠是罪有应得，不会再回来了。这是个大丑 闻，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晓琼……

亚 南 你们都背叛了她?

〔门开了，援朝站在门口。 亚 南 其中也包括他?

援 朝 (走进来)绍华，你都说了?早晚有这么一天，我知 道。亚南，我那时害怕，我怕……在街上，我都不敢

和她走在一起。可是，我是爱她的，一直爱她。 绍 华 我们都爱她，亚南。

援 朝 姐姐在这里呆不住了，去了新疆。记得临行前，她看 到我们很难过的样子，就安慰我们说事情过去了，她 说，你们所做的，你们不晓得。(顿)亚南，这毕竟已 经过去许多年了。

亚 南 你走开，我不想见到你。(抱头)我被人蒙在鼓里，糊 里糊涂地过日子，我在这个可恶的家里生活了这么 久!

援 朝 (一步步退出，回到自己屋中，倒在床上)姐姐! 亚 南 你的父亲也是审查组的吧?

绍 华 亚南，你恨我们吗?

亚 南 (欲哭无泪)我不恨，谁也不恨。现在我明白了，为什 么她那时候，会抱着我悄悄地让我叫她妈妈。

绍 华 妈妈?

〔 静 场 。

绍 华 那么,我走了。

亚 南 你去哪儿?你要去南方?

绍 华 是的，我要去南方，那里是一个新的世界。

〔亚南茫然地打开房门，和绍华走到楼梯转角停住。 绍 华 (几乎是乞求地)亚南 …… (见亚南背转身)那么,再

见!(含泪)小妹你多保重!(默默下楼，走到楼下， 又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下)

〔绍华的皮鞋声在楼道里渐渐消失。 亚 南 (哽咽)爸爸!

〔援朝推开乐谱纸，指挥着想象中的一支乐队，动作 时而哀怨，时而悲愤……

〔楼下里屋传来李福德的声音：“你啰嗦!”周瑶的声 音：“你爱吃不吃!”李福德的声音：“今天怎么只打了 一个鸡蛋?”周瑶的声音：“我是舍不得叫你吃是怎么 的?你是贫农，我是地主，我剥削你!你去厨房看 看，还有鸡蛋没有?说这种话，真叫人寒心啊!(重 重放碗)不吃拉倒，上床睡吧。还嫌我啰嗦，你这个 人还有良心没有，这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李福德 的声音：“得了，得了。”周瑶的声音：“讨厌，讨厌!”李 福德的声音：“你少废话!”房门嘭地一声关死了。

〔亚南站在楼梯上望着脚下阴暗的客厅。 〔幕徐徐落。

**第** **三** **幕**

〔一个月后，晚上八九点钟。初秋天气，人们已穿上 夹 衣 。

〔远处楼厦灯火和广告灯牌与天空的星光联成一体。 隐隐传来胡同里的自行车铃声、人声。李福德、周瑶 坐在客厅里打麻将牌，桌上放着一盘醉枣。

**周** **瑶** (看表)考试早该完了，这个时候，考场也关门了，这

个呆子怎么还不回来?菜都凉了。 **李福德** 不是叫你等嘛。

周 瑶 好，等。看不出，你也望子成龙嘛!现在我们援朝也 考大学了，这孩子从小功课就是五分，送他上小学的 时候我就对他说，好好念书，只要你有出息，妈供你 上大学。我早知道，我的儿子将来要念大学，当作曲 家，还要出国……

**李福德** 出牌，出牌!

周 瑶 有人说在乌鲁木齐大街上见过晓琼，完完全全变成 个老农民了，简直不敢认，一口西北口音，脸又黑又 瘦，眼睛大大的。还真的嫁给了一个盲流，怀里抱着

一个吃奶的娃。(打住话头，瞅瞅李福德) **李福德** (正侧耳听着)你瞅我干啥?

周 瑶 我不想说了，我说累了。

李福德 累了，就别说。我耳朵根子也清静。

周 瑶 你就不好奇?不想知道生的是男孩儿、女孩儿?(出 牌)二饼!你怎么又丢起万字来了!

**李福德** 你少捏鬼!

**周** **瑶** (笑)你不想听，我也得说。(眼睛里闪出光亮)想不 到我有了外孙子，当上外婆了。

**李福德** 是男孩儿?娃娃长得啥样子?

**周** **瑶** 那还能像谁?像我呗! **李福德** 像你?哼!

**周** **瑶** 像我咋的?像你——老苞米穗穗，还挂了霜。 **李福德** 像我有什么不好?

**周** **瑶** 要知道外孙子长啥样也不难，只要你给女儿写封信， 让她寄张照片来不就结了。

〔李福德不作声，起身就走。 周 瑶 得得，我不提她就是了!

〔李福德鼻子里哼了一声，又坐下来。

周 瑶 你呀，是秫秸杆支房梁——硬撑，真是死要面子活受 罪。今天，咱们家是双喜临门，打听到了晓琼的消 息，咱们抱了外孙，加上援朝考大学。将来，咱们李 家也是阖家团圆，子孙满堂，和和美美，还有(搜索词

汇)还有光耀门楣。 **李福德** 哼，瞎扯。你出牌!

周 瑶 和了，和了!(把面前的牌一摊，拍拍手)这回又是我 赢了!

李福德 (吃了个醉枣)是不是你偷看我的牌了?

周 瑶 (笑)我能偷看你的牌?不许耍赖，过天得请我和援

朝下馆子，就去全聚德吃烤鸭。 李福德 (笑眯眯地)成，我请客。

周 瑶 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铁公鸡拔毛了。

〔亚南挎着包上，服装变得漂亮了，举止也显得成熟

了许多。她没向李福德和周瑶打招呼，径直上楼。 周 瑶 亚南。

〔 亚 南 止 步 。

周瑶 有一双拖鞋，不知是不是放在你屋里了? 亚 南 没有。

**周** **瑶** 你给我再瞅瞅看。 **亚** **南** 好吧。(欲上楼)

**李福德** 亚南，你，你下来一下。

**亚** **南**(原地不动)什么事，李叔叔你就说吧。

**李福德** (呆住)啊 …… (猝然地端起桌上的盘子)这儿有醉

枣，你也尝尝?

**亚** **南** 谢谢，我不想吃。

**李福德** 啊，那你把盘子也端去。(举着盘子走上前)都拿去

吃吧 。

亚 南 谢谢了，我不吃。(快步上楼) 〔李福德失望地在桌前坐下。

周 瑶 哼，凭这几个枣子就想收买人心，人家稀罕你这个? 成天在楼上不是蛋炒饭就是牛奶面包。以后你少巴 结她。唉，人心哪!拉扯她这么大，费了多少心血， 翅膀硬了，飞了。来，她不吃咱们吃。(抓起一个枣 放进嘴里)来，你也吃。

**李福德** (望着盘子出神)你少烦我!

**周** **瑶** 你呀，不知道个好歹!(洗牌)刚才你瞅见没有，亚南

穿了一双时髦的皮凉鞋，还买了什么六弦琴，半夜三 更地弹个没完，这孩子可是要变坏了。咱们可不能 不管。来，摸牌!

**李福德** (推牌)不来了，不来了!

**周** **瑶** 你这是怎么了?

**李福德** 都是你把她逼走的!

**周** **瑶** 我什么时候逼这个小祖宗了?我成天巴结还巴结不

上呢!

**李福德** 你想要绍华作儿媳妇，你当我不知道?你呀，不自量

力!

**周** **瑶** 行啦，你说了不只一回了。(自嘲地)人家如今在广 东发财，我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福德** 你呀，心太高，放着亚南这样的姑娘不娶，你想要什 么呢?

**周** **瑶** 谁说我不想要，我倒是想，可人家姑娘能愿意啊? **李福德** 早知如今何必当初。

**周** **瑶** 哼，你想儿媳妇想疯了吧?

〔亚南正走下楼来。

亚 南 我，我可以下来吗? 周 瑶 (笑着)啊，是亚南啊。

亚 南 (下楼，将钱放在桌上)这是上个月的水电费，您点点 看 。

**周** **瑶** (收钱)不用点了，阿姨还信不过你?才下班，还没做

晚饭吧?就在阿姨这儿吃了再上去吧。 **亚** **南** 不了，谢谢周阿姨。

**周** **瑶** 你还和我客气。楼上没电视，来阿姨这儿看电视吧。 今天晚上有美国动画片《猫捉老鼠》,汤姆捉吉米，咱

俩都爱看的。

**亚** **南** 你们忙，我就不打扰了。(转身要上楼)

周 瑶 (自语)唉，两天不在一个饭桌上伸筷子，人心就长草 喽!

**亚** **南** 您是长辈，由您怎么说吧。

**周** **瑶** 别转着弯说话，我是长辈，自然是我欺负小辈啦!我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亚** **南** 我没这么说。

**周** **瑶** 你和我玩猫捉老鼠?告诉你，要是玩，我也是猫。

**李福德** 别吵啦，别吵啦!亚南，去，把我的茶杯拿来。 〔亚南未动。

**周** **瑶** (撇嘴，调侃)你呀，又忘啦?人家亚南已经同咱们分 着过了，你还能使唤人家姑娘一辈子?

〔亚南低着头，走进厨房沏茶，又将茶端到李福德面 前。

**李福德** (受宠若惊)啊，劳动你了。

**亚** **南** (眼圈红了)李叔叔，多注意身体。(上楼) **周** **瑶** 这丫头，变得真会来事儿。

**李福德** 你呀，你就少在这儿乱放屁吧!

**周** **瑶** 你，你……你糊涂虫一条!(进厨房)

〔李福德饮茶、看报纸。楼梯突然发出吱吱格格的声 音。

**李福德** (一惊)什么声音?哪里发出的声音?

**周** **瑶** (打厨房出来)咳，是楼梯在响。天还没黑呢，怎么就 闹，真不吉利!

〔援朝上，手里提着书包。

周 瑶 援朝回来了。(奔过去)快，过来让妈瞅瞅，瞅这一头

的汗啊，咱们援朝也算参加高考了。这些日子下了 班就复习功课，真读了不少书呢。

**李福德** (打量援朝，微微点头)嗯，年轻人，是要有点志气。 **周** **瑶** 今天考得怎么样?

**援** **朝** (含糊地)还行吧。

周 瑶 你就知道“还行”。和你爸学的，什么事就会说“还 行”。就不能和妈念叨念叨?(乐滋滋地)好孩子，妈 给你做了不少好吃的菜，援朝，你坐着，妈给你端出

来。(急匆匆进厨房) 援 朝 妈妈，我来吧。

周 瑶 你那个脏爪子，来，洗洗净!还有你那个小花脸，是 考试还是打仗?

〔援朝走进厨房洗手。

周 瑶 哎哟，瞧你手黑的!(动手给援朝打肥皂) 援 朝 (挣脱，生硬地)我自己会洗。

周 瑶 (死力攥住援朝的手，厉声)不许动! 〔援朝只好听从周瑶给他洗手。

周 瑶瞧这指甲缝里的泥哟!(又要用毛巾给援朝擦脸，见 援朝侧过头不让擦，气恼地打了援朝一巴掌，将毛巾 往援朝怀里一摔)你自己洗吧!妈也累了，懒得伺候

你!洗洗耳朵后边，成了猴脸了! 〔援朝搭上毛巾，走出厨房。

周 瑶 (跟出来，手里端着两盘菜)这是你爱吃的香椿鱼，还 有梅菜扣肉，妈还准备了两瓶啤酒呢。哎，老李，你 坐在那儿也不帮我一把。(上前拉起李福德)来，帮 我摆桌子!援朝，你上去向亚南借一勺盐，咱家的盐 用完了。

〔援朝上楼，他见到了蟑螂，绕道过去。

周 瑶 这地方，到处爬满蟑螂，厕所墙上渗水，成天价潮乎 乎!(听见楼上的吉他声)得，又弹上了!我看援朝

成天没精打采的，像丢了魂儿似的。 **李福德** 援朝这两天倒不闹火车了。

**周** **瑶** 我还巴不得真有一辆火车，直冲咱们这儿开过来，把

这个臭哄哄的楼房撞塌拉倒!

〔援朝小心翼翼地敲亚南的房门。

亚南(倚在床上拨吉他，翻身起来。)谁?进来。 援 朝 (推门进)我妈妈要我向你借点盐。

亚 南 就为这事儿?在楼道桌子上，你去拿吧。 援 朝 (站在门口未动)这两天，你一直在弹琴。 亚 南 你还有什么事?没事就请吧。

援 朝 你不理我了?我几次想敲你的门，都没有勇气…… 亚 南 你妈让你来，你就有勇气啦?

援 朝 我来找你谈谈音乐不成吗?

亚 南 你还想给我上课?讲柴可夫斯基，还是谈巴赫?我 听够了。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帮你抄乐谱?我抄够 了，够够的了!

援 朝 亚南，我又修改了我的交响曲，让法国号加上了弱音 器，这样可以造成遥远回声的效果……

亚 南 (鼓掌打断)好听，真好听!我为你的交响曲想出了 一个好名字：皇帝的新衣。你不觉得它是赤条条的 吗?(笑)皇帝新衣交响曲，画饼充饥交响曲，真不 错 。

援 朝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坐下来)

亚 南 你的脸皮真厚，我要下逐客令了!(背转身)周阿姨

等你的盐罐呢。

援 朝 亚南，昨天夜里，我梦见了姐姐，她全身在流淌鲜血， 我还听到了娃娃的哭声，琼姐她难产死了。我怕极 了，出了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我记得姐姐头上戴 着一顶新疆小花帽，她对我说，小弟，我是来向你告 别的……我怕极了，我说，不!你不要离开，不要! 她消失了，就像烟一样，我捉不住她 …… (含泪)姐 姐，她死了!她难产死了!

〔 静 场 。

**亚** **南** (怜悯地)援朝，这不过是一场梦，仅仅是一场梦。

援 朝 是的，一场梦。我梦见自己在指挥一支乐队，那个幸

福的狂喜的高潮是虚幻的，在展开部，命运主题出现 了，它由两个小号极其响亮地奏出，是噩运又把人从 梦中惊醒，弦乐发出短促的细语；强烈的哀愁，又涌 流而出；痛苦的心灵在泥沼中挣扎……

〔亚南注视着援朝。

援 朝 亚南，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羽翼扑击空气的声音，受 难的灵魂飞在九天之上，带着自由的渴望飞越高原。 我看到了雄伟的天山山脉，它像一个巨人伸出臂膀， 阻挡住野狼的嚎叫和腾格里沙暴的冲击。帕米尔高 原牛羊成群，雪发出雷鸣般的欢笑；在十二木卡姆的 旋律中一个消瘦的身影在我眼前走过，这是一个美 丽、热情、诚挚的形象；善良、光辉的圣母在召唤人们 到更高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她美丽的容貌一旦微笑， 就足以抚慰人们痛楚的心灵。三角铁在这时奏响， 仿佛空中的云雀向上苍祈祷 …… (捧着头)姐姐，她 死了!她死了!

亚 南 (眼里含泪)我的梦早就醒了，你还要拉我和你 一 同 作梦吗?

援 朝 (走向床边)亚南 ……

亚 南 援朝，你……我没让你进来…… 援 朝 亚南，我今天去参加考试了 ……

〔静场。亚南又开始缓缓地拨琴，仿佛不想听，又像 是在掩饰什么。

援 朝 我一直爬到学校的大楼顶上……下面是万家灯火， 我想起了姐姐，我想起了北大荒，想起了绍华，我想 得很远很远，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亚南——-我

-—

〔亚南的琴声停了。

援 朝 你知道我是属什么的吗?(拿起桌上的小兔子)它是 十二属相中唯一没有叫声的动物，我就像它。还像 这座大楼的烟囱，多少年了它只会冒烟，从未发出过 声音，无声无息，无声无息!

〔亚南又开始淡然地拨琴，援朝咽下一 口气，转身出 门 。

亚 南 援朝!(见援朝转回身，又转过话头)啊，我想起来 了，外面抽屉里的晾衣服架子是你们家的，你把它拿 回去吧。

援 朝 (悲哀地)我知道了。(走出门)

亚 南 (胡乱拨着吉他，又丢下琴扑到床上，将头钻在枕头 下面，呻吟)琼姐!

〔援朝在走廊里，找出晾衣架，拿在手中端详，他突然 将衣架折成两截，发狠地摔在地上。

**李福德** 援朝呢?

**周** **瑶** (向楼上喊)援朝!

〔援朝捧着盐罐缓缓从楼上下来。

周 瑶(接过盐罐)怎么,你没请亚南下来一起吃饭? 援 朝 你不是让我上楼去借盐吗?

周 瑶 缺心眼，你当咱家就缺那一勺盐?(摆摆手)算了算

了!儿子，来，这边坐，和爸爸坐在一起。(夹菜在援 朝碗里)儿子，你要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好好犒劳你， 就让爸爸请你到外面馆子里吃顿饭。是不这样啊， 老李?

**李福德** (笑眯眯地点头，饮酒)今天的啤酒味道不错，援朝也 来一杯?老周，给援朝倒一杯。

**周** **瑶** (笑着倒酒)援朝，喝吧，难得今天你爸爸高兴。 **李福德** 老周，再倒一杯。(拿杯子)

周 瑶 哎哟，你瞧你!(掏出手绢递过去) **李福德** (烦)干什么?

**周** **瑶** (不耐烦地)鼻涕，你的鼻涕流出来了! **李福德** 是吗?(接过手绢来擦)我怎么不觉得?

〔周瑶为李福德倒酒。李福德夹菜。

周 瑶 哎呀，袖子，你瞅你的袖子，全泡在菜汤里了。(拿起 抹布擦袖子)唉，人老了，真是没有办法。把那盘菜

放这边，放这边。

李福德 你少指挥我好不好?

周 瑶 好，不指挥，今天你怎么着都行。援朝，今天考得怎 样?向爸爸汇报一下。

〔援朝从口袋里取出香烟，颤抖地划着火柴。 **李福德** 你!

**周** **瑶** 援朝!(见援朝不管不顾地继续吸烟，转而对李福

德)今天是个好日子，让他吸吧。 〔援朝翘着腿，开始吞云吐雾。

周 瑶 援朝，你也看看人家绍华，小小不言的干一年，能顶

上我们干半辈子的。人家日进斗金 …… 援 朝 屎 !

**周** **瑶** 你看人家广东人，穿金戴银的，上次绍华来，就戴着

金戒指。

援 朝 屎 ! 狗 屎 !

周 瑶 怎么这么没教养，讨厌!

李福德 (仍然心平气和地)今天考得怎么样，援朝? 〔援朝仰头吸烟。

周 瑶 援朝，爸爸问你话呢。(见援朝不语，对李福德)他考 了 一 天，累了，由他去吧。(对援朝)别光顾吸烟，也 吃口菜。

〔援朝挑衅地将一个烟圈吐到桌面半空。 **李福德** (将筷子往桌上一拍，站起来)大胆!

周 瑶 (按住李福德)不要发火，老李，你沉住气!(拿下援 朝嘴上的烟)行了，儿子别抽了。

〔援朝不语，又趴在桌上，把几个盘里的菜往嘴里扒，

大口吞咽，一时满桌狼藉。 **李福德** 反了，简直是反了!

**周** **瑶** 快向爸爸道个不是……你倒是说话啊! 〔援朝仍然在大口吞食。

李福德 (颤抖地)周瑶，你看看，看看，你教养出来的儿子!

〔周瑶一把夺下援朝的筷子。援朝满口塞菜，两腮鼓 起，作出鬼脸瞪着李福德。

**周** **瑶** 你们这是 … … 儿子，你有意见、有脾气向我发就是

了，你爸他有病!

**李福德** 谁有病?是他有病，是我有病? **周** **瑶** 你们都别闹了，我有病!

**李福德** 你还护着他?就冲你这种资产阶级教育方式，也教 不出好儿子来!

**亚** **南** (从楼上下来，站在楼梯上，厌烦地)你们这是在做什

么?成天吵。(大声)你们不要吵啦! 〔所有人都向楼梯仰着脸。

**亚** **南** 除了吵架，你们还能干什么?吵!吵!吵!你们整 天这样吵，不感到无聊吗?

〔突然，吵闹声又爆发了。亚南痛苦地抱着头。 周 瑶 (指着李福德)谁是资产阶级?你说谁是?

**李福德** 谁?全是!这一 家子全是!

**亚** **南** (大声)你们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周** **瑶** 那你也是，也是!

**李福德** (吼)你给我少啰嗦!

周 瑶 你胡搅蛮缠，你这个老糊涂虫，糊涂虫! **援** **朝** (猛地站起，不可遏止地喊)不要吵了!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援朝。静场。

援 朝 (泪流满面)你们这么吵，又有什么用!我是个废人， 我不是你们的儿子，我……妈，我今天没有参加考 试!

**周** **瑶** 你!(坐倒在椅子上)

援 朝 我看到那么多的音院附中学生， 一个个年轻得像孩 子，还有附中的老师领队……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十 个弯曲的手指，在北大荒冰水里搞成的大骨节，我 ……我跑出了考场，这些年我一直在自欺欺人。我

为什么还要参加这场考试?(顿)为什么? **李福德** 哼 !

**亚** **南** (难过地)那你也应该试一试!

援 朝 晚了，一切早就注定了，在十几年前就注定了。

周 瑶 (用手绢揩着眼角)没出息的儿啊!(顿)我没养过你 这样的儿子 … …

**李福德** 天底下爱孩子，有哪一个像你这样，你还是党员呢， 总是包庇他。孩子都是叫你给放纵坏了。

周 瑶 我放纵孩子?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家哪样不是我操 持起来的，孩子的事，一星一点你管过吗?成天就知 道吼，吼!

**李福德** 我吼?(指着桌上的饭菜)光给孩子营养，吃鱼吃肉 行吗?还得靠医生治!天底下爱孩子，有哪一个像 你这样的，你看，这孩子的眼神，和正常人不一样!

〔援朝在发抖。

**亚** **南** (上前紧紧抓住援朝的胳膊)援朝! 〔援朝紧咬下唇，一声不吭。

**李福德** (突然指着周瑶的脸)不许治病，不许说病，就这么放

在家里，把家弄成个疯人院! **周** **瑶** (哀求地)老李，你不要说了。

**李福德** 还成天四处说什么儿子在交通局工作，骗人!自欺

欺人!他就是个修路工嘛。 **周** **瑶** 你，你，还不是因为你!

**亚** **南** 叔叔、阿姨，你们不要再吵了!

周 瑶 (走到李福德跟前)这些全与你没关系?休想!你忘 了把晓琼逼走的事了?自打晓琼出了事，儿子就变 成了个闷葫芦。孩子的病，全是你，全是你!(放声

号啕)

**李福德** 你，你这是何苦呢。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只有周瑶的哭声。哭声渐低。 亚 南 大家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

周 瑶 (用围裙擦着眼睛，在饭桌前坐下，看看四周的人)坐 下，都坐下!

〔李福德和援朝在桌边坐下，只有亚南站着。 周 瑶 援朝，给亚南拿双筷子!(厉声)快点!

亚 南 我吃过了。(转身欲上楼) 〔周瑶长叹一声，亚南停步。

**周** **瑶** 你只当阿姨请你坐坐……坐吧。(拉过凳子)阿姨和

你有话说。

亚 南 那我就坐坐。

周 瑶 (擦干脸上的泪)来，吃菜。(给亚南和大家倒酒，紧 吃了几口菜，用手绢擤擤鼻子)大家也吃吧，亚南自 己动手，我也不让你了。

〔李福德、援朝缓缓拿起筷子。

周 瑶 (拿起酒杯)我们不碰杯，自己喝吧!(饮酒，对援朝) 考不上就算了，咱们不考了。别以为妈逼你，妈是为 你好。亚南，绍华把我们两家的恩怨都讲给你听了，

也好，李家和高家的事，就别提了。 〔亚南用手绢擦泪。

周 瑶 亚南，这些年你一个小姑娘家，没爹没娘的也苦了你

了 。

亚 南 阿姨，您不要说了。

周 瑶 ((给亚南夹菜)来，这是你爱吃的梅菜扣肉，瞅，两天 自己开伙，把个小脸瘦得小了一圈。阿姨的手艺咋

样?味道不错吧?

〔亚南含泪点头。

**李福德** (为亚南夹菜)吃吧。

**亚** **南** (忙端起碗接过)李叔叔，我自己来。

**周** **瑶** 援朝，给亚南倒酒!(见援朝掏烟)援朝，想抽就抽一 支吧。

〔援朝抽烟。 一时饭桌上出现了其乐融融的气氛。

周 瑶 一个人过得习惯吗?要是感到不方便就回来吧。吃 饭桌上少了一个人，还真有点不习惯呢。这个家除 了我，就是这两个闷葫芦，真冷清了不少。唉，我一 个人管这个家难哪，你不知道，我早就想要将这个家 交给你管的，你年轻，能干，思想又新……

**李福德** 哼!(起身要走)

**周** **瑶** (厉声)坐下!难道我们一家子安安生生聚在一起、 坐下吃顿饭都不成?

**亚** **南** (警惕地)谢谢阿姨了，我一个人过得很好，非常好。 **周** **瑶** 亚南长大了，独立了嘛!(摆手)算了，不说这些了。

亚南，你这衬衣真漂亮，是西单买的吧?多少钱? 亚 南 二十，人造丝的。

周 瑶 不贵，不贵。晓琼比你身材稍高一些，也瘦一些，她 要穿上，一定也很好看。

**亚** **南** 真的?我也很想琼姐，琼姐要是回来了，我要买一件 真丝的送给她。

**李福德** 吃菜，吃菜!

**周** **瑶** (哀哀地)你啊，女儿丢了你的脸，可说到哪儿去，她 也是你女儿，你也是她爹。唉，高楠和咱们晓琼那 事，摆到现在算个什么。你整治人家，弄得人家高家

家破人亡。

**李福德** 这能怨我吗?他一个老鳏夫占我女儿的便宜，整到

我头上来了，我，我能怎样? 亚 南 不许你再这么说我爸爸!

**李福德** (忍让地)这组织上早有定论的。不过，咱们现在不

说它，现在向前看，向前看。 亚 南 李叔叔，你愚昧!

**李福德** 我愚昧?我哪里愚昧? **周** **瑶** 你们就不能少说几句?

亚 南 (摔筷子)要是这样，这饭我不能吃，咱们得把这事说 道说道……

**李福德** 说什么说，组织上早就做了结论。

亚 南 ……你这个人不通事理，我和你没理可讲。(站起离 开饭桌)

**李福德** (嘟囔)祸害我的女儿，敢 … …

亚 南 你……顽固!可恶!(切齿地)你就像这扣肉皮，碱

水泡，开水烫，还是熬不熟，煮不烂。 周 瑶 这个亚南，现在也学得伶牙俐齿。

援 朝 (抽着烟，低声地)胡说八道，完全是胡说八道! 李福德 (冲援朝)你说谁?说谁?

亚 南 (对李福德)你有心脏病，我不跟你吵就是了。

周 瑶 又吵，又吵!报应，全是报应。这个该死的晓琼，她 死了倒省心哟!

李福德 她走得好。我没养这个女儿!

援 朝 (站起)你不要再幻想她能回来，(骄傲地)她不会回

来的，决不会回来的。她不会原谅你们，不原谅你! **李福德** 你!

援 朝 你忘了你是怎么整晓琼的?你整宿审她，你骂脏话， 你打她耳光。还有你，(指周瑶)晓琼下乡劳动，你说 她头上生了虱子，把她的头发给剃光了，害得她大夏 天在学校里还要戴着帽子。她走了，(微笑)你们是 自食其果，你们不要再等待了，她不回来了。她…… (含泪地)她死了，她死了!

〔李福德捂住心口，指着援朝说不出话来。

周 瑶 (拉着李福德)老李呀，你可千万急不得，你的心脏

……你要注意你的心脏!(对援朝)你还不给我滚! 亚 南 (拉着援朝)走，上楼去!

援 朝 不，我要听，我要听听他们还能说我些什么,让他们

说，说!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我知道。 〔亚南用力拉援朝上楼。

李福德 (缓过气来，突然指着周瑶的脸)不许治病，不许说 病，就这么放在家里，把家弄成个疯人院!都是你! 都是你!

周 瑶 你，你胡扯!一家人远嫁的远嫁，弄病的弄病，你还 不放过我个老婆子。

〔楼上，亚南把援朝领进自己房间。援朝疲惫地坐在 椅子上，浑身发抖。

**亚** **南** 怎么啦，心口疼吗?

**援** **朝** (攥紧拳头)我，我真想喊啊!我想把周围的一切都 砸烂!

**亚** **南** 援朝，你这样子，要憋坏的。你喊吧，你放声喊吧! 这样心里会痛快一点!(从桌上拿过一个茶杯)给， 摔吧，还有这个花瓶，(又搬来一些瓷器)还有这些， 你摔吧。(指着房中的一切)我这里的一切，随便你

砸!

〔援朝紧攥双拳，脸憋得通红，大口喘气。

**亚** **南** (凑在援朝耳边)援朝，你砸吧，如果这样你能够好受

些 。

〔援朝双手举起茶杯，边喘气边摇头。 **亚** **南** 唉 !

**李福德** (嚷)你放开手，放开手!

**周** **瑶** (扯着李福德不放)虎毒还不食子呢，你，你真下得了 狠心?

**李福德** (试图挣扎)真是妇人之见，有病就要送出去治。 **周** **瑶** 你想怎么样?

**李福德** 送他到医院去看病，我能怎么样! **周** **瑶** (冷笑)你?你有这个胆子?

**李福德** 哼! **周** **瑶** 你敢!

**李福德** 为什么不敢?

〔楼上，援朝浑身颤抖，牙齿格格作响。 **亚** **南** 援朝，你怎么了?

〔援朝拼足气力把茶杯摔在地上。茶杯迸裂声，跟着 是花瓶、台灯的破碎声。突然，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 挣扎着发出惨痛哀伤的嚎叫。亚南震惊地抱住自己 的脑袋。

〔楼里一阵脚步声，四邻的人们都跑来，围拢在门口。 **邻** **居** **们** (议论纷纷)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亚** **南** (含着眼泪)没事。我们在打架呢。

〔周瑶、李福德跑上楼，从门口挤进来；援朝正倚在墙 边喘气。

**周** **瑶** (抱住援朝，颤抖着)援朝，我是你妈，你不要这样疯 了!

援 朝 (挣脱)不要靠近我，谁也不要靠近我! **李福德** 援朝，不许发疯!

援 朝 (冲到李福德面前)我不是疯子，不是!告诉你，我不 是废物，不是!

周 瑶 老李，我的儿子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你把 女儿逼走了，又要把这个儿子也……你就把我这条 命拿去好了。这个家，从里到外，还不是我一个人撑 着；我苦，但我知道人活着就得含辛茹苦；我忍，我 挺，可你们一个个把我当成仇人，折磨我。(哭嚎欲 倒)

亚 南 (抱住周瑶)阿姨!

**周** **瑶** 老李啊老李啊，女儿丢了你的脸，可说到哪儿去，她 也是你女儿，你也是她爹。你弄得高家家破人亡，你 闹得女儿一走就是几十年呀!

**李福德** 这能怨我吗?他想占我女儿的便宜，他……

**周** **瑶** 报应，全是报应，该死的晓琼哟……

**李福德** 都是那个混蛋高楠!都是他 ……

**亚** **南** 你骂谁?谁是混蛋?你，你还我父亲 …… (拽住李福 德)

**周** **瑶** (阻拦、哀告)亚南，你放过他吧，他老了，老糊涂，他 有心脏病，你高抬贵手……

〔围观的人开始骚动，有人发出笑声。 **李福德** 你们统统给我滚!滚!(摔上房门)

〔静场。援朝指着全家人，哈哈大笑。

**周** **瑶** 援朝，援朝，你这是干吗呀?(哀求)亚南，你劝劝援

朝，他听你的，他听你的!

亚 南 (含泪)援朝，不要再闹了，你把人要急死了。

**援** **朝** 我是你们的儿子，我这个废物是你们的儿子，爸爸你 知道吗?我要放一把火，把这个家，这座楼，全烧光， 烧净!

**周** **瑶** (含泪)要烧，要烧，全烧掉!我的孩子，你歇歇吧!

援朝(声泪俱下)妈妈，还记得那天晚上吗?我要和姐姐

一同到新疆去，你就要吃药，我紧紧抱住你…… 周 瑶 孩子，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援 朝 (终于迸发地)……我不离开您了，妈妈，您不要死 呀 !

周一瑶 (抱住援朝哭成一团)孩子，我的好孩子! 亚 南 (上前扶住周瑶)阿姨!

援 朝 (回忆，出神地)姐姐!姐姐……她没有叫我，登上火 车，她就走了……十一点钟，列车准点运行，那天夜 里，车站的大喇叭说的，“69次准点运行”!

亚 南 (上前抱住)援朝，你不要闹了，我求求你!(无论援 朝怎么甩，也不松手)我是亚南啊，援朝!

援 朝 (似乎开始冷静下来，喘息不止)离我远一点，我会伤 着你的。

亚 南 (含泪紧紧抱住援朝)不!

援 朝 拿乐谱来，拿我的乐谱来!(撕乐谱，正巧李福德手 里拿着一把蒲扇，也一把夺过来撕成碎片)好!痛 快!痛快!

亚 南 不要撕，不要撕。(趴在地上拣)都是我一笔一笔抄 出来的，都是我一笔一笔抄出来的……

援 朝 (撕碎乐谱抛撒，一边挥动手臂，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abbandono(抑郁地),affettuoso(热情、冲动地),animato (生动、活泼地),brillante(辉煌地),dolente (悲哀地), funebre(如葬礼地),furioso(狂暴地),impetuoso(急速 地、如暴风雨般),lagrimoso(哭泣地)…… (哈哈大笑) 〔众人上前劝阻，一片喧哗。

〔火车突然发出尖锐的鸣叫，灯火霎然熄灭；火车声 风驰电掣，挟着咆哮的狂风席卷而来，粗悍刺耳的排 气声，大地在震颤、陷落，整座大楼似乎要坍塌下来；

火车声渐渐远去 …… 〔 暗 转 。

〔黑暗中传来清晰的楼板吱嘎声，有人在楼梯上走动 着。灯光渐亮，空洞的客厅沉寂、清冷，桌上散乱地

放着杯盘。昏暗之中，周瑶缓缓走上曲折的楼梯，手 中端着一个碗，推开亚南的房门。亚南房中点着一 盏台灯，援朝躺在亚南的床上，亚南在床边守护着 他 。

周 瑶 (悄声)怎么样了? 亚 南 睡得很香。

周 瑶 时候不早了，你也去歇会儿吧。我来守着他。

〔亚南无言地摇摇头。援朝忽然翻了个身，周瑶和亚

南忙探过身去。 周 瑶 援 朝 。

援 朝 (睁开眼)妈妈! 周 瑶 (含泪)我的儿子! 援 朝 妈妈!

周 瑶 现在可好些? 援 朝 我挺好，妈妈!

周 瑶 (拭泪)你这孩子，从小没少叫妈操心。 援 朝 妈妈，亚南呢?

亚 南 (靠近床头)我在这儿。

〔援朝紧紧攥住亚南的手，注视着她，亚南不好意思 地侧转过头；周瑶看在眼里，退出房间。

亚 南 你方才一动不动，真吓死人了。(抽出自己的手)你 饿了吧?阿姨才端来一碗面条。面条要凉了，我端 给你。

援 朝 (低声恳求地)亚南，不要离开我。

亚 南 (百感交集)唉。(整整援朝的枕头)你放心吧，我守 着你。

援 朝 亚南!(将亚南的手放在自己脸上)

**亚** **南** 我怕。如果我今后要成为你们家的人，要一辈子和 你们生活在一起 ……

援 朝 亚南……

亚 南 不要说了。援朝，你的乐谱都毁了。(心疼地拿起碎 片，想要把它们拼起来)

援 朝 算了吧，由它去吧， 一切都结束了。 亚 南 (一震)结束了?

援 朝 结束了，没有音乐了，不会再有了。实际上，它们从

来也没有真的有过。 〔静场。

援 朝 你哭了，亚南!亚南，你不会再为我担惊受怕了，我 正常了，我会像一个成熟的人那样，没有梦，没有幻 想，也没有神经病了。

亚 南 (哽咽地)那就让它结束吧。(熄掉台灯，拉开窗帘， 让清风吹进来)

〔窗外是山峦般的楼厦巨影，在这之上是深蓝色的天 空，此刻正掺进淡淡的曙色，满天星光在闪烁着……

亚 南 (含泪)你看，星星! 〔援朝抬起头。

亚 南 (在援朝身边坐下)是流星，它多亮，它灭了。多么安 静啊!

〔援朝、亚南依偎在一起，注视着悄然降临的黎明。 楼下，周瑶走进客厅，李福德正独自坐在藤椅上， 一 夜之间他的头发仿佛白了一重，人显得衰老、颓丧。

**周** **瑶** 天快亮了，快去睡吧。 **李福德** 儿子，他怎样了?

**周** **瑶** 总算没出大毛病，他和亚南两个人好了。

**李福德** 是嘛!(沉吟)这样也好，以后你也可以添个帮手了。 唉，我真是越来越不理解援朝了。今天，他骂了我， 看来，这个孩子将来或许能有些出息。老周，女儿她 还恨我吗?

**周** **瑶** 十年前的事了，她还能恨你?一提起这事，我总感到 ……感到有些对不住楼上这一家子。

李福德 (哀哀地)那个高楠，我也是为了挽救他嘛，(小声嘟 囔)谁知道会判他这么重……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

**周** **瑶** 唉 ——

**李福德** 你不要哄我，你说，女儿她还能回来吗?你说，她还 恨我吗?你说。

**周** **瑶** (含泪)女儿会回来的，会回来的，援朝的病也会治好

的，一切都会好的。老头子，该回屋休息了。

**李福德** 女儿啊 …… (潸然泪下)我的晓琼啊!

周 瑶 回屋吧，回屋吧!(扶李福德向里屋走去) 〔楼梯咯吱咯吱地响起来。

周 瑶 唉，楼梯要塌了，摇摇晃晃，该请人来修修了。

〔遥远的地方，似幻似真地传来火车汽笛声， 一节节 车厢有节奏的跃动声，神秘而又飘忽。

〔周瑶从里屋出来，手里捧着水杯，上楼。 周 瑶 (走到楼梯顶端，低声)亚南，亚南!

〔亚南走出来。

周 瑶 (低声)你李叔叔背又痛了，让你去给揉揉。(顿)咳， 一个老小孩，说是你揉得好，揉着舒服，你就去再给 他揉揉。

〔亚南用力摇头。

周 瑶 (似玩笑非玩笑地)怎么,我搬不动你的大驾? 亚 南哪能呢，是这儿，我离不开。

周 瑶 (不屑地)你开玩笑。(拍拍亚南肩膀)放心，援朝这

儿，有我呢。(见亚南仍在迟疑)怎么,我照顾他，你 不放心?

亚 南 (勉强点头)好，我去。

周 瑶 (进屋)还没睡?(抚摸援朝)睡吧，儿子!

援 朝 (半晌)妈，姐姐走的那天夜里，你真的叫我了?

周 瑶 傻孩子，你咋就不信妈的话呢?那天，妈真的唤你 了，你睡得迷瞪瞪的，才爬起来又躺下了，闭着眼说， 你们去送吧，我要睡觉。

援 朝 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会这么说?怎么会?

周 瑶 妈骗你干啥呢，这么些年了，你心上还记挂着这件 事?

援 朝 难道我在说梦话，我是在说梦话?

周 瑶 死心眼的孩子哟，死心眼的孩子哟!(拭泪) 援 朝 妈妈!

周 瑶 援朝，渴了吧?来喝点水。(慈爱地端过水杯)喝吧， 喝吧。(将水杯送到援朝唇边，一口一口地喂着)。

〔亚南缓缓走下楼梯，走到楼梯口就停住了。

〔楼下里屋传来李福德的呼唤声：“(呻吟地)老周，老 周!(渐低) ……亚南!”

亚 南 (疲惫地坐在楼梯上，身体靠着扶栏，低语)没了，什 么都没了?

〔星光闪耀。遥远的地方，火车隐隐在奔驰，车窗灯 光在楼梯上一道道地掠过。一节节车厢跃动的节奏 声，形成特有的韵律。

亚 南 (喃喃地)绍华姐!(抬起头，向往地)南方，美丽的地

*方……*

援 朝 妈妈，鸟飞回来了，落在树枝上了……

周 瑶 (揩拭援朝嘴角的水滴)睡吧，睡吧!(像是在哄婴儿 入睡)放心吧，妈妈在这儿呢!

援 朝 (朦胧地)火车声!妈妈，我听到了火车声!

周 瑶 是的，孩子，火车声。妈妈听到了火车声。轰隆隆， 好多的火车在跑哪，有成百上千的火车，冒着烟，它

们跑啊叫啊，妈妈全听到了……孩子……火车声! 〔 幕 闭 。

——剧终

**别为你的相貌发愁**



吴 霜

吴霜，女，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1981年赴美留学 印弟安那音乐学院，主攻声乐，获硕士学位，曾多次主演西洋 歌剧，开过多次个人音乐会。她从1982年起开始写作，此剧 是她创作的第一部话剧剧本。

人 物 表

袁雨涛：男，演员，四十以上，乐观善良，才华横溢，但 怀才不遇，总是没有出名的机会。

谢丽波：女，偶像派电影明星，鲜艳美丽，高傲自信， 但已年过四十，青春渐逝，有时会稍有失落 之感。

秦小光：谢丽波的儿子，高中生，聪明而任性，但心地 单纯，充满同情心。

陈明星：女，秦小光的同学，追星族，热情幼稚。 郁 澎：男，袁雨涛的朋友，演员。

王燕宁：袁雨涛的妻子，小学教师，责任感强。

朱文意：男，著名导演，五十岁上下，冷静幽默，经验 丰富。

**序** **幕**

〔九十年代夏季的北京。

〔袁雨涛、王燕宁夫妇二人正为儿子上大学的学费伤 脑筋。

〔灯光未打，先有声音。

**王** **燕** **宁** 雨涛，你说吧，儿子的事儿可怎么办? 〔追光出现。

**王燕宁** 你说话呀，你不能总不说话呀! 〔追光打出蹲在一旁的袁雨涛。

**袁雨涛** 儿子能考上走读生不易啊，是不是?要两万块，其实 也不算多。

**王燕宁** 嗬!是不算多，这我也知道，你拿得出来吗?我问问

你，现在就是让你拿一半儿，你拿得出来吗? **袁雨涛** 真的那么糟吗?

**王燕宁** 妈的肾透析已经是一星期三次了，我们现在是在欠 钱了啊，雨涛!

袁雨涛 要不我上个戏?郁澎告诉我，有个电视剧组找演员。 那戏的内容，不合适我呀，我拒绝了。现在看来，我 还是得去，我去试试去?哦，你说呢?

**王** **燕** **宁** (先是不语)我说?我说你什么好啊?你那成名成家

的梦做了有没有二十几年了?除了跟包儿跑龙套， 演一半个在旁边站着的，你说你有过什么别的好儿? 人家请你你给拒绝了?我告诉你，这种话你就只能 在我面前说说，可别上别处说去。你像是拒绝人的 样儿吗?

**袁雨涛** 唉，燕宁，每次打击我最严重的怎么总是你呢?你是 我妻子，你不知道我戏路有多宽?

**王燕宁** 我知道管什么用啊?我不是没当导演吗?等轮上我 当导演的时候，我也像张艺谋捧巩俐那样捧红了你。

**袁雨涛** 唉，别看你没有张艺谋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可是比 巩俐强得多喽!

**王燕宁** 又来了不是?你能不能少说点儿那上不着天下不着 地的话?

**袁雨涛** 在戏剧学院的时候，那么多教授说我——

**王燕宁** 说你是最好的学生，最有悟性、最有感觉又最有发展 是吧?连英文都说得哗哗的是吧?可事实呢?你没 背景，没后台，个子矮，形象差，又不会来事儿——

**袁雨涛** 咳!少提形象吧!好菜坞最大的演员达斯廷 · 霍夫 曼，他那形象就跟我差不多!

**王燕宁** 怎么我每次说什么总得跟着你的话题走?儿子的事

都这么急了，你还……(带哭音) **袁雨涛** 你别急，燕宁，我想办法。

〔外面有人喊：“袁雨涛，电话!” **袁雨涛** (一下站起来)电话!我的电话!

〔王燕宁隐下。

**袁雨涛** (接电话)喂!是老郁吗?那事儿怎么样了? 〔舞台另一边，郁澎在打电话。

**郁** **澎** 行啦，递过话儿去啦!不过……我觉着这事儿还是 有点儿玄呀!

**袁雨涛** 咳，不是为了儿子吗?我这做爸爸的……哎，让你弄

的行头办了没有?

**郁** **澎** 办啦，从剧院箱底儿里翻出几个头套来。嗬!这份

儿脏啊! **袁雨涛** 洗洗呀!

**郁** **澎** 洗了洗了!这还用你嘱咐。还有裙子、高跟鞋、胸

罩、纱巾之类的，全办好了。 **袁雨涛** 太棒了!我谢谢你了。

**郁** **澎** 老袁，我觉着还是劝劝你老婆让她去得了，人家是专

业教师啊。

**袁雨涛** 唉，她要能去还费我那么大劲干吗?她那人太古板，

整天“师德”、“责任”的不离口，我岳母又病着。我想 过了，只有我去。哎，两千块一个月没变吧?

郁 澎 那没错。谢丽波这儿子太淘，要不她肯花那么多钱 请家庭教师?

**袁雨涛** 才十六七岁，大明星的儿子嘛。听说他爸爸不在?

**郁** **澎** 是，去美国了，不然谢丽波怎么指定要请个女的呢。

咳，现在家家都是孩子第一。哎，我可先说在前头， 这孩子已经气跑了好几个家教了，你得有点儿思想 准备。

**袁雨涛** 哼，淘?还能有我儿子那会儿淘?你放心吧，我先找

找扮相，星期天我就登门去应聘。 〔灯暗。

**第** **一** **场**

〔电影明星谢丽波家。客厅的一角，室内装饰、摆设 比较现代、华丽。

〔现代音乐放得震天响。秦小光留着披肩长发，胡乱 地向后一扎。他正拿着一把吉他模仿吉他手的动作 前摇后晃，跳来舞去，自我陶醉。

〔陈明星上，按门铃。秦小光没听见。陈明星连续 按 。

〔秦小光终于听见铃声，关音乐，开门。

**秦小光** 星星，你又来了?

**陈明星** 小光，你放什么音乐呢?怎么这么吵啊? **秦小光** 吵?我没觉得吵啊。

**陈明星** 你耳朵有毛病了吧?门铃都让我给揪下来了! **秦小光** 考完试了，我轻松轻松。

**陈明星** 哎，你考了多少分?又是——

**秦小光** 提分儿干吗呀?考那么好有什么用?我又不想上大 学。

**陈明星** 你可真是越来越颓废了。哎，你妈妈不在家吧? **秦小光** 我妈要在，我能这么可着劲儿放音乐?不在。

**陈明星** 我看报上说，她要在一部新片当中演个舞女。她今

天还回来吗，啊?

**秦小光** 你好像比我还知道我妈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她最近 要干什么。

**陈明星** 我怎么每次来她都不在?她可真是个忙人。她一会 儿回来吗?

**秦小光** 我说你到底是找我来了还是找我妈来了?我真不懂 你们这些星儿迷是什么心理。

**陈明星** 别扯了，我当然是找你来的。不过，我觉得每次提到 你妈妈你总有一种逆反心态，这可是有点儿不正常。

**秦小光** 不正常?我不过是把我妈妈当做 一 个普通人来对 待，我太正常了。你们这种傻冒儿才不正常呢。

〔袁雨涛装扮成女人上。他装饰有些庸俗土气，手提 一只皮箱，按铃。

**陈明星** 是你妈妈吧?我来。(开门)哎喲!(又关上)小光， 快来!

**秦小光**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袁雨涛继续按铃。

**陈明星** 一个女的……跟……黑铁墩子似的。

**秦小光** 我看看。(从门上的窥视孔向外看)妈呀!这是什么 人呀?

**陈明星** 吓了我一跳。 〔门铃继续响。

**秦小光** 得……我、我来。(大着胆子开门)你……你是不是 卖鸡蛋的?

**袁雨涛** 卖鸡蛋的?(推门向里走)什么卖鸡蛋的? **陈明星** 糟了!抢劫的!(向里跑)

**秦小光** (壮着胆子)哎哎哎!你别……别跟着我进来啊!你

别蛮干啊!

〔袁雨涛走进，放下箱子，弯腰欲从夹层里拿什么东 西。陈明星、秦小光见状大惊。

**陈明星** 啊呀!(干脆钻进桌子下面)

**秦小光** (伸手抄起吉他)怎么着，动真格的啦?

**袁雨涛** (从箱子夹层里掏出一张纸)这儿是花园大厦五栋四

号吗?(发现二人神色惊慌)你们怎么回事?

〔陈明星、秦小光松了一口气。陈明星从桌子下爬 出，有些不好意思。

**秦小光** 你……你是干吗的?你找谁啊?

**袁雨涛** 我找……我就是来找你的。你是……谢丽波的儿子

吧?

**秦小光** 对了。哎，我问你呢!你到底是谁? **袁雨涛** 我是你的家庭教师。

**秦小光** 家庭教师?你?

**袁雨涛** 你母亲托人请了我，咱们就算见面了。我— **秦小光** 我妈托人请的，你?

**袁雨涛** (整理一下头发、身上)我叫王燕宁，有十八年的教学 经验。我想我会对你有帮助。

**秦小光** (高声地)我早跟我妈说过，我不需要什么家庭教师!

我不是傻瓜蛋，用不着谁来管着我! **陈明星** 小光!

**秦小光** (走到一旁，对陈明星)尤其是怎么找来这么一位? 她大概是从哪个穷乡僻壤跑出来的吧?真不明白我 妈，什么退休教授、幼儿园主任、大学助教的都让我 给整跑了，今儿怎么弄了这么一个土老冒儿来!

**陈明星**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她既然是你妈请来的，就不好意

思对人家太粗鲁。你说呢小光? **秦小光** 我讨厌有人管着我。

**陈明星** 那也别那么显着欺负人似的，你说呢小光?(走向袁

雨涛)老师，您请坐。我是秦小光的同学，我叫陈明 星。您别在意小光的态度，他就这样。您要不要喝 点儿什么啊?

**袁雨涛** 哦，我是有点儿渴了。 **陈明星** 我给您拿杯饮料?

**秦小光** (突然转回身)老师，你喝咖啡吗?

**袁雨涛** 这天儿……行啊，咖啡就咖啡吧。谢谢你了。 **陈明星** 我法倒。

**秦小光** 不用你，我去。(下)

**陈明星** 您看，小光挺随和的，是吧? **袁雨涛** 小光姓秦?

**陈明星** (笑)真逗，大家都知道丽波阿姨的名字，可就没人知 道小光爸爸姓秦。

**袁雨涛** 怎么小光的妈妈请过好几个家教，结果都辞工了呢? **陈明星** 您也听说这个啦?其实小光就是有点儿逆反心理。

现在我们这代人，经常是你们大人让我们怎么样我 们就偏不怎么样。

**袁雨涛** 对了，我们不让你们怎么样你们就非要怎么样。 〔陈明星笑笑。

袁雨涛 我有个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要说调皮捣蛋， 一般 孩子不是他的对手，可把我和他妈……爸爸烦心透 了。我那儿子居然让我调教得上了大学，我都觉得 有成就感。

〔秦小光端咖啡上。

**秦小光** 老师，你喝咖啡吧。

**陈明星** 小光他挺会弄咖啡的。他爸爸爱喝，他妈妈不喝，说 刺激神经。丽波阿姨最会保养。

**秦小光** 她爱喝饮料，那东西最胖人，这就不讲保养了?

**陈明星** 丽波阿姨就是不胖，天生的美人儿。你说她喝饮料 怎么就不发胖呢?

**袁雨涛** (喝，一口喷出)哎哟! **陈明星** 太烫了吧?

**袁雨涛** 倒是不烫，这咖啡是……咸得躺人!

**秦小光** (故作不知)糟了!可能我把盐当糖了!

**陈明星** 小光!你又……老师，嗓子难受吧?我去倒杯水来。 (下).

**秦小光** 老师，我说你还是别干这份工好。我不想当什么好 学生，将来成绩不好，我爸爸也能让我去美国。

**袁雨涛** (调整喉咙)哦，你这么想的? 〔陈明星上。

**陈明星** 您喝水。真是，小光怎么把盐放到里边了呢?

**袁雨涛** 这倒没什么,当年我儿子在咖啡里给我放的是辣椒 面儿。

〔远处汽车声。有人说：“您慢走，好好休息!”谢丽波 上。她鲜艳亮丽，光彩照人，伸手开门。

谢丽波 小光，你怎么又没锁门!跟你说了多少遍，随时要锁

门。你知道，最近到咱们这种住家抢劫的可多了! **陈明星** (迎上前)丽波阿姨!

谢丽波 星星，你来了。(见袁雨涛)这是 …… 陈明星 她是王老师，不是您请的家庭教师吗?

谢丽波 哦?王老师，您好您好!我请的家庭教师?对，是是

…… (应酬着)

**袁雨涛** 谢小姐，您好。我叫王燕宁，郁澎介绍我来的。

**谢丽波** 郁澎? 郁澎?哦……对对，是郁澎，快请坐快请坐! (问陈明星)郁澎是谁?

**袁雨涛** 您不是跟他说您家里需要个全职家教吗?我曾经教 过中小学的全部课程，我是来应聘的。

**秦小光** 什么?你是应聘的?听刚才你那口气，我还以为你 已经被聘了哪!

**谢丽波** 哦，对，郁澎，是那个讲话挺怯的吧?想起来了……

你来应聘的?等会儿吧。(傲慢地下) 〔袁雨涛有些尴尬。

**陈明星** 老师您先等会儿，丽波阿姨马上就会来的。

**秦小光** 看我妈那情绪，进门就嚷嚷，忙成这样，还管我干吗? 我真想上美国去找我爸爸。

**陈明星** 你高中还没毕业呢。你别忘了，你爸爸说的是让你 把成绩搞好，去美国上大学啊。

**秦小光** 我不想上什么大学，(突然大声)我想离家出走!

**袁雨涛** 什么?离家出走?这话怎么像我儿子当年说过的? 不同的只是我儿子当年可没你这样好的生活条件，

他的理由可能比你更充足一点儿。 〔谢丽波换便装上，手里拿一杯饮料。

谢丽波 小光，你煮的那是什么?弄了一桌子黑水!

袁雨涛 哦，谢小姐，那是小光刚才招待我喝的咖啡。

谢丽波 呦!今天小光蛮讲礼貌的，怎么不给妈倒一杯?

秦小光 你不是不喝咖啡的吗? 谢丽波 你看你这孩子 ……

袁雨涛 谢小姐，您现在有精力注意一下我的工作问题了吗?

**谢丽波** 哦对了，你是来应聘的。(坐下)哎，那个郁澎怎么会 想起让你来的啊?

**袁雨涛** 因为我曾做过将近二十年的教师工作。 **谢丽波** 是什么学校啊?

**袁雨涛** 小学，也代过初中的课。 **谢丽波** 是什么农村土学校吧?

**袁雨涛** 啊，不……不是。 **谢丽波** 你知道我是谁吗?

**袁雨涛** 啊……当然……你是大明星谢丽波啊。

**谢丽波** 你们那地方也常看电影的? **袁雨涛** 尤其是我，我是个电影迷。

**谢丽波** 真看不出，在农村也有这么多的影迷了。不过我不 想请一个影迷到自己家来，因为影迷有时对影星的 崇拜心态是不那么正常的。其实我们电影明星也是 普通人，不过运气好点儿而已。

**袁雨涛** 哦，这您不用担心。刚才我说我是个电影迷，并没说 我是您的影迷。

谢丽波 (有些不悦)当然，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嘛。咳，我和你 在这儿谈什么电影，真有点儿滑稽……哦，你说你教 过中小学差不多全部课程，哪有这样的老师?

**袁雨涛** 有啊。您忘了，我们那是农村啊。我从十二岁就开 始教书，中小学都教过，什么数学语文道德卫生劳动 自然地理兼体育，什么都教，学生们叫我“万事通”。 您知道我们那个小地方， 一个人顶五个是常有的事，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

谢丽波 哦，这样说你倒是个优秀教师了，跟万金油似的?

**袁雨涛** 当然不是。 一个优秀教师最要紧的是需要具备高尚

的情操，像我这样抛弃了公职来求私职，可不能算是 优秀。

谢丽波 我们小光是很难对付的，他很任性也很叛逆。我给 他请过几个很有资格的家教，他们的条件比你好得 太多了，可都干不下去。

**秦小光** 妈妈，我可没轰过他们。

**谢丽波** 还不是你把人家整走的?(对袁雨涛)小光这孩子， 没人受得了。我是没办法，经常不在家，总得有人管 管他。不过，王老师，你不合适。

**袁雨涛** 为什么?

**谢丽波** 你可能有点儿经验，可我不信你能带好小光。他这 孩子，将来也不知是你教他还是他涮你呢。

**袁雨涛** 不妨给我个机会呀。

谢丽波 算了。不请你还有个原因，要是常有什么亲戚朋友

来找你呢，我这儿吃不消。我呢，也不相信你的教导 能力，你看起来……不具备那种能力。也许我看错 眼了，不过这是我的第一感觉，我们演员可是最讲感 觉的。

袁雨涛 (自语)糟了，今儿这扮相没找好。(对谢丽波)我可 以保证不会有任何亲戚朋友会出现在这里，因为我 到这里来没透露给任何人。至于小光的淘气，我是 有经验的 ……

谢丽波 (站起来)好了，就算你教过很多淘气的学生，可那大 都是些农村学生吧?你看看小光，留着长头发，拿着 吉他琴，身边围着女孩子，这种现代派，就你这个样 儿，小光他先看不起你。别开玩笑了……当然，如果 你缺钱用，也许我可以留你两天，等找到合适的人，

你再离开；如果不是为了钱……

袁雨涛 谢小姐，您说得对。像我这样的人，在钱财上当然比 不上您这个明星，世界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有这个运 气。虽然我很需要这个工作，不过我还是不勉强了。 (提箱)

谢丽波 哟，我并没想伤你的自尊心。星星，我的皮包……王 老师一定住得很远，又有东西，喏，(拿钱)你打车回 去吧。

〔袁雨涛看谢丽波一眼，未语，向门走去。 秦小光 等一下，你别走!

谢丽波 小光，有事吗?

秦小光 王老师，你不用走了，你可以留下来教我。 **陈明星** 小光 … …

**谢丽波** 小光你说什么?

**秦小光** 我说她可以留下来教我。我保证不搞恶作剧。 **谢丽波** 小光，你冷静点儿，家庭教师是要有条件的。

**陈明星** 小光，你是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呢?

**秦小光** 我说的是真的呀。妈妈，你不总担心教育不好我吗?

现在这个老师我就喜欢她。 **陈明星** 你刚才还 ……

**秦小光** 我改主意了，行吗?

**谢丽波** 小光，你真的喜欢她? 秦小光 对，我就喜欢她。

谢丽波 (突然不在乎地)那你就留下呗。(一阵风似的下)

〔袁雨涛、陈明星有些摸不着头脑。 **袁雨涛** (问秦小光)你……真的喜欢我?

〔 灯 暗 。

**第** **二** **场**

〔原景。清晨。袁雨涛着女装，装束稍有改进，正在 忙里忙外，拖地板、抹桌椅，间或练习女人的动作、声 音，自我表演，审视自己。电话铃响，他去接电话。

**袁雨涛** 喂，找谁?(见没人应，挂掉)什么毛病!(看时间) 哟!这时候了，这小子哪儿逛去了?(蹲下擦拭一副 杠铃和哑铃)挺好的一副东西，脏成这样!(擦后向 上举了几下，很轻松，放好)

〔秦小光上，懒懒散散，手拿外衣，进门。 **袁雨涛** 小光，回来了?

**秦小光** 嗬，怎么着?把这个给擦干净啦?(摸摸杠铃)哎，你 怎么拿来的?这东西不轻啊。

**袁雨涛** 嗨!我先拿杠杆，再一个一个搬圆盘呗。

**秦小光** (突然明白过来)嘿!天天大清早把我折腾起来，围 着楼跑步，弄得我浑身不舒服，这又把杠铃倒腾出 来，你这不是整我吗?

袁雨涛 (拿来毛巾)别啰嗦，你跑没跑自己知道。你看看你， 头上没汗，脚上没土，溜溜达达有一个来钟头。你还 没上年纪呢!我是让你跑步去的，不是让你遛早儿 去 。

秦小光 没有这样折腾人的，我放假从来没有七点起过床。

袁雨涛 你连十七都不到，天天十点、十一点才起来，你说你 害臊不害臊?就得改改你这没落没种的毛病。

秦小光 没落?王姨，你经常会突然蹦出几个让人意料不到 的词儿来。

袁雨涛 哗!改口啦?不叫我王老师啦?

秦小光 我觉得叫你王姨好，你身上没有师道尊严。

袁雨涛 我师道尊严的时候你没看见。唉，我一直没明白，你

那天为什么突然留下我了? 秦小光 那天，我就是想留下你呗。

袁雨涛 不对。你小子脑子里肯定转什么筋了。

秦小光 告诉你，我妈她不想留你，我就要留你，我就要戗着 她。再说她那天对你那样儿，我看不惯。

袁雨涛 你说今天你妈会不会回来?她有几天没有回来了

吧?

秦小光 可能回不来，说是要进入角色，干脆住旅馆了。我妈 挨导演骂了，那天我听见他们在电话里还吵呢。(边 举哑铃)

袁雨涛 (指导着秦小光)你妈这么大的明星不是照样挨吡

儿，就你还老不服人管。 秦小光 我又怎么啦?

袁雨涛 我枕头下面那只癞蛤蟆是怎么回事儿? 秦小光 哟，它怎么跑到你枕头底下去啦?

〔袁雨涛上前拍了秦小光屁股一下。 秦小光 嗬，你这手劲儿……还真不小。

袁雨涛 打起架来，你们也未必打得过我。去，把脸洗洗再回 来。

〔秦小光下。电话铃响。

**袁雨涛** (接电话)喂!谁呀?是陈明星啊?小光在洗脸。你

……唉，怎么又给挂了? 〔 秦 小 光 上 。

**袁雨涛** 喏，先来杯奶。刚才星星来过电话。 **秦小光** 她又干吗?

**袁雨涛** 她什么也没说就挂了，听声音闷闷的。怎么着，你们 俩吵架啦?

**秦小光** 得了王姨，我才没工夫跟她吵呢。你别看她跟我挺 近乎，其实她才不是来找我的。

**袁雨涛** 不找你她找谁?我看她挺想着你的。 **秦小光** 想着我?她想的是我妈。

**袁雨涛** 想你妈?星星又不是个同性恋。 **秦小光** 咳，什么同性恋，她是个追星族。

**袁雨涛** 哦?追星族，也怨不得，十几岁的女孩子嘛。

**秦小光** 她想演戏。怎么想的?不讨人嫌就得了。你听听她 那名字——陈明星，也不知是他们家给起的还是她 自己起的。她要是姓叶就更好了，叫“叶(夜)明珠” 不就更亮了?

**袁雨涛** 听你这意思，是不喜欢演员这行业。

**秦小光** 演员有什么好?我妈要不是演员，我爸爸还走不了

呢 。

**袁雨涛** 那你是喜欢爸爸了?

**秦小光** 我爸这人知识丰富，可不太爱说话。告诉你，世界上 的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我就佩服他。他在家的时 候多好，这屋子里决不像现在这么冷冰冰的。他从 来不教训我——像我妈那样，我的吉他就是他教的。

他喜欢的是古典音乐，可是会弹吉他，你说他棒不 棒?唉，说这干吗?反正他已经走了!

**袁雨涛** 去美国也不是坏事啊，他是去深造，不是下火坑。

**秦小光** 我想和他一起去，他说不行。我知道他是和我妈赌 气 。

**袁雨涛** 就为你妈是演员?

**秦小光** 差不多。他们两个人老吵，每次都是因为我妈拍戏 引起的。

**袁雨涛** 要是这样，我觉得你爸爸不够理解你妈妈的行业了。

**秦小光** 嗬，就像你多知道演员这行儿似的。别说我爸爸了， 就说我吧，十几年了，从电影上看见我妈比在家看见 她的时候还多。有时候她回家来也不说话，关上门 就睡，一睡多半天过去了，睡醒以后，打扮得花枝招 展的又让人给接走了。她从来不照顾我，小时候记 得最清楚的人是我奶奶和我爸爸：早上醒了是我奶 奶的脸看着我，晚上睡觉是爸爸的脸看着我。我有 时候纳闷，我妈根本不在乎我，她生我干吗?我的同 学朋友哪个不是跟妈最亲?可我上哪儿跟我妈亲近 去?最糟的是好不容易我妈回家了，就跟我爸爸吵 架。我妈声儿高，我爸声儿低，跟二重唱似的。我一

听他们“开唱了”,我就把录音机开到最大音量。 **袁雨涛** 这个环境是有点儿问题。

秦小光 有点儿问题?我妈是个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她跟 谁也搞不好。我家保姆没有用长的，她到家就挑毛 病，这不行那不行，站在那儿整个一个电视里的…… 什么来着?王熙凤!凶神恶煞!这不，那几个保姆 抹着鼻涕都卷包了!(越说越来劲)别，你听我说。

我妈演戏成名了不是?跟你说，我才看不起她那几 个电影!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是，人家都知道我 有个明星妈，羡慕我，像陈明星，可你知道她吃包子 让我吃皮儿她吃馅儿吗?这也没什么,她就见不得 人家说别的明星好，谁的宠她都要争，谁的戏她都要 抢。有一次他们导演看见我说：“这孩子挺有特点 的，给我上个角色吧。”她抢上去把人家岔开了。喊， 她以为我真要演戏呢，我才不呢!将来我一定得离 开她，去美国找我爸爸去。连我爸爸她都不在乎，她 更不在乎我了。她有男朋友，我早知道，那些导演 啦、演员啦……去年，我奶奶老了，病死了，我爸是个 孝子，加上我妈又不陪他，情绪一下就不行了，整天 闷着头没声没气儿……原来我睡觉还有个爸爸跟我 说说话，他走的时候会给我关灯。现在呢?我连爸 爸的脸也看不见了。(哭)奶奶死了，爸爸走了，我妈 本来就不管我，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 (抽泣)

〔沉默。袁雨涛上来扶着秦小光让他坐下。秦小光 老老实实坐下。

**袁雨涛** 唔，这问题还真有点儿严重。你安静一下。(想了一 想)可这里面也有你的问题 …… (大声)对，你的问题 也很严重!

〔秦小光抬头，擦着泪水，有些诧异。

**袁雨涛** 你呀，你的问题不但严重，你简直是个混蛋! 〔秦小光有些反应不过来，直眨眼说不出话。

袁雨涛 这才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呢。 一个儿子能这样捶胸 顿足、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的母亲，实在少见。小 光，你真让我开了眼了。

**秦小光** (依然不解)王……王姨，你说什么呢?

袁雨涛 是啊，你母亲这么多年来常常不在家，和家里的感情 尤其和你的感情疏远；她自私，只想着自己成名成 家，很少会来亲近你；她的学问、她的知识没有你爸 爸精深渊博，她在你眼里是个除了走运并没有演技 的演员——你在跟我说什么?小光，你是不是在说 你不想要现在的这个妈?那我问你，你想要个什么 样的妈呢?

**秦小光** 我 … …

袁雨涛 你是不是想要一个我这样的妈?像我这样的扎着围 裙、早白了头发、一脸皱纹、为了生存离开本行到别 人家帮工带孩子的妈?你想要你妈别去拍戏，就留 在家里陪着你，早上为你做早点，晚上哄你睡觉给你 关灯，不化妆、不做头发、不讲究衣着、不出门应酬，

像养一只波斯猫似的天天儿抱着理你的毛儿是吗? **秦小光** 不不……我 … …

袁雨涛 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谢丽波了，那么多观众心中的 偶像的谢丽波就该无影无踪在人间蒸发了!你呀，

小光，我没想到是这么个自私冷酷的傻蛋! **秦小光** 我?自私冷酷 … … 还傻蛋?

袁雨涛 想不通了是吧?这里边道理太简单了，不过在你长 到十七岁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罢了。惨的是 你也和现在许多孩子一样是家里的独子，你的奶奶、 爸爸，你的朋友、亲戚，你周围的人也包括你的妈妈， 他们从你懂事起就灌输给你一种观念，那就是这个 世界天长地闊、山高水远，可不管它天多长地多阔， 山多高水多远，只有那么一个中心存在，惟一仅有的

中心，谁都得向这个中心让步，谁都得为这个中心牺 牲，谁都得以这个中心为中心……这个中心是谁啊?

**秦小光** 谁 啊 ?

**袁雨涛** 你!这个中心原来就是你!你没想到吧?唉，多么 错误的教育，多么不计后果的教育!也许这才是你 应该埋怨你父亲埋怨你妈妈的地方，他们爱你爱过 了头了，才让你这么的不通情理、不懂人事!

〔秦小光似有所悟。袁雨涛转过头偷看他，随即马上 恢复原状。

**袁雨涛** 你是一个只想着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

自私。你是个不为你妈妈着想的孩子，这就是为什 么我说你冷酷。你还是一个长到十七岁竟然对自己 母亲一无所知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是个傻 瓜蛋!你不是说你在电影里看见你妈比在家里看见 的还多吗?小光，这正是你应该因她而骄傲的地方。 她演了许多戏和电影，这是多难得的机遇!你知道 有多少演员，他们的基本条件比你妈妈更好，可一輩 子不为人识，无可奈何地默默无闻，你总不会要你妈 也像他们一样吧?

秦小光 (沉思地)王姨，你说了这么多，真的是我以前从没听 过的。这话要让我爸爸听见了，也许他会不同意的 ……不过……我现在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袁雨涛 哼!我本来就有道理。你不知道，现在有好多演员

科班出身，受过多年系统教育，一肚子的本事，一脑 子的戏，就是怀才不遇啊。你母亲呢，人人都知道她 是半路出家的，没学过斯坦尼，没学过布菜希特，也 没学过老舍、巴金，可她拍的戏最多。她心里能不明

白这点?她能不珍惜这种机遇?不回家算什么呀， 她就是把命卖到里头都值得!

**秦小光** 咦，王姨，你怎么对这些这么明白这么懂啊?说的都 是行话 ……

**袁雨涛** 啊……是啊，我就……有个朋友一直想做演员，奋斗

过挺长时间一直不成功。

**秦小光** 这个朋友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袁雨涛** 跟我是……你管他跟我是什么关系!

**秦小光** 我是说，他要像你说的那么有才华又老没机会，咱们 跟给我妈排戏的导演说说，没准儿就有机会了呢。

**袁雨涛** 你这小子，倒挺有同情心。行，将来有机会，我会找 你。

〔电话铃又响。

**袁雨涛** (接)喂，是星星吗?别挂，别挂!(递给秦小光)

**秦小光** (对电话)喂，星星，今天你打过好几个电话了吧?什 么?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家伙，你以为我是财主哪? 我没钱。你哭什么呀?哎 …… (对袁雨涛)她今天怎

么啦，又挂了。 **袁雨涛** 她要干吗?

**秦小光** 张口要借八百块。

**袁雨涛** 她没说，还哭……没准儿有急事儿?

〔陈明星上，按铃。袁雨涛探身问外看，开门。 **袁雨涛** 是星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陈明星** 我……我刚才在旁边小店里打的电话。(见到秦小 光)小光 ……

**秦小光** 星星，怎么回事?(见陈明星不语)怎么要那么多钱? 你说话呀!

袁雨涛 小光，别那么嚷嚷。星星，能说说吗?是不是出了什 么事了?

陈明星 没……可我……我真的需要那钱。我没法子，(看着 秦小光)只能来找你想办法。

秦小光 跟人家借钱又不说干什么用，我怎么给你呀?再说 这么多钱，我就是跟我妈要，也得有个原因呀。(见 陈明星仍不语)你怎么回事?今天什么毛病，三脚踢 不出个屁来!

袁雨涛 小光，你先给星星倒杯水来，她脸色不好。

〔秦小光下。

袁雨涛 星星，你过来，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陈明星 王老师，我 …… (哭)我麻烦大了!

袁雨涛 你有病了吗?

陈明星 比生病厉害。我，我准是怀孕了!(哭)

袁雨涛 怀孕……哦……(才反应过来)你怀孕了?肯定是怀 孕了吗?

陈明星 还能是别的?我恶心、想吐，难受极了， 一定是的。 〔秦小光端水上。

袁雨涛 小光，把水放下，过来。

〔秦小光放下水，不解何故。

袁雨涛 小光，是不是你?

秦小光 是我?是我什么? 陈明星 不是……不是 …… 袁雨涛 星星她怀孕了。

秦小光 什么?你说她什么?

袁雨涛 好哇!你这小子，我儿子当年浑成那样，也还没给我 搞出这个事儿来!你可真是登峰造极啦!

秦小光 (自言自语)怀孕了?怀孕 …… (突然大声)陈明星! 我，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女朋友哪，你怎么会怀孕 了?谁?谁干的啊?

陈明星 我……你老是呲儿我，还说我是你的女朋友呢!我 每次到你家你不是老说：“你怎么又来了?”谁?你管 他是谁呢!

**秦小光** 我不管!你都这样了，谁管也晚啦!

**袁雨涛** 星星，这回可是你的问题。你这么大了，不至于没有 这个常识呀!

**陈明星** 我……我不过是想……想试试。

**秦小光** 什么?什么试试?

**陈明星** 就是……就是试试呗。

**秦小光** 真他妈的!有这么试的吗?那家伙到底是谁?你倒 是说啊!

**陈明星** 那人什么也不是，是个无关紧要的，我都快忘了他是 谁了。你那么在乎他干吗?

**袁雨涛** 都安静下来!全给我住嘴! 〔陈明星、秦小光住嘴。

**袁雨涛** 现在要紧的是去医院，去打胎。星星，你家里知道了 吗?

**陈明星** 我妈那人是最古板的，我爸更不能知道，要不我……

我就非完了不可。(哭)所以我……我才来找小光。 **秦小光** 我没钱!

**袁雨涛** 我也没钱……要不然，小光，咱们给你妈妈那儿联系 一下，就说我有急用，跟她先支点儿我的工资?(想 起来，对陈明星)哎，你为什么不去找那男的呢?

**陈明星** 那男的……是我们家邻居的一个亲戚，到北京来玩

儿的，住了没多久就走了，我都不知道上哪儿找他 去 。

秦小光 呸，还有脸说呢!

陈明星 你不知道，他那脸上的皱纹挺像张艺谋的 ……

袁雨涛 得了，就这样。小光、星星，你们等着，我去给小光妈 打电话。(转身)

秦小光 不用了。我知道我妈的钱在哪儿放着。 袁雨涛 总得跟你妈说一声啊。

秦小光 说什么?告诉她还了得?她要是和你似的也拿我当 罪魁祸首，天不都得塌了?再说，我妈的钱没数，拿 了她也不知道。

袁雨涛 那……你就这么去拿，这不和偷一样了吗? 秦小光 干吗说得这么难听啊，就拿这么一点儿嘛。 袁雨涛 看起来你不是头一次“拿”了?

秦小光 我又不是拿起来没完，就是……需要多少拿多少呗。 陈明星 小光，谢谢你了!

秦小光 你少说话，要不是王姨，我才懒得管你呢!(下) 陈明星 这下小光真的看不起我了。

袁雨涛 星星，你这孩子这么不知深浅，不知道自爱，也真够 没心没肺的。我说你就算是现代派，也没这么个 “试”法儿的，你又不是什么都不明白。

陈明星 王老师，您别说了，人家够倒霉的了。 〔秦小光上。

秦小光 喏，钱在这儿，下边该怎么着了?

袁雨涛 下边就该这么着了：小光，冰箱里有菜，煤气上有饭， 你拿出来放微波炉里热一热自己吃吧。我呢，带星 星到医院，争取下午完事。

**秦小光** 那我也跟着去吧?

**袁雨涛** 你?你要去了就不是我和你妈认为你是罪魁祸首的 问题了，那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是罪魁祸首 的问题了。星星，咱们走。(与陈明星同下)

〔秦小光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长嘘一口气，手捂着 头坐到沙发上。电话铃突然大响，把他吓得从沙发 上滚下来。

秦小光 妈呀，又是什么事啊?(接电话)别打了，我够烦的 了!(挂断电话)平时也没有这么多电话，今天就 ……(又听铃响，接)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是朱导 演?我是小光。什么?你说什么?我妈妈 … … 车 祸?腿?轧着腿了?(带哭音了)在哪个医院呢?我

马上去!(挂上电话)妈妈 …… 〔 灯 暗 。

**第** **三** **场**

〔原景。半月后的一个傍晚。 〔一盏落地台灯，光线幽暗。

〔谢丽波身穿睡袍，点燃一支香烟，慢慢踱步，口中似 在练习台词，却总不尽如人意，情绪有些烦躁。她坐 在沙发上，显得孤独疲乏。

〔袁雨涛和秦小光上。秦小光背着书包，头发剪短 了 。

**袁雨涛** 小光，图书馆的书还了吧?

**秦小光** 还了。你以为我会把人家的参考书往家拿呀?

**袁雨涛** 哼，那可没准儿。你拿你妈的钱从来也不说，拿人家

几本书算什么呀。

**秦小光** 王姨，你一会儿工夫不敲打我你就难受。我要是你 儿子，早就治了你了。

**袁雨涛** 你以为他没有?结果，被我一巴掌扣住，永世不得翻 身了。(与秦小光开门，进屋)

秦小光 (闻到烟味，咳嗽)妈妈，你一个人在这儿抽烟?(见 谢丽波不语)你以前抽烟很少，看你弄得一屋子雾腾 腾的。

**袁雨涛** (使个眼色给秦小光)谢小姐，下午休息得还可以吗?

谢丽波 (抬头)小光……你头发剪短了?

秦小光 好吗?我今天中午就剪了。王姨老说我的头男不男 女不女，她建议在人面前(咬文嚼字地)我还是应该 明确展现性别特征为好。

谢丽波 是啊，你的样子秀气，不是那种五大三粗的男人，剪 了头发精神多了。

秦小光 妈妈，我等会儿还得出去。我和同学约好了去打保 龄球，回来换衣服的。

**谢丽波** 不吃饭啦?

**秦小光** 我和王姨去图书馆回来的时候路上买了包子吃了。 ( 下 )

**谢丽波** 王老师，我得感谢你，小光变多了。 **袁雨涛** 变坏了变好了?

**谢丽波** 变好了。不瞒你说，自从你来以后，小光和我之间的 空气都比以前和缓了。

〔袁雨涛走过去把谢丽波的烟收走，倒来一杯茶。

谢丽波 谢谢你，真不好意思极了。请你来是为小光补习功

课、教导他的，可现在你连我们的生活琐事都管，我 真觉得过意不去。

袁雨涛 这没什么,不用感谢。我很喜欢小光，和他相处得也 满愉快。我在家也得照顾丈夫、儿子，早就习惯了， 在这儿不过是做同样的事儿；再说，我又不是白做， 您付给我很高的工资啊。

谢丽波 小光他也喜欢你，我看得出来。在以前，他决不会与 你这样合作，他整天吵吵着不想考大学，不想这不想 那，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袁雨涛** 照小光的条件，他担心的事儿确实不多，就算在北京

不考大学，将来也可以去美国的。

〔谢丽波不语。秦小光上，换了运动衣。 **秦小光** 妈妈，王姨，我走了。(下)

**袁雨涛** 别回来太晚啦!(对谢丽波)谢小姐，您的伤势怎么 样了?从医院出来以后，现在完全不疼了吧?

谢丽波 哦，基本上没问题了。今天医生来过，说为保险起见 还应该休息十天半月，可我实在不能再等了。电影 拍了一半，就出这事儿，投资公司和剧组是签了合同 的，停机多少天是要赔人家钱的。剧组的人不说什 么,难道我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没准导演等不起 我换了人都有可能。

**袁雨涛** 你们的电影是朱文意导演吧?他是您合作多次的搭 档了，他总会想办法的吧?

谢丽波 哼，多次合作，训起人来连房顶都能掀了。尤其这一 次，这个舞女形像，我真的是不容易进戏，也不知是 什么鬼搞的，总是过不了他的关。有时候我烦了跟 他顶嘴，弄得挺不愉快。

**袁雨涛** 舞女?这和您过去演的角色都不一样，你们演员不 是都愿意多演点儿不同的形象吗?

谢丽波 你说得对。过去我专演纯情女子、都市女性，以亮以 美打人；这次不同了，这是个四十年代的舞女，三十 几岁了，红颜将尽，又要和年轻舞女争风吃醋，又要 保护大家的利益试图生存下去……这个角色对演技 要求高，谁来演都不容易，最近弄得我整天就想着拍 戏的事，脑子走神儿，才被撞伤的，唉……

**袁雨涛** 咳，其实……导演想的有时和观众想的是两个样儿， 导演要求的也许观众并不欣赏呢。

谢丽波 你说得有道理。对，你是我的基本观众呀……要不 这样，我现在表演一段给你看?你从观众角度给我 提点儿意见。

袁雨涛 唔……那好啊，太好了!您就来一段儿!

〔谢丽波脱掉外衣，重新点一支烟，开始表演。袁雨 涛见状有些紧张，坐下时绊了一下。

谢丽波 (台词)“哼，黎秀云她想要压过我，是不是吃错了药 了?赵五龙的帖子她都敢接， 一个江北来的土妞儿， 不知道天高地厚!她是谁呀?慢四步快四步还没分 清哪!”你看，就这几句，导演老说我的感觉不对。还 有这儿，你听听：“我是个什么?我是个十六岁就到 这儿来的舞女。男人?(笑)不能信他们哪!凭着男 人一句话，女人就该给他们一辈子?我把这句话倒 过来，这一次我给他们一句话，我能毁了他一辈子!” 这几句台词多有意思，可是朱文意总不满意。(走到 一边把烟灭掉)

袁雨涛 谢小姐，您演得挺好的。不过……就是那种久经风 尘后被淘汰的意思还差一点儿，另外，您还得有绝望 感。

**谢丽波** 绝望?

**袁雨涛** 是的，人在什么时候最痛苦?想得到而得不到的时 候最痛苦。可人已经得到过的又失去了，就会更痛 苦——这么说吧，您想想您自己。

**谢丽波** 我 ?

**袁雨涛** 确切说，您的演艺辉煌时期是在十年前。青春、艳 丽、机遇都集于您谢丽波一身了。您拍了不下十部 最卖座的电影，人们可以忘记情节，忘记编剧，忘记

导演，还有别的，但是牢牢记住了您的名字。谢丽波 是在一个时期内领电影圈风骚的第一人。但是十年 后这种情况变了，您已经年过四十岁了，您的形象没 有当初那么清纯鲜艳了，您拍片的频率大大降低了。 当初导演追着您，现在是您追着导演了；当初您是观 众议论的中心，如今他们的话题开始转换，转换到更 年轻、更新鲜的女孩子身上去了。您在失去并正在 失去电影阵地和电影女皇的称号。观众们开始抛弃 您了!

**谢丽波** (恐怖)啊!

袁雨涛 为了这个阵地和称号，您不惜牺牲一切，牺牲丈夫、 儿子、家庭：丈夫怀疑您、躲避您，儿子讨厌您，家庭 成了一个清冷没有热情的地方，可除了家庭您没有 别的退路。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些没有深度更没有 演技可鲜丽犹如带着露水的花儿一样的小怯丫头们 造成的啊!

**谢丽波** 我明白了。(再念一遍台词，情形大变) **袁雨涛** (静止)太棒了!

**谢丽波** 我是不是应该急流勇退了? **袁雨涛** 您想息影了?

谢丽波 我不信他们说的。(见袁雨涛不解)我不信他们讲的 女演员要牺牲爱情才能成功的说法，刚到二十三岁 就和我丈夫结婚了。我更不信女演员必须找圈内的 人结合，才找了我丈夫的。为了这，他们都佩服我， 我也得意洋洋。我什么都能扔掉，就是一条不能扔， 我还是要做演员!

**袁雨涛** 没人要剥夺这一条，您也做得很好。

谢丽波 我做得累，我太累了。(落泪)有哪个女演员二十几 岁就结婚的?有哪个人又是二十几岁就生了孩子 的?因为我丈夫想要，我都给了他——这得失去多 少观众啊!

**袁雨涛** 所以您就从其他地方寻求补偿?

谢丽波 逢场作戏谁没有啊?外景地拍戏的苦谁知道?比当 年上山下乡不差什么:和老乡睡在一块儿滚了一身 虱子跳蚤，下地担水挑粪，水田里插秧种稻子冻得半 夜里抽筋……有一次有个老乡生孩子难产，非拉着 我帮着接生。她男人不在，疼得她直犯糊涂，说要是 我死了就保住孩子，生下来就交给你了。你说这是 什么刺激啊?下乡回来我连牙都黄了，我是个女人， 又不是金刚，我该怎么办?在国外，多少演员受不了 就靠吸毒支撑精神。我从来不吸毒，找男人相互安 慰一下求个暂时的平衡，有时候这是唯一解决的办 法你知道吗?多少演员都这样，可怎么大家就对我 感兴趣呢?

**袁雨涛** 这就增加您的知名度啦。

谢丽波 演员要是依靠这些来增加知名度是不是太惨了?我 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演技派的演员，我的戏并不那么 好，不过凭一张脸一个身材取胜——爹娘给的，别人 比不了。我比别人的运气好，我承认，可我不能承认 外界传言的说我是靠跟导演睡觉换来的运气!我逃 避这些传言、这种闲话，我不会像刘晓庆那样满不在 乎，在自传上把什么都捅出去。我儿子疏远我，我和 丈夫吵嘴、打架，摔碗撕照片，可我爱的是他，我不爱 别人。他为什么要走啊?在这时候，在我已经不年

轻、事业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袁雨涛** 唉，要是您谢丽波也有这么多的烦恼，那更多的人就 更别打算活了。

谢丽波 王老师，你不知道，这些是我憋在心里的话。我平时 心高气傲，爱摆大明星的派头，可我丈夫走了，还要 把儿子也接走，大明星除了有个虚名原来什么也没 有!我憋得慌，总有一天我得把自己憋死。

〔 静 场 。

**袁雨涛** 真对不起。 **谢丽波** 什么?

**袁雨涛** 对不起。我原来把一切都看得太表面化了，尤其是 我一向都先考虑自己的困境……我们人都是太自私 了!

**谢丽波** (缓过神儿来)哦，王老师，谢谢你给我解决了难题， 我的台词从没像今天这样感觉准确过。

**袁雨涛** 哦，那不过是您的导演总给您留面子，不愿意刺激您

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和您说话不忌讳，不用拐弯 儿 。

谢丽波 (笑笑)有个人说说真话真好。我得去休息了，我争 取明天就回剧组。

**袁雨涛** 对，您赶紧去休息吧，我来等小光好了。您需要什

么,就叫我。

**谢丽波** (准备走，突然又停下，转身)哎……王老师，你怎么

想起来我应该绝望的? **袁雨涛** 什么绝望?

**谢丽波** 你怎么知道我表演的感觉?这好像不是出自 一个农 村教师嘴里的话，你……

袁雨涛 哎，您不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人是什么都有了单单没 有运气吗?运气都让你们抢走了，当然就没我的了。

我年轻时候也演过李玉……铁梅啊! **谢丽波** 铁梅?

袁雨涛 是啊。(作状)“奶奶，您听我说!”(恢复常态)呦，都 十点了，小光还没回来呢!得得，您赶快去睡吧。 (等谢丽波转身下，便收拾屋子，自言自语)谢丽波啊 谢丽波，成功的人有成功的人的烦恼，那不成功的人 呢?像我这样的? … … (被电话铃声打断，接)喂? 你找谁?美国打来的?哦，你是谢小姐的爱人吧? 我?对的。我是……保姆。你等等啊 …… (放下电 话，欲喊谢丽波，想想，转身又接电话，恢复男声)喂， 你是秦先生吗?你好，我正要找你呢。什么?我是 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不过这么晚还能在你家里呆 着的男人，至少对你是有点儿威胁的……当然，这得 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谢丽波……当然在乎?当然在 乎你那么大老远跑美国干什么去?别跟我说这些， 这些对我不重要，你给我一句话吧，你还要不要谢丽 波了?……她要不要你了?咳，她要是不要你，我早 就要了她了。我追她这么久，可她今天还在对我说， 跟我逢场作戏可以，但她爱的是她丈夫。好小子，她 丈夫不就是你吗?哼，你有什么好?不就是个磨磨 叽叽坐在那儿打电脑三天不出屋多少天不洗衣裳浑 身臭了吧唧一个四眼儿吗?……你嚷嚷什么!我都 认识谢丽波二十多年了 ……你没听说过我?那说明 小谢她仍然很重视我，她把我深藏心底一直没露哇! 谢谢你，老秦，你这句话增强了我的信心，我是会继

续努力的……什么?不行?告诉你，不行你就回来， 否则谢丽波就是我的!

〔陈明星上，在窗外听到最后两句，觉得奇怪，向里探 望。正值袁雨涛转身放电话机，看到陈明星。

**袁雨涛** 啊--— **陈明星** 啊 !

**袁雨涛** 是星星?这么晚啦，你干什么来了? 〔陈明星进屋。

**陈明星** 王姨，(向屋里看)这屋里有人吗? **袁雨涛** 没人啊?你找什么人呢?

**陈明星** 我怎么听见……像有人似的?(仍四处看) **袁雨涛** 找什么哪?别神神叨叨的。

**陈明星** 我听见有个男人的声音。是小光吗?不像啊 …… **袁雨涛** 别说废话啦。我说你这么晚到这儿干什么来啦?

**陈明星** 我……我想约小光去看通宵电影，今天有《真实的谎 言》,好不容易有票。

**袁雨涛** 小光打保龄球去了。我说，你把钱还给小光了没有? **陈明星** 还了，早还了!

**袁雨涛** 哼，我还没见过你这样二百五的姑娘呢，不尊重自己 还自己吓唬自己。

**陈明星** 王姨，小光他老是不理我。

**袁雨涛** 哦?别说他了，连我都不想理你。你知道那天从医 院回来我嘴里起了多少泡吗?你倒好， 一惊一乍!

**陈明星** 您得帮我。我和小光一直是好朋友，他在关键时候 肯帮我，可我真是没出息!

**袁雨涛** 真是，学什么不好，;就算想当明星也不能先学这个 呀!

陈明星 我认错了，我重新做人还不行吗?

〔秦小光背着包兴致勃勃地上，进门。

秦小光 咦?你怎么又 …… (没说下去) 袁雨涛 小光，回来啦?累吗?

秦小光 不累，我现在精神大着呢。

陈明星 (怯怯地)小光，对不起我又来了。

秦小光 来就来呗，你干吗那么怕我的样儿?我又不是狼。 袁雨涛 小光，星星是来找你看通宵电影的。

秦小光 嗬，现在真是什么花样都有， 一晚上放四五部电影， 真够能赚的。

袁雨涛 小光，你别老这么阴阳怪气的，星星她是很在乎你的 友谊的。

秦小光 在乎我的友谊还跟别人……算了吧，现在都快二十 一世纪了，也许下个世纪就是女人的世界了，男人该 做牛做马了。我还赶得上那日子，我得给自己留点 儿后路，别太不给人留面子。

陈明星 小光，谢谢你没把我丢人的事儿往外说。

秦小光 喊，我对你的事没那么大兴趣，别把我当成个快嘴 驴，我最腻味嘀嘀咕咕了。

陈明星 我知道你这人好心眼儿。虽然有时候考试分数低点 儿，可我一直认定你将来准会有出息。

秦小光 咳!我分数怎么低啦?下个学期你看看我分数还低 不低!比别人不行，肯定比你高。

袁雨涛 呦!都几点啦，你们还去不去看《真实的谎言》啦? 秦小光 什么?《真实的谎言》?什么时候的?

陈明星 一会儿就开演了，你倒是去不去呢?

秦小光 你怎么不早说啊你?王姨，这包儿给你，我走啦!

(扔下包)

**袁雨涛** 小光，把外衣带上一件，晚上冷!

**秦小光** 不带了!星星，我们快走!(与陈明星同下)

**第** **四** **场**

〔 原 景 。

〔陈明星、秦小光在互相背英文，他们发音很差。

**陈明星** 我觉得你念得挺难听的，小光。

**秦小光** 去去，你念得好听，听起来整个儿一个山东英文。 **陈明星** (笑)那你的就是东北大糙子英文。

**秦小光** 别闹了，王姨出去了，她发音是比咱俩强多了。你别 说，王姨她真是不像农村县城里来的人。我告诉你， 我发现一个事儿，王姨她会演戏!没事儿时候我让 她给我表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最绝的是她演我 妈，整个儿一个活托儿，逗死我了。说实在的，我觉 得她比我妈会演戏。

**陈明星** 小光，我……我跟你说一件事，不过，你可别骂我。

**秦小光** 什么事儿? **陈明星** 你可别骂我。

**秦小光** 怎么这么啰嗦，说吧你!

**陈明星** 我觉得王姨她……有点儿怪。

**秦小光** 王姨有什么怪的，她有时候有点儿土就是了。 **陈明星** 不对，我的意思是……我怀疑她 ……

**秦小光** 怎么,你怀疑她什么?

**陈明星** 我怀疑她是不是……双性人啊? **秦小光** 双性人?你是说二尾(YY)子?

**陈明星** 唔 。

**秦小光** (笑)哈哈哈……要说王姨有时是显着力大无穷了点

儿，不过她总不会是二尾子吧? **陈明星** 小光，你别傻笑，你听我说呀。 **秦小光** 有话快说，有屁就放。

**陈明星** 你别闹。我跟你说件事，你也会同意我的。 〔秦小光开始听。

**陈明星** 你还记得那天咱们看通宵电影吗?

**秦小光** 当然记得，弄得我连着困了好几天——这人不能一 夜不睡觉，不然怎么也缓不过来。

**陈明星** 那天我来找你，正听见王姨在打电话，她的声音突然 变得特别粗，就……像个男人。

**秦小光** 你肯定那天是她在说话吗?

**陈明星** 没错儿，就是她在说话。我开始以为屋里有人呢，但 是没别人。

**秦小光** 那你没问她?

**陈明星** 我问了，可她又给我岔开了。反正我觉得她有点儿 不对。

秦小光 唔，要真那样也是人家的隐私，咱也管不着。这双性 人我们只是听人说过，谁也没见着过，要是这回让咱 们碰着一个，也算咱见识一回。

**陈明星** 那也不对，她还有个儿子呢!双性人能生孩子吗? **秦小光**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问问她去。

**陈明星** 去你的，这不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吗?要是人家 领养的呢?

〔袁雨涛上。陈明星、秦小光立即住嘴。 **秦小光** 王姨，你干吗去了?

**袁雨涛** 这小子，你不是要显影液吗?我给你买来了。

**秦小光** 哇!你太棒了!星星，这下咱们可以去放照片了。

**袁雨涛** 看看，还说你妈不关心你，刚照完那么几张破照片， 说想要个放大机，就赶快买来一台给你。你得孝顺 了，小光!

**秦小光** 我不是好多了吗?连我妈都对我挺满意了，就你王 姨还老是唠唠叨叨的。

**陈明星** 小光，机器早就装好了，咱们现在就去呀!

**秦小光** 好。王姨，我们去了，你可别随便开我的门，漏一点 儿光就全完了。

**袁雨涛** 我知道啊，你记住把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得，我帮你

们一下儿吧。(与秦小光、陈明星一起下) 〔郁澎上，按门铃。袁雨涛复上。

**袁雨涛** 来啦。(开门，见是郁澎，一惊，把门又关上，想想，再

开)你怎么来了? 郁 澎 你是 ……

袁雨涛 你不是找我的吗?(拉郁澎手) 郁 澎 ( 躲闪)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儿?

袁雨涛 你真认不出我来了?(改成男声)你干吗来啦? 郁 澎 咦!老袁?真是你呀?我还真没认出来呢! 袁雨涛 我不是告诉你没事儿别来吗?

郁 澎 谢丽波不是不在家吗?

**袁雨涛** 谢丽波不在家她儿子在家。

郁 澎 我没事儿不来找你，有好消息啦! **袁雨涛** 什么好消息?

**郁** **澎** 机会来啦，有角色啦! **袁雨涛** 啊?真的?

**郁** **澎** 能有假吗?还是真合适。 **袁雨涛** 哦?那太好啦!

**郁** **澎** 我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

**袁雨涛** 当然当然，这情有可原。你等着，我给你倒杯水来 喝了再仔细说。(倒来一杯茶)

郁 澎 嘿，这茶是好啊!哎，这个角色是一个农村书记，在 新时期的变革当中矛盾百出，再加上他的家庭矛盾 ——咳，是个带劲的角色!

**袁雨涛** 太好了!太好了!肯定行。老郁，谢谢你了。

郁 澎 谢我什么?我先谢谢你。我就是来找你给我说说戏 的，后天就得试镜头去了。

**袁雨涛** 给你说戏?你不是给我找的戏吗?

**郁** **澎** 嘿哟!哥儿们，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旷在外边儿哪? 我比你还大三岁呢，再说你现在在这儿干得挺好的， 钱挣得比谁都多!

**袁雨涛** 嗬，我还花钱呢!我现在才知道当个女人真够费劲 的，什么清洁霜、早霜、晚霜、按摩霜、去皱油的，还老

得剃腿毛儿胳膊毛儿的，受罪受大了! 〔秦小光内喊：“王姨，帮我倒盆水来!”

**袁雨涛** 你看你这孩子，我说让你把东西备齐了!(急跑下， 又跑上)

郁 澎 他干什么呢?

**袁雨涛** 和同学在里头放照片呢。(平静下来)你说吧，让我 帮你什么?

郁 澎 这中年的有点儿文化的农民，形态上得注意点儿什

么呢?

**袁雨涛** (想)沧桑感，固执己见的沧桑感。你站起来。

〔郁澎起身。

**袁雨涛** 这样，背别太驼，(指导)他不应该是真正老农民的样

子，他是个书记，手别老是背在后边儿。穿什么衣 服?中山装?

〔秦小光又喊：“王姨，快!拖把，水洒了!”

**袁雨涛** 先挡严啦!来啦!(对郁澎)你再等会儿。(跑下，又 跑上)

郁 澎 我看我还是先走吧?

袁雨涛 没事儿，别走，说完了再走。那服装你得弄好了，颜 色得土不啦叽的；他不抽烟袋，得抽烟卷。你来来 看。

〔郁澎试练，袁雨涛指点着。秦小光和陈明星上。

秦小光 (端着脸盆)王姨，你看我这些冲得怎么样?(见郁

澎，停住)

袁雨涛 啊，小光?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哦，这位 ……

你没见过吧? 秦小光 没有，没见过。 郁 澎 我是……

袁雨涛 他是……我丈夫。

郁 澎 啊对，她是我老婆。你是小光吧?你好啊，我早听我 老婆说过你，说你啊挺淘气……

袁雨涛 (挡住郁澎)哎，你来拿钱，已经给你了，该回去了吧?

(亲昵地)赶快回去休息吧。

郁 澎 对对，我是该走了。我走啦……

袁雨涛 小光，我先去送送他。(与郁澎同下)

**陈明星** 小光，你看，王姨的样子不太对。

**秦小光** 那男的是她丈夫，人家有丈夫啊。

**陈明星** 还是不太对，咱们要不要侦察侦察?

**秦小光** 侦察什么?我烦了，你老纠缠这事儿干吗?

**陈明星** 你不信我嘛，我要让你看看。这样 …… (与秦小光私 语)行吗?

**秦小光** 行行行，我看你也是瞎操心。 **陈明星** 你别破坏了我就行。

〔袁雨涛上。

秦小光 王姨，我和星星上同学家去一趟，也许时间长点儿，

你别等我吃饭了。

**袁雨涛** 怎么,不去图书馆了?

秦小光 我今天的指标昨天就完成了，英文今天也看完了，要 不要给你背一遍?

**袁雨涛** 得了吧，你那大京片子英文，不背也罢。

〔陈明星、秦小光笑着下。袁雨涛一人放松下来，感 到闷热，动动头套，哼起歌儿，收盆下。

〔陈明星、秦小光复上，蹲窗外偷看，后悄悄进屋跟

入。一会儿，陈明星惊叫着跑上，秦小光紧随其后。 秦小光 哎，别喊呀!星星你看见什么啦?

陈明星 他 …… (喘气)他是……他是男的!我看见他……他

……站着……撒尿! 〔袁雨涛也赶出。

**袁雨涛** (气急败坏)小光!星星!别，别嚷嚷啊你们，听我说 啊 ! 咳 !

**陈明星** 你，你你你……

**秦小光** 王姨!王 … … 王……她看见你……(对陈明星)你看

见他 ……

**陈明星** (对袁雨涛)不不不!我不是成心要看的，我是 … … 我是要 …… (乱成一团)

**袁雨涛** 行了行了!别说了 ……别说啦! 〔陈明星、秦小光住嘴。

**袁雨涛** 你们两个给我坐下!你坐这儿!你，坐在这儿! 〔陈明星、秦小光坐下。

**袁雨涛** 你们两个小鬼头子，真有你们的呀!(喷笑出来) **陈明星**

你笑什么呀?(互相看看)他、他还笑呢?

**秦小光**

**袁雨涛** (正色)好好，不笑了。你们俩不就是想知道我到底 是谁吗?你们也别胡思乱想地折腾自个儿了。我先 问你们，还记得我早说过的我有个儿子的事儿吗?

〔陈明星、秦小光点头。

**袁雨涛** 那确实是我的儿子。 **秦小光** 看，人家有儿子。

**陈明星** 那儿子是你生的吗?

**袁雨涛** 当然是我生的——哦，不是我生的……是我儿子他

妈生的。

**陈明星**

那你是……

**秦小光**

**袁雨涛** 我是我儿子的爸爸。 **陈明星**

哦——嗯?(争着问)你是男的干吗装女的到这儿来

**秦小光**

呢?

**袁雨涛** 这里面自然有缘故，缘故就在于我儿子上学需要一

笔钱，而在你母亲这里我可以挣到这笔钱。

**秦小光** 你来当家教并不非要隐瞒你的性别啊!

**袁雨涛** 小光，这你可就不明白了，说来你还是对你母亲不了

解。我问你，你原来的家庭教师里面有和你母亲年 龄相仿的男人吗?

**秦小光** 唔……没有。只有一次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

**袁雨涛** 你妈妈招聘家教的条件之一是要女老师，因为她不

愿意让一个容易使人产生想法的男人住在家里，尤 其不愿意使你爸爸产生想法，哪怕是你爸爸已经在

国 外 。 **秦小光** 哦 … …

**袁雨涛** 然而对于我来说，你妈妈所付的薪水之高完全可以 解决我的燃眉之急。我抖着胆子来应聘，甚至也没 有对我家里人说实话，我骗了所有的人，除了今天来 看我的那位男士。

**陈明星** 那个人，你说他是你丈夫的?

**袁雨涛** 对。他是介绍我到这儿来工作的人，只有他知道我

的真实身份。

**秦小光** 那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袁雨涛 (沉吟)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并不那么重要，我也可以 告诉你们，但像我这样如此平凡的一个人，告诉你们 不久也会忘掉的。我只想跟你们说的是，我的儿子 他也和你们差不多大，他令我喜出望外地考取了大 学，可我这个当爸爸的却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让他轻 装上阵……我所作的这一切，隐姓埋名，男扮女装，

装神弄鬼儿，全都是为了我的儿子。 〔陈明星、秦小光深受感动。

袁雨涛 小光，星星，再有两个星期左右你们也要开学，而我

也就功德圆满了。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几个月的 相处，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是不是这样?怎么样， 愿意为我保密到底吗?

〔 沉 默 。

秦小光 王……王叔，你放心，我一定为你保密。星星，你也 得保密，你那张嘴一向不够紧，如果你把这件事给捅 出去，那我可就真的永远不会搭理你了!

**陈明星** 我什么时候嘴不紧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袁雨涛** 既然是这样，好，那咱们三个人就算说定了，要不要 击掌发誓啊?

**陈明星**

要，要!

**秦小光**

〔三人击掌。

**袁雨涛** 我代表我的儿子向二位表示感谢了。

**秦小光** 王叔，你真是一个好爸爸。如果换了我爸爸，我想他 也会为了我这样做的。不过，不行，他没有你这么会 演戏。你看起来虽然有点儿块头儿大还带点儿粗 鲁，但是真像个女的。

**袁雨涛** 这小子，怎么我块头儿大?是不是腰粗了点儿?(认 真看看自己)

〔门外有人敲门。秦小光去开门。

**秦小光** 是传真，美国发来的，(打开看)我爸爸发来的。 **袁雨涛** 快，念念。

〔三人同看。

秦小光 (念)“亲爱的丽波、小光：非常非常地想念你们，你们 都好吗?美国生活紧张忙碌，连吃饭都在赶时间。 原想在忙碌中把许多事情忘掉，却发现这一切只能

加剧我思念你们、留恋家乡之情。我常在梦中回到 我们家的楼下，站在石子甬道上张望，总看见灯光亮 着，但是孤独静谧，似在召唤我回去。丽波，我想告 诉你，我想念你，尽管我们时常吵嘴，但许多时候是 由于我的狭隘粗心造成的 … … 原谅我好吗?下个 月，我会回来探望你们，如果你说不希望我再走，我 就不走了。”啊，爸爸要回来了!

**陈明星** 下边还有呢。

秦小光 (念)“感谢你那位二十几年的老情人，他透露了你真 实的心态。过去都是我的错，等着我吧，一切都会好 起来，"……咦?我妈还有个二十多年的老情人呢，

怎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看着袁雨涛和陈明星) **袁雨涛** 唔 …… (严肃地点头)

〔 灯 暗 。

**第** **五** **场**

〔原景。屋子里装饰很亮丽，摆了许多鲜花。秦小 光、袁雨涛在布置房间。

**袁雨涛** 小光，这瓶花需要摆一摆，你把剪子递过来。(接过

秦小光递过来的剪子，开始修花) 〔陈明星上。

**陈明星** 哟!你们在干吗呀?

秦小光 我妈妈他们的电影终于停机了，今天妈妈就回来，可 以休息一段时间。我们把房间收拾一下，迎接她回 家 。

**陈明星** 我早知道他们停机了，还知道大导演朱文意在筹划 拍下一部片子了，女主角还是丽波阿姨。

**袁雨涛** 小光，我看你没戏了，看星星这架势，她还是来找你 妈而不是来找你的。

秦小光 这您不用提醒我，她那想当明星的心算是永远也死 不了了，就是不想想自己够不够条件。还有，(对陈 明星)就算你永远粘在我妈妈身上，你也还是当不上 明星。

**陈明星** 哎，你凭什么给我判“死刑”啊?你怎么见得我就不 是当明星的命?

秦小光 我告诉你，真正会演戏的都没当上明星呢，就你那念 段书都酸得别人满嘴冒酸水儿的劲儿，别上这儿气 我来了。

**陈明星** 净打击我。唉!我要能有丽波阿姨那条件的十分之 一也就满足了。

**秦小光** 要说演戏，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佩服我妈，我佩服王 姨!

**袁雨涛** 行，小光，就冲你这一句话，就冲你还叫我王姨，我这 心态也就平衡了。

秦小光 王姨，其实我觉得您在我和星星面前不用再男扮女 装。您就恢复原状，不轻松点儿吗?

**陈明星** 是啊，我也同意。

**袁雨涛** 别价，你们就成全我让我做女人做到底吧。要不然 一会儿在你们面前是男的， 一会儿在你妈面前是女 的，换来换去，弄假成真，真假难辨，那时候别说你们 糊涂了，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了!

**陈明星** 这倒也是，老是随时随地变换角色很容易疲倦呢! **袁雨涛** 瞧，星星是很理解我的。(与陈明星握握手)

〔谢丽波、朱文意上，提着一只皮箱，边谈边进门。

**秦小光** 妈 妈 ，

欢迎你回家来!

陈 明 星 阿 姨 ，

谢丽波 嗬!弄得这么漂亮!

袁雨涛 谢小姐，小光念叨您一早上了。

谢丽波 王老师，谢谢你!给你们介绍一下，朱导演。 秦小光 早认识了。

陈明星 哇!朱叔叔您好!凡是您拍的电影，我都看过不止

一次。

**朱文意** 哟，这可是我的基本观众啊!(对袁雨涛)你好!(多 注意了几眼)

**袁雨涛** (躲避地)您好!(去提皮箱，下) **朱文意** 这是你们家的 ……

**秦小光** 我的家庭教师。

**朱文意** 哦……不知什么地方看着……别扭。

**秦小光** 别扭什么?她就是这样儿的 …… (被陈明星拦住)

**陈明星** (抢着说)朱叔叔、丽波姨，你们又要拍 一个新戏了 吧?

谢丽波 哦，对了，小光，你们先进去，别打扰我们了。我们就 是要谈谈那个新片子的事儿，让我们在这儿坐会儿 好吗?

〔秦小光、陈明星下。谢丽波、朱文意一个坐下，一个 站着。

**谢丽波** 拍新片子的事，都让记者捅出去啦，否则星星怎么都 知道了?

**朱文意** 我真不知道，又是他们搞的吧。准是!

**谢丽波** 什么都还没有定下来呢，演员也都还没到位呢 …… 要说咱们有些人的办事方法，还有新闻界这种水银 泄地无孔不入的作风，说实在的我真是怕了。

**朱文意** 演员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不能有隐私的，这一点 上我们的心态有些过于苛求。你想出名，让新闻界 报导你，让公众注意你，可又想让人家只报导对你有 利的内容，人家不听招呼，你就又生气又跺脚地喊不 公平，其实是咱们的功利主义心态作怪。你记住，想 出名，那就是好名坏名一块儿出。老天爷呀，还是很

公平的!

**谢丽波** (笑)听你这话像是圈外人的口气了。 **朱文意** 女主角想来想去还得你上了。

**谢丽波** 我上?你甘心吗?

**朱文意** 你有票房啊，人家制片商也这么要求的，我就是想用 别人也不行啊!

**谢丽波** 哗!你可以用邢小芬嘛，你不是挺栽培她的吗? **朱文意** 你这是吃醋呢还是在向我挑战呢?

**谢丽波** 我不会吃她的醋，只要是我还能上戏的时候她就压 不过我的头，这个自信我是有的。喂，男主角定了没 有?谁和我打对手戏啊?

**朱文意** 唉，就这个是难题呀。那些高大威猛的、秀气潇洒

的、结实健美的、白净文弱的我这次都不想用，我就 想找一个外表矮小黑瘦的丑男人，还得具备高超的 演技，可是……上哪儿找去?

〔袁雨涛端茶水上。

谢丽波 王老师，我真得感谢你。朱导，这次戏里几段重头， 你不总是不满意我，后来突破下来你还表扬了我? 告诉你，要不是我家里这位业余教授一语点破真谛， 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感觉。

**袁雨涛** 别别!我是胡扯八道的，那可不能叫帮助。(欲下)

**谢丽波** 你别走，和我们一块儿聊会儿嘛。朱导，你知道王老 师是个学识很丰富的人。

**朱文意** 哦，丽波夸奖一个人不容易，尤其是另外一个女人。

**袁雨涛** 咳，我算什么女人……我的意思是说，我这种女人是 不能和谢小姐比的。

〔秦小光、陈明星上，听到说话。

**秦小光** 怎么不能比?朱导，你不知道，我王姨也会演戏，演 什么都活灵活现，你拍电影应该找她。

**袁雨涛** 小光，别在这儿瞎扯了，你什么时候又跑过来了? 〔郁澎急匆匆上，敲门。秦小光开门。

**秦小光** 呦，是你?(转身喊)王姨!

**袁雨涛** 谁?啊?你……你怎么来了? 郁 澎 我……我找你有点儿急事。

谢丽波 王老师，这位是……怎么有点儿眼熟啊? 秦小光 妈妈，他是王姨的丈夫。

谢丽波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介绍王老师到这儿来的人嘛， 可你没说过她是你太太。

郁 澎 是……就是，对不起我没说清楚。

谢丽波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是说有急事吗?有什么急 事?

郁 澎 啊……对。(见一屋子人，不得已，冲着袁雨涛)我说 ……我说，你妈她过世啦!

**袁雨涛** 我妈?我妈她三年前就过世啦!

**郁** **澎** 不是。我是说，是……是我妈过世啦!

**袁雨涛** 你妈?你妈比我妈死得还早哇!到底怎么回事儿? 〔袁雨涛妻子王燕宁上，臂缠黑纱，急敲门。

**陈明星** 又是谁?(开门)您、您找谁?

**王燕宁** 这儿是谢丽波家吗?我……我找袁雨涛。

**陈明星** 这儿没有叫袁雨涛的呀!

**王燕宁** 怎么没有?郁澎告诉我他就在这儿的呀!(进屋，寻 视)

**袁雨涛** 燕宁!你……(看到黑纱，明白了)

**郁** **澎** 老袁，对不起，我不能不告诉她了。(低头)

**王燕宁** (看袁雨涛)你……你是雨涛?你……你怎么这么个 打扮?

**郁** **澎** (悄声怯怯地)是她妈过世了。

**谢丽波** 怎么回事儿?(看看袁雨涛)你 …… (又看看王燕宁) 你是哪位?

**王燕宁** (带哭音儿)我?我叫王燕宁，他……他是我的 …… 丈夫。

**谢丽波** 什么?丈夫?(问袁雨涛)你、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王燕宁** (上前抓住袁雨涛)袁雨涛!你 … … 你这没心没肺

的!我现在才知道你这么自私，没人味儿!(哭) **袁雨涛** 燕宁，妈……妈怎么这么快就 ……

王燕宁 今天早上五点钟过去的，死前还清醒地问：“雨涛到 哪儿去了?怎么很久没见他来?”我跟她说：“雨涛去 外景地了，回不来。”她还说：“让他去让他去，别耽误 他排戏。”妈死的时候，眼睛都是睁着的，她就你这么 一个女婿，可你……你一直在城里，根本哪儿也没去 ……你一直在骗我!

**袁雨涛** 燕宁，我 …… (说不下去)

王燕宁 你打扮成这样，你演戏给谁看?我跟你结婚二十年， 跟着你做了二十年的成名梦。我对你说过多少遍， 我不在乎你出不出名，我不在乎你演上演不上主角， 只要你不挑三拣四，只要你对得起自己的本事，心里 有我，有这个家，那就足够了。可你呢?我怎么就是 说不通你呢?这些日子，我妈病在医院的床上，儿子 的学费没有着落，我还有学生要教，那是一群十一二 岁的孩子，我不能不管他们。我天天家里医院学校 几头跑……可你、你却跑到这儿来了，帮着别人管

家，帮着别人带孩子!你……你怎么能这样没心肝、 这样不负责任哪!(哭)

〔袁雨涛忍着眼泪摘下头套。谢丽波、朱文意愣住 了 。

**袁雨涛** (面对观众)燕宁，你骂吧!……我没想要骗你，更不 想伤害你，可我……你们说得对，我应该认了，我注 定了是个失败的演员。我四十三了，我出不来了! 可当年我读戏剧学院的时候，我的教授夸奖我是他 的学生里最有才华的一个，是不是就是这句把我给 毁了?我以为自己真的那么优秀、那么不平凡。我 总跟自己说：我是演技派，我是个挑大梁的材料!我 这种演员是不靠年龄和形象做本钱的!我能演，我 什么都能演!人们不认识我，不要紧，我会让人们认 识我的……我知道，我在自欺欺人。我是个失败者。 “失败”和“痛苦”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痛苦的意义在 于希望，你还有希望，你还有下一次；可失败，就是最 后，就是结束，就是没有了。没有了你们明白吗?在 我最失望的时候，有一次我岳母跟我说：“雨涛，干吗 这么垂头丧气的?在我眼里你是个最好的演员!”就 是这句话让我又打起精神来了。就是那年，我岳母 把她的积蓄拿出来，我用那钱搞出一个小品，可是 ……还是让人家给刷下来了……现在，我的岳母，她 不在了。她爱我，她理解我，支持我……在她老人家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这个女婿连去送送她都没 有做到!谢小姐，工资我不要了，我骗了你，我骗了 你们每个人，我不想再骗下去了……燕宁，咱们走 吧。(偕王燕宁向门外走去)

朱文意 等等!袁 — — 雨 — — 涛!你是袁雨涛!怪不得我一 直看着你眼熟!(对众人)我曾经在戏剧学院看过他 的表演。(对袁雨涛)你扮成女人，把我也给糊弄了。

**袁雨涛** 您看过我的表演?

**朱文意** 你的教授没说错，你的表演十分有才华，有深度。丽

波，我问你，他假扮家教在你家有多久了? **谢丽波** 哼，快三个月了。

朱文意 快三个月了，你竟然不知道他是男人?哈哈哈 …… 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不满意你的表演吗?你就只欠那 么一点点感觉上的敏锐。

**谢丽波** 你 … …

**朱文意** 唉，别!我可不想现在和你争，今天不是吵架的日 子。袁先生，我对你岳母的去世表示深深的遗憾和 哀悼，照基督教的说法，善良的人是会进天堂的。我 希望你尽快地从伤感当中摆脱出来，打起精神去迎 接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工作。

**袁雨涛** 您是说 ……

**秦小光** 朱叔叔，您是不是要用我王姨演戏啦?

**朱文意** 小光，你说得非常对。丽波!男主角，男主角找到 了!袁雨涛，如果你不反对，我邀请你出任我的下一 个新片《龙在何处》的男主角，我保证那是一个非常 适合你的角色。

**袁雨涛** 朱导演，我……让我说什么好呢?您看我能行吗?

**朱文意** 这么长时间你在哪儿藏着呢?像你这样的演员，我

已经苦苦寻找了多少年啦! 〔袁雨涛感动。大家兴奋。

**朱文意** 丽波，有他跟你打对手，你的戏我都不担心了。

**袁雨涛** (突然想起，拉过郁澎)朱导演，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是个好演员，能不能给他也来个活儿?

**朱文意** (打量郁澎) ……行!你们两个下礼拜一起到剧组报 到。

**秦小光** 嘿哟!王姨，这回你们公母俩全都给派上差了。

**谢丽波** 哇!今天真是好日子。小光，星星，把你们准备好的 酒拿出来!

〔秦小光、陈明星拿着酒瓶、酒杯为大家斟酒。 **朱文意** 来!为了真正的人才不被埋没!

**谢丽波** 为了我们大家的合作!

**秦小光** 为了我王姨终于出山! **袁雨涛** 为了死去的人平安宁静。 **陈明星** 为了艺术!

**大** **家** 对!为了艺术，干杯!

**——剧** **终**

**大** **青** **山**

杨宝琛

人 物

吴场长——男，56岁，跃进林场场长，其貌不扬，个子 不高，属于“蔫人出豹子”,又有几分幽 默 。

陈 巍——女，留在东北的老三届北京知青。后来 上了林学院，经商三年后又返回林区。

王瘸子——男，大号王耀祖，58岁，当年是山东盲流， 改革开放后回家乡办酒厂发迹。

于曼——女，也属于老三届那茬人。“文革”时山 东老家闹灾，为活命领着老爹逃荒到林 场，嫁给了比她大16岁的吴场长，后跟 王瘸子回了山东，也算农村中百里挑一 的美人。

张海林-—男，40来岁，林业局副局长。从小在林区长 大，父亲曾是林业局局长。是群众经常议 论的那种靠权势爬上领导岗位的干部，陈 巍的前夫。

何副场长——跃进林场副场长，男，近60岁。

王调度——跃进林场调度，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老高太太——中俄混血儿，曾和丈夫谢尔盖在跃进 林场创建白熊牌啤酒厂，产品畅销远 东。在谢尔盖回国后与贾罗锅子拼 居。

贾罗锅子——老林业工人，老跑腿，抬了一辈子木 头，积劳成疾。

老穆头儿——老林业工人，善良憨厚。 根儿——老穆头儿的孙子。13岁。

小丛—-女，23岁，林场招待所所长。

林场工人小林子、小山子、小莲、二愣子等，俄罗斯 男、女客商，马医生、胖嫂、群众若干。

**时** **间：**198 9年夏天。

**地** **点：**靠近中俄边境的一个林场，离江上码头很近。

〔舞台分前台后台两部分。前台是林场大街十 字路口，有理发、裁剪、照相、饭店以及各种摊床。路 旁立着公共汽车站站牌、广播喇叭、告示牌，当然更 少不了绿化树。远处是江天一色的码头。这里是黑 龙江林区常见的沟里小镇子，既是商业文化中心，又 是林场和镇子里人买东西聊天的好地方。由于有了 中俄民间边贸市场，常有苏联人在此换东西或做生 意，因而显得很拥挤。舞台的后半部分像山坡一样 渐渐升高，那是林场的招待所。 一栋红砖房似用刀 切出几间房：中间是餐厅，两旁是客房，其中一间是

吴场长的办公室兼卧室。跃进林场多种经营公司及 林场招待所的牌子挂在门口。远处是中俄界河的码 头，通过青松林可见船只不时驶过。从戏一开始，餐 厅里就总有人因公、因私在设宴喝酒。全场只此一 景，可根据剧情发展有所增减。

**第** **一** **场**

〔开幕铃声响后，从舞台传出林区号子声，由远及近。 喊声在千山万岭中回荡，粗犷质朴，似历史的回声， 深沉致远……大幕徐徐升起。 一束灯光照亮了正在 讲话的吴场长。

吴场长 今儿个庆祝我们跃进林场多种经营公司成立。为了 感谢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支持，按照我们林场的 老传统，还在这疙瘩热闹一把。公司刚成立也没啥 预备的，大伙都不是外人，就实实惠惠的，大碗酒猛 劲儿喝、大块肉可劲儿造、林区大秧歌猛劲儿跳! 来，第一碗喝白的，都满上。感情深一 口闷，干剩一 滴罚三碗!(干杯)来，咱们再换换色儿喝啤酒，上啤 酒 !

〔灯亮。众人在吃着、喝着，工人扛啤酒箱上。

吴场长 (继续讲)我算不上新任命了。“文化大革命”那咱就 是场长，后来叫局里那个老灯给撸了。在座的都是 老人也不见外，再尝尝我们刚刚试制成功的啤酒，味 道好极了 ……我从出生到今天，五十多年没离开过 这个山沟。在早，伐木用二人抬大肚子锯，装车用人 抬木头，那叫“磨骨头”。我和老穆，抬木头从来是头

杠。那时年轻，嗓子也脆，号子喊得来劲儿，上火车 跳板的节骨眼儿，那号子喊得疹人!(情不自禁地喊 起了当年的号子)哈腰挂 — — 嘿!挺腰起— — 嘿! 朝前走——嘿 ……

〔舞台灯光骤亮。就餐的人跟着喊起号子，号子越喊 越来劲儿。全场人站起来呼应配合，并模仿抬木头 的动作跳了起来，像是在跳迪斯科。餐厅里像是被 喊得冒了烟儿、开了锅。

〔号子越喊越邪乎，气氛有些紧张，似一种不满的宣 泄。终于有人抑制不住了，借酒浇愁呼喊着：“别喊 了!半年没开支了，还穷喊个屁!你看看这片山，看 看这片林子，过去咱林场啥样，那满山的树哇，可现 在呢 …… "

〔吴场长给了发牢骚人一耳光。全场情绪冷了下来。 **吴场长** (像个家长在训斥发牢骚的工人)那酒喝人肚里了又

没喝狗肚里，你胡咧咧啥?

**林场工人** 咋的，发不下工资还不兴群众说说呀!

〔场内有人响应：“就是嘛!树伐光了，拿啥发工资!” 吴场长 正因为森林资源枯竭，才搞多种经营嘛!正因为林

场开不出支才办啤酒厂嘛!小孩子懂个啥，老实听 着!

**王调度** 大伙喝点啤酒润润嗓儿，一会儿接着喊，林区号子比

那歌星唱歌来劲儿!(小声对吴场长)照稿念!

吴场长 (掏出稿子)老王调度怕我胡咧咧，给我写了份讲话 稿，我照稿念吧!(干咳几声，拿腔拿调)“各位首长、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听见有人在笑，自 己也觉不对味)“一轮红日普天照，北国边疆红旗飘。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跃进林场多种经营公司 成立了!"

〔笑声、掌声。

**吴场长** 我说老王，你这词儿咋跟革委会成立时候的词儿一 个味儿呢?

**王调度** 往下念，前几句是抄《人民日报》社论。 **吴场长** 啥社论?

**王调度** 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 〔 众 人 大 笑 。

吴场长 你可真能整!大伙别笑，我们老王调度只在光复前 念过几天国高，如今写文章跟不上趟了。在早咱林 场有北京知青，像总支书陈巍，那是好笔杆子，报纸 上常见她的文章。可人家考进林学院调走了。好 了，我随便说几句儿吧!(随便惯了，正经不起来)我 站着说不出话来，还是坐下跟大伙唠吧。六二年，林 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机械化好是好，可林业 资源也完蛋得快了。原始林子不到三十年全都伐光 了，就剩下我们林场那片原始林了。就为了保住这 点原始林子，我丢了场长这小乌纱帽。

**王调度** 为了活命，全场工人到职代会上请愿。请吴常福同 志承包林场!局党委当即拍板决定了。

吴场长 我和局里签定了十年承包合同。全林场封山育林十 年，这十年一棵树也不伐，只许造林，要建立全国最 大的苗圃基地!成立多种经营公司广开财路，除了 不卖军火大烟，只要合法有利的我们全干!十年二 十年之后把这座大青山变成一所绿色银行，传给子 孙后代。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这疙瘩

方圆几十里，不光有原始森林，岭东还有几万亩荒 地。那黑土地儿可肥啊，旧社会闯关东的，解放后山 东盲流子，都抢着到咱这疙瘩落脚，连从俄国逃出来 的白俄也到咱这开比瓦斯庄——就是啤酒馆。当年 咱们林场的老高太太和她的丈夫谢尔盖就经营这个 啤酒厂。那咱，这的白熊牌啤酒远销到海参崴，后来 小日本一来就全完犊子了。

〔何副场长走到吴场长跟前示意。 **吴场长** 这位是我们啤酒厂的何厂长!

**何副场长**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林场白熊牌啤酒!这还是老谢 尔盖1917年打的那眼老井，那是矿泉水，金贵!我 们的啤酒是得天独厚、得水独厚。吴场长已经跟省 林业总公司谈了啤酒出口的问题!这可是我们多种 经营公司打响的第一炮哇，请大家吃好、喝好，替我

们宣传好，干!干! 〔众人一齐举杯。

〔陈巍骑摩托急上。她动作利索，扔下车，头盔也没

来得及摘就像阵风刮进了餐厅。 **陈** **巍** 同志们好!

〔在场人怔住了，议论着。

陈 巍 怎么茬儿!连我也不认识了?(摘去头盔)

〔众人欢呼起来。 **吴场长等人** 陈 巍 !

**陈** **巍**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不知这酒有没有我的份? **吴场长** 刚才我还念叨你呢!

**陈** **巍** 是吗?

**吴场长** 不信你问问老王调度!

**王调度** 是，刚才是念叨你这北京老知青呢!

**吴场长** 来来，啥啥也别说了，先尝尝咱们自产的啤酒。怎么 样，味道不错吧?你林学院毕业留校后，可一封信也 没来，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陈 巍 林场是我第二故乡，怎么能忘呢!(递名片给吴场 长 )

吴场长 (接名片，念)“省林业开发公司业务员”,你……你啥

时候调回来的? 陈 巍 去年秋天。

吴场长 你就舍得离开北京回黑龙江?

陈 巍 那有啥。在学院我一直蹲办公室，没劲!现在对俄

口岸一开放，咱这可是大有前途的地方，再说又能发 挥我的专业，这不很好吗?

吴场长 好，我代表林场老少爷们儿欢迎你回来，喝酒! 陈 巍 谢谢吴场长，谢谢大伙的盛情，来，干白的!

吴场长 我知道你是帮助我们联系出口啤酒生意的，行，北京 知青没忘咱大青山。好样的，为你接风洗尘，干!

〔众人又掀起碰杯的高潮。有人开始捂肚子上厕所， 餐厅渐渐乱起来。

**吴场长** 这是咋的了?这么多人上厕所?

**王调度** 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吴场长** 老王，快把卫生所的马大夫请来!(捂肚子)娘的，我 这也来了!

**何副场长** 小丛，是不是肉有问题?

小 丛不会，新杀的牛，不可能有问题。

〔餐厅乱了营。马医生带药箱急上。

**马医生** 吴场长，刚才县防疫站打来紧急电话，让我转告你：

咱们林场生产的啤酒绿脓杆菌太多，千万不能喝。 我估计是大量喝了自产啤酒造成集体食物中毒! (招呼大伙)快来打针、吃药!

吴场长 (一惊)原来是啤酒的问题。老何啊，你这啤酒厂厂 长咋当的，没有搞好化验就敢叫大伙喝?出了人命 你负责?快，把啤酒厂给我封了!

何副场长 老吴，万万不能封啊，这啤酒厂可是林场未来的希 望啊!

陈 巍 不行!我刚才已经参观了啤酒厂，根本不具备生产 条件。我同意封!

何副场长 条件差我知道，可是要改革生产工艺，就得进口德 国的啤酒生产线，那至少得二百万。你把林场固定 资产全卖了也凑不够这个数啊!

**陈** **巍** 不解决啤酒质量问题，怎么能把产品打到远东俄罗 斯去呢?

〔小莲急上。

小 莲 吴场长，来了好几个苏联客商，说是要买咱们的白熊 牌啤酒!

〔众议论纷纷。

陈 巍 可能是我的贸易伙伴来了。我只是告诉他们要生产 白熊牌啤酒，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快出去看看!

〔众人出屋来到街上，几位俄罗斯客商在街上参观、 换物品。陈巍上前和他们热烈地拥抱接吻。林场人 见此礼节吓呆了。

**吴场长** 我的妈呀!这当年坚强的反修战士， 一转眼儿咋跟 老毛子啃上了!

**何副场长** 你懂啥!这叫礼节，交情越深越使劲啃!

**吴场长** (小声叮嘱)陈巍，可别叫他们参观啤酒厂! 陈 巍 我知道!(热情地将客商引开)

〔响起公共汽车停车声，售票员高喊：“大青山到了!” 片刻，身着西装的王瘸子和于曼上，正好和吴场长碰 在一起。吴场长围着王瘸子转了一圈，终于认出是 自己的仇人，而且还把自己被撬走的媳妇带来了。 他虎视眈眈地瞪着对方，拳头攥得嘎吧嘎吧响。王 瘸子更不示弱，坦然地点燃烟，吐出个大烟圈，轻蔑 地望着对方。何副场长一看不妙，忙上前调解。

何副场长 哟，是王耀祖和于曼啊!这是从山东老家来?一 路辛苦了，走，到招待所休息!(向王耀祖、于曼递眼 色)走吧走吧!

**陈** **巍** 老王、于曼，你们怎么才到啊?

**于** **曼** 汽车老坏，这不，又修理上了!

**陈** **巍** (望望怒气冲冲的吴场长，全明白了)走，到招待所休 息。(领王瘸子、于曼进招待所)

**吴场长** (大叱一声)老何!

**何副场长** 干 啥 ?

**吴场长** 去把这个瘸驴给我撵走，叫他滚出我的林场!

**何副场长** 你这是干啥，人家从山东回林场探望老战友、老 乡，这又不犯法。

**吴场长** 他不走我就杀了他!(捂肚子)唉哟，我这又来劲儿

了，闪开!(跑下) 〔 切 光 。

**第** **二** **场**

〔紧接前场。傍晚。

〔老穆头儿身着水靴、防蚊帽，提旅行袋、水壶、镰刀、 饭盒上。后边跟着小孙子根儿。林中的鸟儿在争 鸣、雀跃。根儿欲用弹弓打鸟，老穆头儿将鸟儿轰 走。

根 儿 (惊奇发现)爷爷，您瞧，河东那几座荒山全变绿了， 飞龙黄雀儿也成群地飞回来了!听说那些树全是您 退休后栽的?

老穆头儿 对，栽这些树的时候你还吃奶呢! 根 儿 这回，你欠大青山的债还清了吧?

老穆头儿 早呢，连一半也没还完啊!爷爷从四五年一光复 就当上了伐木工，从二人抬大肚子锯到弯把锯、油 锯，从每人每年采伐一千来米到万米锯万米车，伐倒 的大树加上砸倒的幼树那可老鼻子了，怕是临死前 还不完了!

根 儿 咋的?您一辈伐倒砸倒多少树还有数啊?

老穆头儿 有!电子计算机给算的，错不了。(拿出个小本 子)瞧，这是爷爷的账本!

根 儿 (看账本)还差50万棵树!那得干多少年啊!爷爷，

赶明儿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叔叔大爷姑姑全来帮您 干!

**老穆头儿** 对!以后动员全家十多口子人利用星期天一块上 山!(起身欲走，感到腰疼，咬牙)

根 儿 爷爷，您的腰又疼了? **老穆头儿** 没——没有。

**根** **儿** 您撒谎!您的腰叫大树砸伤过，差点没砸死!

**老穆头儿** 没事儿!瞧，爷爷身子骨儿多壮?你再听听爷爷 的嗓儿多脆!(喊起林区号子)哈腰挂，挺腰起 …… (与根儿喊着号子下场)

〔餐厅左侧的客房——吴场长的办公室兼卧室。王 调度、何副场长正在照料卧床的吴场长吃药。吴场 长周身无力瘫在床上。

**王调度** 你可醒了!吓死我了，真怕你 …… **吴场长** 死不了，大伙怎么样了?

**王调度** 都抢救过来了，幸亏县医疗队及时赶到。 **吴场长** ( 一 惊)县里咋知道了?你汇报了?

**王调度** 这么大的事能不汇报?

**吴场长** 完了完了!县里早就不同意咱们上啤酒厂，不给贷 款，这下更让他们抓住了把柄。你呀老何，论辈儿你 得管我叫叔，可你还比我大三岁，叫我说你啥好呢， 靠你这啤酒厂搞不好!

**何副场长** 我承认我窝囊，可全场你能找到个能人吗?

**吴场长** 年初我随省林业参观团到江苏、深圳、广州看了看， 我看南蛮子致富经验就是靠人才。咱们山沟里的 人，就知道吃大苦、出大力，扭大秧歌、喝大酒，能干 大事儿的人我还没发现。

何副场长 (与王调度交换下眼色)我倒是物色了个人才，既 懂啤酒生产管理又能投资二百万与咱们联营，就怕 你不敢用!

**吴场长** (像扎了针吗啡，立刻来了精神)谁?咱们有这能人?

神了，你在逗我玩吧?说，是谁? **何副场长** 我可不敢说，说了你得骂人!

**吴场长** 笑话!这样的人才他就是爹、是爷，我得用八抬大轿 去抬。快说，是谁?

**何副场长** (战战兢兢地)王——耀——祖!

**吴场长** (脸色骤变，忽地跳下地揪住何副场长衣领)你 ……

你是看我没拉死，想把我再气死呀! **何副场长** 你看你，火了不是!

**吴场长** 王瘸子把我老婆拐走了我还没找他算账，你倒叫我

找他联营，你嫌我这活王八没当够啊! **何副场长** 是你刚刚说的，什么人才都敢用嘛!

**吴场长** 他算狗屁人才!一个山东盲流子，地主崽子。

**王调度** 话不能这么说。五年前王瘸子迁回山东老家，办起 一家白酒厂一家啤酒厂，远销五大洲。他们生产的 矿泉啤酒敢和青岛啤酒抗衡!

**何副场长** 人家现在是山东省著名的乡镇企业家，每年创利 税一千万元!

**吴场长** 你少替他吹乎!要说别人我信，就那个长得人不人 鬼不鬼的瘸驴?

**何副场长** 还就是这个瘸驴，把你年轻漂亮的媳妇撬走了! **吴场长** 我他妈的扇你!

**何副场长** 我他妈的扇你!(绕桌子跑)你打死我也救不了林 场!(与吴场长撕巴起来)

〔陈巍进屋劝阻。

**陈** **巍** 别打了!要打就打我，主意是我出的! **吴场长** 你 ?

**陈** **巍** 是我参观了你们啤酒厂之后就有了这个想法，引进 他的资金技术 ……

**吴场长** 你干啥找他来投资?中国的企业家多了!

**陈** **巍** 中国的企业家吃饱撑的?谁拿钱跑到中国最北边的 大山沟里来投资办厂?你看看林场这个德性，根本 不具备招商引资的环境。

**吴场长** 不行!我和王瘸子那是夺妻之恨，不共戴天!

陈 巍 妻子也不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人家有权离婚改嫁，所 以谈不上夺妻。况且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仇人能变成 朋友，朋友也能变成仇人!

吴场长 陈巍，别的事大哥都服你、敬佩你。可这件事你说出 大天来也不行。王瘸子敢来我就杀了他!(捂肚子) 娘的，又来了!(到处找手纸，拎起张新报纸欲下)老 王，去给我买箱卫生纸。老何，你去马大夫那儿给我 弄点药!(跑下)

**何副场长** 怎么样?我说通不过吧!

**陈** **巍** 不讳疾忌医，能积极吃药，我看就有救。我去马大夫 那儿吧。(下)

〔暗转。售票员高喊：“车修好了，要开车了!有拉屎

的、撒尿的、喝水的、吃饭的麻溜儿一点，今个修车晚 点了!”王瘸子由于曼扶着走上。年轻漂亮的于曼像 是女儿在搀扶着父亲， 一身新潮装吸引了不少人围 观 。

**售票员** 喂，我说瘸子，车顶上的货是你的吧?麻溜儿卸下

来!还等啥?要开车了!

**王瘸子** 催啥催啥，你以为我得意坐这老破车呀? **售票员** 嫌车破坐轿车呀，你够级吗?

**王瘸子** 啥啥?老子在山东有两台“奔驰”车! **售票员** 哈!还奔驰呢，我看你奔命吧!

**王瘸子** 你!老牛破车疙瘩套，经济不落后才他娘的怪呢!

**于** **曼** 算了，在她们眼里只有县太爷才能坐轿车。老王，我

看咱们到县城去住吧。然后去口岸到苏联去考察。 **王瘸子** 忙啥?陈巍刚才还跟我商量给林场啤酒厂投资的事

呢 。

**于** **曼** 我是怕你和老吴 ……

**王瘸子** 没事!他不惹我我决不招他! 〔人群中走出老穆头儿和根儿。

**根** **儿** 爷爷，公共汽车来了。

**老穆头儿** 这不是王耀祖、于曼吗? **王瘸子** 穆大爷!是我呀。

**老穆头儿** 我都不敢认了!听说你回山东发大财了?

**王瘸子** 还对付吧。穆大爷，您帮帮忙，把车顶上的货卸下 来，先拉回您家去，这是我给林场哥们儿一点见面礼 儿!每人一套进口西服。

老穆头儿 好，你还没忘了老山沟穷哥们儿!(喊)孙子，叫你 二愣哥帮着把车上东西卸下来!

根 儿 唉!王叔叔、于阿姨到我家吃饭吧!(下)

王瘸子 穆大爷，听说您还坚持上山义务植树护林防火?

于 曼 我们在林场时您就开始干了，到今天有十多年了吧? 老穆头儿 欠子孙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啊!走，到家喝酒去。

王瘸子 改天吧，改天挨家去看看。今儿个累了，先到招待所

住下。

**老穆头儿** 别住招待所了，还是住我家吧。 **于** **曼** 住招待所咋的了?

老穆头儿 自打于曼走后，老吴就搬进招待所住了，我怕你们



**王瘸子** 狭路相逢那才够味呢!

**于** **曼** 看你，邪劲儿又上来了!陈巍大姐不是说好了吗? 这次北上主要是看看对俄贸易市场，好确定合资的 项目。你可别跟他干仗，叫林场人笑话。再说我户 口还在他手里。

**王瘸子** 他敢不给迁户口!这不是他当年欺负咱们盲流的年 月了，走，去招待所!

老穆头儿 (不安地叮嘱)千万别吵架!看在大青山的份儿 上，咱不能忘了大青山的养育之恩啊!(下)

**王瘸子** 你干啥去?

**于** **曼** 给爹上坟去!

**王瘸子** 忙啥?等明天吧。我明白，你是怕我和吴常福干仗， 不会的，走走……

**于** **曼** 敢情不是你爹!

**王瘸子** 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把老人家骨灰带回老家，买块地 和你娘一块建个像样的坟!(劝慰着于曼走进黑乎 乎的餐厅，大声问)有人吗?(用手杖敲桌子)啥时候

开饭啊!

〔小丛走上。

小丛敲啥敲啥!哟，这不是吴场长的夫人吗?这位不就 是王耀祖吗?一晃好几年都不敢认了，瞧这身打扮， 净是洋货。这是回来过蜜月的，还是回来探亲呀?

于 曼 老王，咱们走。

小 丛 别走，别走哇。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吴场长的分上 也得照顾你们。走，登记吧!

**王瘸子** 这地方还是这个德性!大锅饭把人吃懒了，吃刁了! 〔吴场长拎着暖水瓶来打开水。

**吴场长** 这是谁呀，嘴里不干不净的!(一见是王耀祖和于 曼，不由大怒)是你们俩?

**王瘸子** (分毫不让，与吴场长对视)是我，怎么样? **于** **曼** ( 调解)老王，咱们走……

**王瘸子** 走啥?哪也不去。

**于** **曼** 那……我去登记房间。 **吴场长** 回来!

**王瘸子** (命令于曼)去，要高间! **于** **曼** ……

吴场长 我告诉你瘸驴，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想压我一头， 你神气啥?别忘了你当年饿得两腿打晃，给我跪下 求碗饭吃的时候了!

**王瘸子** (大度地一笑)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寻思你能有点

长进呢，哼，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吴场长** (举起了拳头)你!

**王瘸子** 你敢撒野?你看看自个那一堆儿，还有啥可神气的? 你除了能砍大木头、抬木头卖苦力，还能干啥?有本 事挣钱给工人发工资，发奖金啊!

**于** **曼** 老王，走……

**王瘸子** 不走!今天是咱们美满婚姻五周年，今天要喝交杯 酒!(从于曼的包中拿酒)

**于** **曼** (反感地把王瘸子推开)别胡闹!

**王瘸子** 不，一定要喝交杯酒!(强行把酒瓶拿出放在吴场长 的面前)

**吴场长** (忍无可忍)我和你妈喝交杯酒!(欲掀桌)

小丛(急上前制止)吴场长，这是干啥呀?男子汉大丈夫 为了女人不值得!快回屋歇着，走啊!

**吴场长** (极尴尬，阿Q 似地转怒而笑)没……没事!(拍拍于 曼的肩膀寻找新的出气口)这不，我儿媳妇走道儿 了，今个新姑爷上门儿，我们爷俩喝几盅。小丛添俩 菜，我请客!来，我敬二位一杯!(拎过酒瓶为王瘸 子、于曼斟酒)

**王瘸子** 你愿意喝这王八酒?

**于** **曼** 老王，别胡闹!

**吴场长** 喝!我这辈子连阎王爷的酒都喝过，就是没尝过这 王八酒是啥滋味儿，今个补上!

**王瘸子** 这话可是你说的。来，喝!还要喝醉个一醉方休!

**吴场长** (一瓶酒倒满两大碗，自己 一 口气喝干，用手指着另 一碗酒，挑衅地朝王瘸子吼着)喝!

王瘸子 (一口气喝干，借酒浇愁，打开了闸门)吴常福，你别 欺人太甚!你摸摸自己良心想想吧。不错，当年我 是要饭来到这儿，当时我都饿昏了，你他妈的见死不 救 ……

**吴场长** 我要不收留你早就喂狼了，忘恩负义的东西!

**王瘸子** 我没忘。为了报答你，我在你面前活得还像个人样 儿吗?我整日给你说小话儿，干小活儿，送小礼儿， 装孙子。春天家里种的头道韭菜，开江鱼，头茬鲜鸡 蛋，夏天的鲜黄瓜鲜豆角，秋天的小公鸡儿，腊月杀 年猪的血肠，后秋刚套下的狍子野鸡，家里有啥好嚼

谷不先孝敬你?你家盖房子、修猪圈、垒鸡窝、种自 留地、打柴禾、劈柈子……我哪回不争着抢着给你干 活?过去给地主干也不过如此吧!你他妈的摸摸良 心想想吧!(声泪俱下)

〔吴场长有些收敛。

**于** **曼** 行了!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翻小肠儿、算旧账，不 嫌坷磷啊!

王瘸子 不，你让我把烂在心里的话全倒出来吧。(转对吴场 长)这么多年我像敬爹一样敬着你，也没落着好。你 他妈的整天不着家，把于曼一个人扔在家里。 一个 女人扒炕面子、修大墙、劈柈子，冰天雪地去挑水，这 是女人干的活吗?你让我起五更爬半夜的给你家干 活，你不但不谢我，反倒怀疑我和于曼……

**吴场长** 咋的?我是让你帮我干家务活，没让你半夜三更陪 我老婆写字，陪我老婆喝酒!

王瘸子 你放屁!大年三十，你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别人 家贴年对子，可你家……没招了，那是于曼找我给你 们家写年对子，半夜喝酒，是我给你们家修房子修到 半夜。

于 曼 吴常福，时到今天，我俩的事没啥可遮遮盖盖的。就 算我们俩过去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也是你把我推到 他怀里的。

**王瘸子** 从那以后，你一直找茬儿开除我、轰我走，当着大伙 的面逼着我给你下跪求饶。

**吴场长** 我后悔当时心软了，又收留了你!

**王瘸子** 对，是你发慈悲把我留下。吴常福，每当你端起酒碗 想没想到你对我还欠点什么吗?



**吴场长** 我欠你什么?笑话!我能欠你什么? **王瘸子** 我这条残腿!

〔 静 场 。

**王瘸子** 那年冬运大会战，上边来了个检查组，你场长为了创 高产夺红旗，讨好领导，天没亮就命令我去“黑瞎子 沟”溜套子。我顶着炮烟雪在“黑瞎子沟”转了一天， 溜了一只狍子往回走的时候，碰上了黑瞎子。我扛 着狍子绕着树跑，让倒木把我小腿别断了。幸亏老 穆大哥赶来，我才捡了一条小命。你们喝着酒吃着 山珍野味，可我在工棚子里疼得叫唤了一宿。

吴场长 哼!第二天不是我派人送你去佳木斯，到全省最有 名的治红伤老大夫那去扎估，你这条腿就得锯掉喂 狗。没良心的盲流子，没想到你知恩不报，今天反来

给我一回头棒子。

**王瘸子** 对!我就是要报复。 **吴场长** 你敢!

**王瘸子** 有啥不敢的!(指于曼，又指自己，发出轻蔑的笑声) **吴场长** 老子豁出蹲笆篱子了，今个我要打断你另一条腿!

(拿起凳子欲打)

〔陈巍、小丛急上劝阻。

**于** **曼** 吴常福，是我勾搭王耀祖的，有气儿冲我来!

**王瘸子** 我告诉你吴常福，是陈巍同志邀我们参观北方口岸， 建议我们给林场啤酒厂投资的。我们是看在林场老 少爷们儿的情分才来的，不然，我上你这穷山沟出啥 风头，吃饱了撑的!曼儿，咱们走。

**吴场长** 我也没请你们，给我滚!滚——

**陈** **巍** 别吵了，吴场长，老王是我请来的客人，你总得给我

留个面子吧?小丛，你送老王去休息! 〔小丛将王瘸子劝下。

**吴场长** 我真不明白，你这次回林场，到底干啥来了! **陈** **巍** 我说过了，是来和你做生意的!

**吴场长** 那你就别管我个人的事儿!

**陈** **巍** 这可不是你个人的事，是林场的大事!(下)

〔吴场长和于曼无所适从，气氛尴尬，沉闷。于曼见 桌上的烟斗欲拿，被吴场长抢在手中。

**于** **曼** 这烟斗，还是我爹留给你的那只吧?

**吴场长** 我不是那种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小人!

**于** **曼** (沉默，烟斗勾起她痛苦的回忆)后天是爹的五周年 忌日吧?……爹的坟上长草了没有?……我已经五 年没给爹上坟了……

**吴场长** 哼 !

**于** **曼** 我听说我走后，你把爹的坟加固成水泥墓，还修了排 水沟。为了纪念爹活了六十八岁，你还在坟的四周 栽了六十八棵树……这是真的吗?(见吴场长默认 了，很感动，斟了两碗酒)来吧，常福，我再敬你一杯! (见吴场长不动)这杯酒是代表我爹敬你的!我向你 赔礼还不成吗!(哭了)

〔吴场长动情地端起酒，自己干了。 **于** **曼** ……我知道你会恨我的，可是……

**吴场长** 可是啥，有啥可是的!十八年前你咋不可是?十八 年前你和你爹从山东逃荒要饭到这疙瘩，不是我吴 常福强迫你和我结婚的。我当时对介绍人和你爹当 面锣对面鼓说得明明白白：我老婆刚去世，我大于曼 十六岁，实在不般配，可别将来落下话把，说我老吴

利用职权……

**于** **曼** 没有强迫，是我自愿的!真的!

**吴场长** 你撒谎!要是真心嫁给我今天就不会 …… **于** **曼** 不，是真心的!

**吴场长** 那你跟王瘸子也是真心的?他比我还大一岁!就那 个德性……你会?

**于** **曼** 是真心的! **吴场长** 你骗人!

**于** **曼** 老吴，别看你人挺精明的，可你对和你一块生活了十 几年的老婆却一点也不了解!

吴场长 啥!我不了解你?!你不就是当年从山东逃荒要饭 来的小丫蛋儿吗?

**于** **曼** (有苦难言)要饭的?哈哈哈，要饭的，在你心目中，

我于曼永远是个要饭的丫头! **吴场长** 咋的?冤枉你了?

于 曼 没冤枉，是你吴常福救了我们爷俩两条命。你是我 们于家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就得报恩，我就得服服贴

贴地顺从你，任劳任怨伺候你一辈子! **吴场长** 我可没这么想……

于 曼 可你这么做了!在家里你啥时尊重过俺?你一 口一 个“屋里的”叫着，我就像个长工给你种菜、挑水、劈 柈子、养鸡、喂猪，每天做三顿饭。晚上，你就知道干 那事儿，完了你就呼噜大睡，你啥时跟我说过知心话 儿?

**吴场长** (意识到了什么,怔住)这……这有啥?林区的女人 不都这样过一辈子吗?

于 曼 可我不想这么过，俺是上过中学、念过书的人!

**吴场长** 可我也没虐待你啊!结婚十几年我是缺你吃了，还

是少你穿了，短你用了?啥事都得凭良心!

**于** **曼** 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为了吃饭穿衣啊? **吴场长** 一个山沟人你还为啥呀?

**于** **曼** 为了让人尊重，让人看得起，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丈

夫!

吴场长 我……我不是忙吗?每年会战一个接一个，冬运，造 林抚育，防火……林场上一天也离不开我呀!

于 曼 别的干部都能抽空回家看看，你咋就不能呢?尤其 你认为我和王耀祖有事之后，就更甚了。一年你能 回几次家?好容易回来一次，就和你那帮人喝大酒， 一喝就是大半夜。越是人多的时候，你就越摆架子。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喝酒，为了当众显示你的威风非 逼我喝!

吴场长 我……那不是高兴吗? 于 曼 1你是高兴了，可我呢? 吴场长 你 ?

于 曼 对!我，你知道我为啥跟王耀祖走…… 吴场长 我知道，他比我有钱!

于 曼 笑话。我跟他走的时候，他只是你手下的林业工人，

而且还瘸着一条腿。 **吴场长** ……

于 曼 自从他背上那口黑锅后，他在林场活得还像个人样 吗?可他没有怨我一句，是我劝他走的，也是我主动 跟他走的。我没有看错人，他为了我豁出命去干。 一个你看不起的盲流子，今天成了企业家，成了百万 富翁!

**吴场长** 我不能像你们这些盲流子，哪好往哪奔。这里有养 我育我的大青山，我得对得起它，我得报答它。

**于** **曼** 你爱大青山不假，可你给了大青山什么呢?我们是 盲流子不假，可我们今天回来就是要往大青山投资。

**吴场长** (被对方话噎住了，近乎胡搅蛮缠)我就奇怪，你夜里 和他一被窝睡觉，不觉得他有味吗?不埋汰恶心吗?

**于** **曼** 论长相，他是不如你，可就有一样比你强：他尊重我， 他真心地爱我。

**吴场长** (吃惊)你?……怪不得你不给我生个孩子，好不容 易怀了孕又让你偷偷给打掉了!滚，你给我滚!

〔于曼含泪走到屋外。

**吴场长** (捶胸顿足，懊悔地吼着)我也爱你啊! 〔于曼内心痛楚万分。片刻陈巍上。

**于** **曼** 陈姐，我心里挺乱的，你陪我走走，到我过去住过的 地方看看。

陈 巍 女人这一生啊比男人活得累，没完没了地去为别人 操心!

于 曼 陈姐，我真羡慕你，一个人活得那么自在!

**陈** **巍** 那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四十岁的人还 独身?

于 曼 真的，你跟张海林为啥吹了?我记得你俩的感情挺 好的。

陈 巍 对，我结婚时，也正是我走红的时候。我那时是学习 毛著的积极分子、金训华式扎根边疆的标兵、团中央 委员，头衔多了。张海林呢，他父亲虽然还关在牛棚 里没有解放，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可当时他确实积 极、上进、好学，小伙子也挺招人喜欢，我也很喜欢

他，所以就顶着压力同他结了婚。

**于** **曼** 当时大家都还不理解你呢，说什么的都有。

**陈** **巍** 后来他父亲平反了，又当了林业局革委会副主任。 他也变了，变得势利了。我呢，上山下乡的高潮过去 以后，我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上去了，我下来了。 他有点看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他，两种虚荣碰到一 起，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这时知青开始返城了。 我母亲体弱多病，我又是个独生女，再说我也一心想 上大学深造，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于** **曼** 你们这些和当地人结婚的知青，返城后大部分都离 了婚，把孩子全给留下了。咳，那年月的事，谁是谁 非，说不明白啊!

陈 巍 不!从道义上讲我是错的，我欠了他的人情债，也亏 了女儿林林。孩子从懂事之后就一个劲儿地跟我要 爸爸!

**于** **曼** 你重返林区是不是想和张海林复婚?

**陈** **巍** 也许是吧。咳，女人的心思说不清 …… (与于曼边谈 边下)

〔老高太太追赶着贾罗锅子上。

**老高太太** 站住!我可告诉你，我家可没有白熊牌啤酒的商

标，你别出去胡说八道。 **贾罗锅子** 谁胡说八道了。

**老高太太** 那你为啥刚才到炕头乱翻，翻完了就着急往外跑? **贾罗锅子** 谁跑了，我是去找吴场长。

**老高太太** 这么晚了你找吴场长干啥?

**贾罗锅子** 找吴场长要房子啊!要间大的房儿咱俩好搬一块 过日子啊。

老高太太 想美事吧!(下)

贾罗锅子 咋的，又变卦了?甭你净想着国外的那个老杂毛， 他早死个球了!(进屋见吴场长正在喝闷酒)喝，酒 菜都准备好了?

吴场长 贾罗锅子，夜里不去守着你那老情人儿，出来瞎逛 啥?

贾罗锅子 少废话，还不赶快敬你大哥三杯酒? 吴场长 是没钱犯酒瘾了吧?

贾罗锅子 没钱?哼，咱马上要发大财了!

吴场长 就你那熊样还能大财?你发棺材吧。

贾罗锅子 你不信?那我告诉你吧，县广播站电视台正在征 集1917年白熊牌啤酒的旧商标。

吴场长 我知道。那是县啤酒厂的“东方红”牌啤酒在苏联销 不出去，想换个传统名牌商标把销路打开。咋的，你

搞到那旧商标了? 贾罗锅子 那还能假!

吴场长 (万分惊喜)快拿出来看看! 贾罗锅子 (端起架子)先敬我三杯酒。

〔吴场长耐着性子敬贾罗锅子酒，由于心情急切，第 三杯酒是强给灌下的，呛得他直咳嗽。

吴场长 快说吧您老人家!旧商标在哪? 贾罗锅子 在老高太太家炕头贴着呢。

吴场长 在炕头上贴着?不是洋烟盒吧?

贾罗锅子 不是!上边画着白熊，憨头憨脑傻乎乎地站着；身

边有个啤酒棒子冒着白沫!(学熊的憨样)

吴场长 对，就是它!贾罗锅子……不，贾大哥，这把你可立 了大功了。走，领我去看看。

**贾罗锅子** 不行，老高太太不让看，也不让我告诉你!

**吴场长** 这有啥不让看的，走走!(推贾罗锅子下) 〔何副场长陪张海林上。

张海林 我和生产科的人到303林班看林子，回来的时候大 木桥可坏了。老何，你得马上派人修桥，完成这次采 伐任务可离不开这座大桥。

**何副场长** 一定派人修!(喊)小丛! 〔 小 丛 上 。

**何副场长** 给张副局长沏点好茶。

小 丛 (热情极了)张局长，可好长时间不来了! **张海林** 太忙了。

小 丛 快请坐吧。(下)

**张海林** 你看采伐这几个林班还有什么困难? 〔吴场长暗上。

**何副场长** 困难倒没啥，就怕老吴想不通。“文化大革命”那 咱，为了这片林子你爹和他都动了枪。

**张海林** 那是“文革”无政府主义时期，他和我爹有旧仇。

**何副场长** 还是慎重点好，老吴已经和局里签了十年承包合 同，他准备封山育林十年不伐木。

**张海林** 胡闹!林业局不卖木头卖啥，去搞服装食品? **何副场长** 如果条件具备，发展服装食品也未尝不可嘛!

**张海林** 你这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嘛!(制止对方说话)行了!这件事局里已经定 了，你们马上做好准备。

**吴场长** (忍不住)你咋还要走你爹的老路，骑着大木头往上 爬呢?

**张海林** 那能怪我爹吗?上边压下来的采伐计划你敢不完成

吗?再说林业局不靠卖木材靠啥?如今一等红松比 过去涨三四倍的价，我们不趁这个机会抓笔钱给职 工发工资还等待何时呀?老吴，我可告诉你，这三万 方红松能收入几千万，我已收了人家的予付款，把合 同都签了。咱们局的振兴在此一举，谁阻碍这次任 务完成，可别说我张海林不客气!(愤愤下)

〔何副场长追出。

**吴场长** (大声吼着)你唬啥!林场我承包了，你动一棵树试 试!

〔 陈 巍 上 。

陈 巍 干啥生这么大的气?

**吴场长** 他们又要伐那片原始林子! **陈** **巍** 谁?

**吴场长** ——张海林! **陈** **巍** 是他?

〔 切 光 。

**第** **三** **场**

〔大街上一些职工聚在一起。有几个人穿着统一式 样、统一颜色的西装，显得很耀眼，令人羡慕。有人 问：“这是王耀祖送的吧?真好，进口货，多少钱一 套?”有人答道：“一千块!”众人咋舌：“乖乖，这么贵! 真有钱呀!”

〔根儿跑出。二愣跟上。

根 儿 (喊)我王叔来了!

〔众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走出来的王瘸子。

**二愣子** 喂!咱们让王大哥，给咱们讲讲外边形势好吗?

〔众人鼓掌欢迎。

王瘸子 (眉飞色舞地炫耀)如今山东可是鸟枪换炮喽!(指 着老穆头儿)老穆，就连你们最穷的沂蒙山区也都富 了。上个月他们还在哈尔滨举办了商品展销会。人 家也是山里人，可就敢跟省城的商品比试比试!你 们行吗?

老穆头儿 俺们那带人祖祖辈辈靠闯关东活着，电影《苦菜 花》就是俺们家乡的故事。俺那儿的人是穷逼出来 的。战争年代出将军，改革年代又出企业家。

王瘸子 对，人穷疯了就容易拼出条活路，背水一战，置之死

地而后生，这叫哀兵必胜!过去全国哪个省敢和黑 龙江比呀。想当年咱们这些山东盲流子回老家探 亲，就像今天的归国华侨衣锦还乡一样啊!

**二愣子** (附和着)全村人都来巴结咱们呀。村里最漂亮的姑 娘尽你挑，娶了姐姐还得把小姨子一块儿带走!

王瘸子 如今东北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可落后了，计划经济铁 饭碗把人都吃懒了。东北虎不假，可都成了关在笼 子里的东北虎，当年的威风没有了。我上次从林场 回家时，乡亲们把我当成要饭的。我们村如今家家 是小洋楼。村里的头头脑脑都坐“奔驰”、“皇冠”。 每户平均存款十万元以上!

二愣子 (被鼓动起来了)他娘的，不干了!不让停薪留职就 退!不让退职就辞职!反正要回山东老家了。王大 哥，我们到你的厂子干活!

〔这时又一些要外出谋生的工人缠着吴场长上，与王 瘤子谈话的也围了过去。王瘸子望着焦头烂额的吴 场长，露出胜利的微笑，迈着方步离去。

**一林场工人** 场长，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走吧。你看人家王 师傅才几年哪，就发大财了!

〔工人们七嘴八舌围攻吴场长，他已无招架之力。陈 巍拎着一张布告上。

**吴场长** 娘的!我发誓，这辈子养牛养马也不养盲流子! **一林场工人** 咋的，林场建设我们少出力了?

**二愣子** 人吗，谁不想过好日子，谁不想往好处奔呢。

**小林子** 在这跟你干这么多年啥也没攒下。现在可倒好，连 支都开不了了!

〔众人紧紧围住吴场长议论。

**吴场长** 别吵了!娘的，愿意走的都给我滚、滚!

〔众人被吴场长的吼声镇住，静场。 陈 巍 人走光了，你的承包计划谁来完成?

**吴场长** 我有啥法儿，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招儿啊! **陈** **巍** 我要是能把大伙留下，你奖励我什么?

**吴场长** 都啥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陈** **巍** 真的!

**吴场长** 你要能把大伙全留下，我今年的奖金全给你! **陈** **巍** 好!说话算话!(取出布告张贴)

〔众人唰地围了过去。

小山子 贴的啥布告?(念)“赴苏联劳务出口招工启事。”陈 巍，这是咋回事?

陈 巍 我们省林业开发公司负责承办赴苏联劳务出口业务 工作。第一批劳务出口名额二百名，愿去的请报名!

工人们 到俄罗斯干啥活呀?能挣多少钱?

陈 巍 干你们的老本行——伐木清林集材装车。每年人均 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元左右。每个职工回国时可以 带回一辆“伏尔加”小轿车!

吴场长 小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陈 巍 我刚从苏联签完了劳务出口的合同。(递合同给吴 场长)人马二十天后出国。

**吴场长** 你昨天说的就是这件事?

陈 巍 对，可你连听都不乐意听，今天我再不亮出王牌，林 场的人就走光了!

吴场长 小陈，你可把我救了。没人时候，大哥我给你磕个

头!

陈 巍 去你的!(对众人)我说老少爷们儿，劳务出口只是

一项脱贫的措施，更主要的是要落实吴场长的承包 计划。一方面积极地大面积造林，以老穆大哥为榜 样，把三十多年欠下的账还上。年年造林就等于年 年到绿色银行去存款，那可是利滚利啊!另一方面 要开发岭东的几万亩荒地，要创办中国最大的苗圃 基地。同时还可以办农场、猪场、畜牧场、鸡场，建起 温室塑料大棚蔬菜基地。

〔众人议论起来。

**吴场长** 静一下，听小陈讲完!

**陈** **巍** 但光靠森林土地周而复始地产出还难成气候，还必 须利用我们边境的地理位置扩大对苏联口岸的开 放。两国政府准备建江桥，到那时，林场再也不是憋 死牛的小山沟了!

胖 嫂 那我们不就能过去了吗?

〔陈巍精彩的演说激起热烈的掌声，群情激昂。

吴场长 小陈，你咋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大伙听着：除了单干 职工外，每户给一个指标。一年能挣一万块，足够养 活一大家人了!

陈 巍 “伏尔加”小轿车一倒手，又可以赚个万八的! 何副场长 要报名的，明天到场部去!

〔众人拥向何副场长，将他撞趴下，然后抬起他绕场 一周，兴高采烈下。

吴场长 小陈，我老吴说个谢字就太轻了。你出国办这些事

一定给人家送了不少礼品，我一定加倍偿还! 陈 巍 那你可还不起。

吴场长 咋的，花销再大也得有个数啊! 〔陈巍把一张彩照递给了吴场长。

**吴场长** 这俩人是谁?老的是你妈?小的……像是……你女 儿?

**陈** **巍** 对，就为了林场这份合同，我欠她们太多了。 **吴场长** 啊!

陈 巍 母亲卧床已经好多年了。女儿是早产儿，体质弱，浑 身是病。今年暑假小学毕业考中学，前阵子正是入 学考试的节骨眼儿，我去了俄罗斯。在母亲面前，我 是个不孝的女儿，在女儿面前我是个不合格的妈妈



**吴场长** 小陈，你这份情全场老少爷们儿不会忘记!

陈 巍 吴大哥，在这林区我也只能向你倒倒心里的苦水了。 我不是向你表功，一个女人干点事业，真难啊……

**吴场长** 我向你保证：林场经济不打翻身仗，我就撞死在这疙 瘩!

**陈** **巍** 你这话应该对全场职工家属去说。

**吴场长** 找个适当机会我一定说。 〔王调度兴冲冲跑上。

**王调度** 吴场长，特大喜讯，县啤酒厂出一万元收买的白熊牌 啤酒旧商标找到了!

**陈** **巍** 在哪儿?快给我看看!

**王调度** 咳，在老高太太炕头上贴着呢。

**吴场长** 我不是叫你把旧商标揭下来吗，揭不下来就把炕面 子扒了!

**王调度** 我是要扒炕面子，可老高太太不让扒，拿把菜刀站在 门口，谁进去就跟谁玩儿命。

**吴场长** 你告诉她，我给她盖新房，给她一大笔钱! **王调度** 你给她金条她也不干啊。

**吴场长** 怪了，她要那旧商标干啥? **王调度** 谁知道她中啥邪了。

**吴场长** 你马上派两名民兵把住老高太太家门口，白天黑夜 不离人儿，决不能让旧商标落到县啤酒厂手里!

〔何副场长上。

何副场长 早就派人看着了。老吴，眼下旧商标也找到了，啤 酒生产的卫生问题也找到了原因，主要是设备太陈 旧了。咱们没钱，买了人家淘汰的次品。另外啤酒 花更糟，进来的都是劣质酒花，一句话，万事齐备只 欠东风——钱了。

吴场长 别急，我又托人找县人民银行李行长贷款了，还给他 带去一棵六品叶的老山参，净重七两八钱。那是我 去年秋天上山踏察时候采的。这玩艺儿保管行，李 科长刚娶个小老婆……

**王调度** 吴场长，你当真献宝了?

**吴场长** 为了和王瘸子较劲儿，小命儿我都豁出去了。

**何副场长** (取出人参)是它吧?李行长刚刚派人退回来了。

**吴场长** (傻了)咋的?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这比狗头金还金 贵，咋还攻不动他们?去问他想要啥?要虎骨我去 给他抓活的，要熊胆我现宰，给他鲜胆活胆! …… 嗨，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啊!(大声吼叫着)

**何副场长** 死倒用不着，只要你低一下头，服一下软儿就全有 了 。

**吴场长** 你又在打王瘸子的主意?你就不能长点志气!

**何副场长**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自古华山一条路，咱们智取 也好强攻也罢，都得从这条路走。我明告诉你，既然 你让我这个副厂长承包啤酒厂，那我也要行使我的

自主权。我已经和王耀祖进行谈判，他基本答应投 资二百万，我们两家联营。

**吴场长** 不行，我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他姓王的头上! **何副场长** 咱们已经被逼上梁山了，你还顾啥面子啊! **吴场长** 你再提这件事我就撤了你的职!

**何副场长** 你撤啊，你换谁来干没钱也玩儿不转。当初我为 啥应聘跟你干?大伙为啥请愿推选你当场长?那是 大伙把你当成条能干的汉子。今天我是看透了，你 是个地道的娘们儿!

**吴场长** 放屁!我在这大山里活了大半辈子，还没一个人敢 说我是娘们儿!

**何副场长** 你就是个娘们儿，人家王耀祖才是真正的汉子。 你……娘们儿!

**吴场长** 我这当叔叔的不管管你简直反了!(与何副场长大 打出手)

〔王调度劝架劝不开。

**陈** **巍** 干什么?领导干部打架，像话吗!

**吴场长** (拍拍身上的土又笑了)没事，论辈他管我叫二叔，长 辈打晚辈不犯纪律。

何副场长 谁认你这个二叔，不要脸!小陈，这就是谈话的结 果。昨天费了多大口舌才说服王耀祖投资，为啥? 就因为你是林场的场长，人家死活不干。

陈 巍 我这次重返林场真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一种 强烈的失落感。最可怕的还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 昔日白山黑水的王气、霸气荡然无存了。老吴，这不 仅仅是能不能引进二百万的问题啊。

**吴场长** 这口气，我死也咽不下去!

**何副场长** 你过去少欺负人家了?他还给你下过跪呢。

〔老高太太揪着一个民兵，后跟着贾罗锅子吵吵巴火 地上。

**老高太太** 吴场长，你管不管你的人了?为了那旧商标，他闯 进屋就要扒炕，比造反派抄家还凶!

**何副场长** 谁让你们扒炕了?我是让你们站岗!

**民** **兵** 为了那张旧商标我站了一天一宿岗，也不给发工资 也不管饭 … …

**吴场长** 胡闹!老高太太，对不起您了，我向您赔礼道歉。您 要钱我出高价，您要房子我给您盖新的!

**老高太太** 不稀罕。成口袋的金卢布我花过，海参崴的洋楼 我住过。实话告诉你们，这旧商标就是我的陪葬品，

谁敢抢走我就死在这十字路口!(大闹起来) 〔众人劝解着下。

**吴场长** 这事可就怪了!贾罗锅子，你知道咋回事?

贾罗锅子 (一说话先抹把鼻涕口水)这嗑一唠就长了。“文 化大革命”那咱，造反派说她是刺杀列宁的特务，打 得她死去活来的。他们抄家把带俄文字的书本、信 全抄走了，她和谢尔盖的照片一张也没留，全给烧 了。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她当特务的罪证，后来 有几个老娘们儿检举，揭发老高太太的尿鳖子里，可 能藏着密电码发报机啥的。

**何副场长** 行了行了!也不赚埋汰，嘞嘞半天说不明白!

**陈** **巍** 我明白了，这旧商标是老太太的念想儿，她还在怀念 着谢尔盖。

**贾罗锅子** 嗯哪，就是这么回事。这老太太心可花花了。 **陈** **巍** 心病还需心药医，得派人去请回谢尔盖!

**贾罗锅子** 找啥!多少年没音信了，早就死了。

吴场长 你就盼着人家死，你好和她长期拉帮套。小陈你和 苏联人熟，你托人打听打听谢尔盖的下落，有消息我 亲自去接他。

**吴场长** 老何，我问你，303林班那个大桥，县里是不是想要

拆?

**何副场长** 是，县里要建高速公路，木桥拆了建水泥桥，可能 快动工了。

**吴场长** 咱林场为县里做点贡献。老何，你马上派些人去拆 桥，不要报酬，越快越好。

**何副场长** 那县里得乐坏了。呃?不要报酬，你为啥呀?

**吴** **场** **长** 为啥?为了那片原始森林。你呀， 一辈子只能当个

二把手。明天我亲自到县银行，找李行长贷款。 **何副场长** 找也白扯!

〔吴场长听后心情很沉重，转身回自己房间。 **陈** **巍** 我去看看老王。(下)

**何副场长** 我去场部。(欲下) 〔张海林和一个科长上。

张海林 老何，你马上抽一百人跟我进山建点，再把303林班 的大木桥维修一下，一共要运下三万米红松，这桥可 是关键。(示文件)这是局里下达的生产计划。

何副场长 哎呀，我正准备跟你汇报呢。林场的职工全报名 参加了对苏联劳务出口，去的都是油锯手、拖拉机 手、绞盘机手……

**张海林** 什么,全参加了劳务出口?你们可真造反了，谁批准

你们干的?马上停止，谁也不准去! **何副场长** 你不让他们走，谁发工资呢?

**张海林** 我发!这次完成三万米任务每月一结账，发现金! **何副场长** 出国挣的可多呀，一年净挣一万块!

**张海林** 挣八万也不能去!这是谁出的馊主意?敢到我林业 局来挖墙角!你说，谁?

〔陈巍暗上。 **陈** **巍** 我。

**张海林** 你?(有些紧张) **陈** **巍** 怎么,不欢迎?

**张海林** 你来干啥?

**陈** **巍** (递名片)来谈点儿生意。(对科长)这位在哪个科室

呀，能认识一下吗?

**科** **长** 宣传科的，免贵姓牛儿。 **张海林** (烦躁地)去去去!

〔科长下。

张海林 怎么!回省林业开发公司当业务员?陈巍，你我虽 然离了，可也是夫妻一场。一阵返城风，就把你吹回 了北京。你就狠心把我一个人扔在大山沟里，弄得 我人不人鬼不鬼的可也好些年了，至今我还孤身一

*人。*

**陈** **巍** 能全怪我吗?

**张海林** 我也有责任 ……

陈 巍 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

张海林 找了，可没有相中的……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过去的旧账就不要再算了，也算不清。我求你了，咱 们各走各的路，你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好不好!我 已被经济大潮冲得焦头烂额了!

〔陈巍找烟时无意中照片落地。

**张海林** (捡起照片)你学会抽烟了?(递上烟，为之点燃)

**陈** **巍** 何止学会了抽烟?跳舞、打麻将、喝大酒，五毒俱全! **张海林** (看照片后失态地)你结婚了?还有孩子?还是个女

孩?十几了? **陈** **巍** 十二。

张海林 像……有点儿像你!挺漂亮的。 陈 巍 不像她爸爸吗?

张海林 他爸爸?她爸爸我可没见过啊!

陈 巍 (一阵狂笑，笑出了眼泪)她爸爸你没见过?

张海林 你又重返林区干啥?这可不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年月

了 。

陈 巍 返城大潮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总好像有什么东西 丢在了这儿。

张海林 丢下的是你们的狂热和扭曲的青春。 陈 巍 扭曲的时代也有我们的一份真诚。

张海林 真诚?

陈 巍 是真诚。我们青春的热血曾浇洒过大青山，大青山 的父老曾滋养过我们青春的热血，当然也包括你及 你的全家。

张海林 就在火车即将开出山区小站的时候，我们老张家十 几口人站在火车窗口下，求你留下来，可你连头也没 有 回 。

**陈** **巍** 因为我一回头，就再没有勇气走了。

**张海林** 奶奶望着远去的列车安慰我说：海林哪，这样的狠心 女人，就让她走吧。她是城里人，大青山是留不住她 的 。

**陈** **巍** 没想到我怀着孩子回到北京。别人都劝我把孩子做

掉，可我还是把孩子留了下来。

张海林 这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咋不早说呢?孩子在哪? 陈 巍 (指照片)这不是你的女儿林林吗?

**张海林** (看照片)这是我的女儿?这真是我的女儿?(泪水 模糊)我的女儿!……都这么大了?

〔静场，音乐起。 **陈** **巍** 像他爸爸吗?

**张海林** 像，还他妈真像我!我咋就没看出来呢?上几年级 了?

**陈** **巍** 今年小学毕业考中学。

**张海林** 那你干啥不在家照顾孩子，还出来得瑟啥?

**陈** **巍** 我们公司和俄罗斯做成几笔大买卖和两批劳务出口 合同。这都是我经手的，我不去不行啊!

**张海林** 你就不会请几天假，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陈** **巍** 不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过货，一下子就损失几百万呢。 林区这么穷，几百万能办多少事呀。

**张海林** 任性!你还是没改呀。

陈 巍 海林，说真的，在目前林区的危困中搞点劳务出口以 解燃眉之急，还算个出路吧。你应该支持老吴，理解 我这番苦心。

张海林 好了，看在孩子的情分上，咱们还是以和为贵吧。这 三万立方米的红松我也得干，全局职工开不出支，我 就像坐在火山口上，我这个小局长也不容易呀。

**陈** **巍** 你同意他们去苏联出劳务?

**张海林** 这是给你个面儿，我回去重新组织个采伐队。(欲 下，扔给陈巍一条烟)这烟就别抽了!(深情地看着 陈巍)你这次重返林区是长往还是来……

**陈** **巍** 林区总局的调令随后就到。(把烟还给张海林) **张海林** (惊喜)真的?要继续扎根林区?为什么?

**陈** **巍** 为了林林能天天见到爸爸。 **张海林** 陈巍，我不是在作梦吧?

**陈** **巍** 海林!(紧紧抱住张海林)我对不起你 …… 〔传来喊声，二人匆忙分开，岔开了话题。

陈 巍 喂，那片原始森林别伐了，三万方木材我给你想办

法 。

张海林 你让天上掉三万方木材?你就饶了我吧!(下)

〔远处传来张海林的喊声：“我马上给孩子寄钱去!” 〔吴场长办公室灯亮，他躺在床上正心烦呢。于曼 上。王瘸子悄悄站在门外。

**于** **曼** 喂，我的户口办好了没有?

**吴场长** 我真没脸儿进派出所的门儿，明天吧。

**于** **曼** 那好，明天我再来……这是我从山东给你带来的东

西 。

吴场长 曼儿，听了那天你的一番话，我想来想去，还是我欠 你的多。有些事也是我一时糊涂，听信了一些传言 也就 ……

于 曼 当时我太任性、太要强了，尤其看到你那样对待王耀 祖，真恨你。可离开你后，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我也 知道，你会受不了的。

吴场长 一个场长老婆跟个瘸子跑了真没脸见人呢，我当时 连死的心都有。我为啥搬到这来住，真怕看到咱们 过去那个家。

**于** **曼** 那个家，还是我走时的样子， 一点没动。 **吴场长** 你去看了?

**于** **曼** 去了。

**吴场长** 我不想动也不敢动……又怕忘了那段日子，又怕想 起那段日子。

**于** **曼** 啥也别想了，想啥也没用了。有适合的赶快成个家， 缺钱就吱声，妹子有……噢，我该走了……

**吴场长** 曼儿，别走……

**于** **曼** 叫外人看见你我关在小屋里那还了得!你赶快把我 的户口办好，老家还有一大摊子事儿，我得先走一 步。

吴场长 忙啥，来一趟不易，多住些日子。曼儿，回来吧，回来 吧!(抱住于曼)

**于** **曼** 别胡闹!(与吴场长撕巴起来)

**吴场长** 没事，户口本上咱俩还是夫妻。

于 曼 行了，赶快办正事吧。看着林场这穷德性真叫人着 急。在我走之前一定帮你把合同签上，也算我偿还了

欠你的人情账，说句时髦的离婚词儿：夫妻好合好散! 吴场长 是这话，古人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于 曼 咋的，你还想合? 吴场长 我想合……作!

于 曼 这么说你同意和耀祖联营了?

吴场长 这么多人劝，我只好……答应了。 于 曼 你真的想通了?

吴场长 (激怒地吼了起来)让他小子等着，我将来把啤酒拉 到他们县去卖，非把他的酒厂挤黄了不可!我还得 叫他给我跪下，下次我可不给他活路了!

**于** **曼** (欲下，想说些什么又难于启齿)老吴啊，我好像听 说，耀祖对合资经营啤酒厂，又提出了个新的条件。

**吴场长** 什么新条件?

**于** **曼** 我……我也不清楚，你去问陈巍吧。(下) 〔陈巍上，看见站在门后的王瘸子。

**陈一巍** 我好容易把老吴思想工作做通了，你怎么又提出这 么个邪门的要求?

**王瘸子** 我这是做人的正当要求，让他还我当年的那一跪，我

用二百万买个人间的公道! **陈** **巍** 有志气，但毫无价值。

**王瘸子** 我的几个哥们儿都支持我这么干。 **陈** **巍** 狭隘的农民意识!

**王瘸子** 农民咋了?今天的农民顶天立地，我现在吃的穿的 用的绝不亚于部长、省长!

**陈** **巍** 可你永远当不了部长、省长!王先生，你这种狭隘的 报复心理，在金钱的支撑下会变得更加危险、更加可 怕。谁没有坎坷的经历，谁没有辛酸的历史，如果今 天有了钱，都像你一样，要找回昔日的所谓公道，我

们的这个国家将会是什么样? **王瘸子** 我咽不下这口气!

**陈** **巍** 不是一口气，是膨胀的虚荣!我最后忠告你一句，你 污辱了吴场长，就等于污辱了全场的职工，他们是不 会答应的。

〔王瘸子没有说话转身下。陈巍随下。 〔天色暗，乌云遮月，雷声阵阵。

〔吴场长坐在江边。王瘸子上。 **吴场长** 来啦!

**王瘸子** (已感到气氛不对)吴大场长约我能不来吗?啥事说吧! **吴场长** 你来了以后，我一直没腾出工夫招待招待你……(边

说边摆弄着两支猎枪) **王瘸子** 怎么,还想动手?

**吴场长** 哈哈，动手?跟你动手是欺侮你。(将两支枪放在石

头上)看见没有，你一把，我一把，别动，小心走火! **王瘸子** 决斗?

**吴场长** 对。跟外国电影里的决斗一样，一百米距离同时开

枪揭脑壳，打腿打身子那是孬种。 **王瘸子** 你……你这招想得挺绝呀。

**吴场长** 是你逼出来的! **王瘸子** 我逼出来的?

**吴场长** 对，老婆让你撬走了不说，还，还他妈的让我跪下签

字!今天是有你没我，没你有我! **王瘸子** 你想把我置于死地呀?

**吴场长** 别吵吵，小声点，放心，事后我就去自首。 **王瘸子** 没人跟你扯淡玩。(转身要走)

**吴场长** (拿枪顶住王瘸子)害怕了?想走，没那么容易! **王瘸子** 你他妈的疯啦!

**吴场长** 对，是疯啦。我怕啥，老子一没钱，二没物，三没老

婆，光棍一条，不像你王百万，王千万…… **王瘸子** 你……你想咋的吧!

**吴场长** 害怕了，不决斗可以。把于曼给我留下，把你那不是 人的要求给我撤回，二百万乐意投就投，不投乖乖地

给我滚回你们老家去! **王瘸子** ……

**吴场长** 怎么啦，说话呀!以前的章程呢?(猛地冲王瘸子啐 一口).

**王瘸子** 你……你他妈也欺人太甚了!

**吴场长**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王瘸子** (急了，一把抓过枪)好，决斗，就决斗!老子走南闯 北怕过谁?

**吴场长** (一愣)你，你想好了。

**王瘸子** 想好了，来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吴场长** 你……你不后悔?

王瘸子 (似乎感到什么)后悔?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想当年我求你落户口，求的是林场党组织，可我不照 样得给你下跪!那是因为权在你手里。今天虽然是 集体对集体，但投资大权在我手里，我要用二百万买 回一个人间公道。于曼以前是你老婆，可现在是我

妻子，让我还给你，休想，来吧! 〔静场，雷声。

**王瘸子** 开枪吧——开枪吧!

**吴场长** (一下把枪扔在地上)开个屁，这枪是我从林业文工 团借的道具枪!

**王瘸子** 假的?(一扬手“啪”地一声，枪落地。瘫坐在地上)

〔吴场长哈哈大笑。 **王瘸子** 你是想蒙我呀?

吴场长 我从不干那缺德事，我是看你小子跟我斗够不够格。 你小子还真有种，但是，你让我跪下签字，没门!(扬 长而去)

**王瘸子** (点上烟吸了两口，吃力地站起来，不无感叹地)汉 子!林区的一条汉子!(下)

〔传来老穆头儿和根儿的号子声，清脆嘹亮，在大山

里回荡着。 〔 切 光 。

**第** **四** **场**

〔公共汽车来了，外地的俄罗斯客商赶到了。市场开 始热闹。陈巍领着王瘸子、于曼上，三个人穿着一色 俄式服装。一个中国小贩向陈巍走来。

小 贩 你们刚从老毛子那边过来吧?肯定带点好货吧? 陈 巍 (想起自己头上的礼帽)对了，这顶礼帽卖给你吧。 小 贩 多少钱?

陈 巍 五十块。 小 贩 三十五! 陈 巍 四十五!

小 贩 我要了。(交钱取货)你这顶帽子用多少钱买的?

陈 巍 明告诉你吧，这礼帽是我用两块钱一瓶的六十五度纯 粮白酒换的，我赚你四十三块。你到哈尔滨能卖一百 块，咱俩一共赚老外九十八块!这买卖合算吧。(举 着手中钱，对王瘸子、于曼)喂，晚间的酒菜钱有了!

王瘸子 小陈，太感谢你了，这次去苏联可大开了眼界。我看 苏联的市场比世界各国的潜力都大，他们眼下就是 餐桌上缺点儿吃的东西，论人的素质，物产的丰富， 科技文化水平，谁也比不过他们。这次北上算是来

对了。小陈，晚间我设宴请你!

陈 巍 只要你和老吴别再决斗，我就不虚此行了。

〔于曼、王瘸子下。胖嫂满脸笑容，举着羽绒衣等物 品用生硬的俄语招呼一个老外，她越热情，老外越害 怕。胖嫂欲追被陈巍拉住。

陈巍 胖嫂，你刚才的俄语咋说的?

胖 嫂 (生硬地重复一遍)咋的，不对呀? 陈 巍 谁教你的?

胖 嫂 老高太太。邪门了，老外一听全吓跑了。 陈 巍 (忍不住笑)你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

胖 嫂 意思是：同志，我的衣服好，咱俩换吧。不对吗?

陈 巍 全错了!这句话俄语的意思是：同志，我长得漂亮， 我嫁给你吧!

胖 嫂 啊?我日她老娘啊!这个老太太坑苦我了!我说咋 两天换不来一件大衣呢。

〔老高太太、贾罗锅子、何副场长上。

**胖** **嫂** (质问地)老高太太，你是咋教我俄语的?你为啥调 理我?

**老高太太** 谁让你“文化大革命”时候抄我的家呢。我也让你

领教下我的厉害! 胖 嫂 老破鞋!老绝户!

〔双方争吵，胖嫂被人劝下。

**老高太太** 你再说遍老何，真的把谢尔盖找到了?

**何副场长** 找到了。林场已经派车到县海关去接他了，后天 就到。

**老高太太** 上帝保佑!

**何副场长** 这次我们聘请谢尔盖回来当啤酒厂的技师，你们

老两口可以破镜重圆了，正好他老伴也刚过世。 老高太太 好!我说话算话，把旧商标给你揭下来。

何副场长 哎哎，您眼神不好可别揭破了。(向远处喊)王调 度!

〔王调度上。

何副场长 你跟着老高太太去揭商标，千万别蹭破了皮儿!

那可是吴场长的命根子。

王调度 你放心吧!(扶老高太太下)

贾罗锅子 你们是想让老高太太和谢尔盖一块过啊? 何副场长 那还用说，人家是原配夫妻嘛。

贾罗锅子 那我呢，我跟谁过去?

何副场长 你……你回家自个跟自个过呗。

贾罗锅子 没门儿!我侍候她快二十年了，她早就归我了!

何副场长 贾罗锅子，我可警告你，谢尔盖回来可关系着咱们

啤酒厂成败的大事，你少在里边搅和!

贾罗锅子 就搅和!看我不把啤酒厂给你搅黄了! 何副场长 你敢!

贾罗锅子 (哭嚎着)你们这是棒打鸳鸯，缺老德了!

何副场长 你是鸳鸯啊?老泡卵子吧!你把吴场长惹火了， 没你好果子!

贾罗锅子 谢尔盖来了我就杀了他!(哭喊着欲下) 〔吴场长上，迎面撞上贾罗锅子。

吴场长 (捂住贾罗锅子的嘴)你要坏我的大事我饶不了你! 贾罗锅子 她是我老婆，你们为啥拆散我们?

吴场长 你没登记就搬到人家去住，算哪门子夫妻?我还没 处分你呢。

贾罗锅子 (委屈而又伤心)是她不愿登记的。老骚货，原来

心里一直想着这个老杂毛!(大声吼着)怪不得她光 让我干活，不让我上炕呢。这事没完，别以为我好欺 负!

**吴场长** 行了，我叫你爹还不成吗?全林场两千多口子要吃 饭，你老人家就忍了吧。

贾罗锅子 我没法忍!“文化大革命”她让造反派斗得就剩一 口气儿了，场里没有一个人敢给她送口水喝，是我把 她偷偷背进大山救了她一命。天天给她熬人参汤， 给她做饭烧水，打柴禾劈柈子洗衣服，连骚裤衩子也 是我给她洗的!

吴场长 场里的人都夸你老贾讲义气。再说了，你也没吃亏 啊。你没登记也没过礼就长期霸占人家良家妇女， 长达二十年之久。

**贾罗锅子** 她也算良家妇女?至少跟十个野汉子鬼混过，破 鞋!

吴场长 行了，明个我保证给你找个老伴，给你盖间新房，让 你到啤酒厂打更，不算退休费每月再给你一百五十 块补贴，这个条件可以了吧?

**贾罗锅子** 你说话算数?

**吴场长** 算数!只要你不再纠缠她!

**贾罗锅子** 谁稀得理她? 一 身毛子娘们儿狐臭味!(欲下，回 头)场长，给我找个少兴点的。(哼着二人转得意地 下)

**吴场长** 让谢尔盖当啤酒厂技师，总能维持生产了吧?

**何副场长** 只是维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吴场长** 先维持一下，等我再想办法。

**何副场长** 有办法你早想了，不行，我替你跪着签字!

**吴场长** 用不着你孝顺。他是在报复我呢。 **何副场长** (急得直转圈)这可咋办啊!

**吴场长** 放心，天塌下来有你二叔我顶着呢!

**何副场长** 啥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 … 娘们儿，娘们儿! (下)

〔吴场长进了卧室。

〔张海林带着采伐队回来了，因为桥被拆了没能进 山，憋了一肚子火。

**张海林** 吴常福，你敢拆我的桥，我就敢逮捕你! **吴场长** 啥事呀吵吵巴火的，你们是没吃饭吧?

〔张海林一行列队摆出了打架阵势。

**张海林** 少来这一套，大木桥是不是你拆的?

**吴场长** 没错，为县里修高速公路义务献工嘛。

**何副场长** 这事是经过县里批准的，跟林业局没关系。

**张海林** 我没问你!(对吴场长)你明明知道局里要去采伐那 几个林班，你为啥还把桥拆了?

**吴场长** 不知道，从来没有人通知我要伐哪几个林班，再说我 和局里签的承包合同也没有这一条。

**张海林** 我命令你赶快把桥给我修好!不然就以破坏罪把你 抓起来!

**吴场长** 你小子在娘胎里受了风，脖子歪了不说， 一张口就冒 斜(邪)气。

**张海林** 我看不动真格的你小子不能认罪呀，把他带到局里

说清楚!(向随从公安员使眼色) 〔众人上前欲将吴场长抓走。

吴场长 (死活不走，高声呼救)干啥，要绑票啊?大伙看看 啊，这老张家人多霸道呀!大伙来看看啊!我不让

他们伐原始林子，他们就抓我!

〔吴场长使劲呼救。工人、家属，纷纷上前抗议局里 抓人，抗议局里砍伐原始森林。双方由吵嚷到动手 脚，拉开了决斗的阵势。陈巍急上。

**张海林** (害怕事情闹大，欲走)姓吴的，你等着，我不信治不

服你。(对公安员等)走! **陈** **巍** 张副局长请等一下!

**张海林** 这是我们林业局的事，和你业务员没关系!

陈 巍 无论怎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快向吴场长道歉!

**张海林** 他把大木桥拆了，三万米木材运不下山，等于我们单 方面撕毁合同，要罚款五百万呢。

**陈** **巍** 如果有个办法既可保住那片原始林子，又可以弄到

三万方木材做成这笔生意，岂不两全其美? **张海林** 你吹气呢?三万米木材能从天上掉下来?

陈 巍 ( 把合同书向张海林展开)这是吴场长他们和苏联签 定的劳务出口合同。中方在苏联从事伐木清林集材 等劳务，为期两年。完成合同规定的指标之后，苏方 用红松，以瑞士法郎作价付给中方劳务人员报酬，两 年内共付给中方红松三万立方米，交货地点就在县 海关火车站。

**张海林** (看着合同难以置信)这——

**陈** **巍** 这样干上十年二十年，不但山林可以休养生息，青山 常在永续作业，经济效益也成倍翻番。这不是两全 其美的最佳选择吗?

**张海林** (折服了)陈巍， ……我算服你了!噢，我还忘了，这 有你封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像是林林写的 ……

**陈** **巍** (看信)特快专递?是林林写的。(拆开读信)“妈妈，告

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会考中学的前一天，我的老病又犯 了，发高烧双手抽筋儿连笔也拿不住，没法写字不能参 加考试。老师对姥姥说只好等明年再考了。姥姥叫你 快点回来，跟学校求个情，也许能让补考。如果真的不 能在北京上学，就让我跟你一块到林区去吧。我想爸 爸，我要爸爸，我本来就是大森林里的一粒种子，我爱大 森林……就让我和林区的小朋友、小松树、小松鼠一块 成长吧。妈妈，你快回来接我来吧!”

**张海林** 陈巍，你别急，我马上坐飞机去北京接林林。只要你

和林林回到我身边，我今后一切都听你的! 吴场长 (激动万分)把孩子接到这儿来念书吧!

王调度 小陈，快点走吧!

何副场长 把孩子接来吧!

小 丛 陈巍姐，你快走吧!

〔陈巍起身疾步欲下。

**吴场长** 等等，(回屋取出老山参)小陈，把这棵老山参带上 吧，或许会有用。

〔陈巍看着众人真诚的目光，转身坐了下来。 **何副场长** (对吴场长)小陈不放心这儿的工作!

**张海林** 陈巍，你放心走吧，我和老吴会合作好的。老吴，为

了咱们大青山的下一代，咱们都得向老穆大爷学习， 不为名不为利， 一切为了大青山!我爹过去有对不 住你的地方，我今天替他向你赔礼了!

吴场长 张局长，你这句话真像一把火，林林的信像一桶油， 烧得我撕心裂肺的。王调度，你去通知王耀祖，今晚 举行签字仪式!

众 人 (关切地望着吴场长)场长!

〔暗转。

〔月色溶溶，于曼在月色中沉思。王瘸子前来送衣服。 **王瘸子** 曼儿，你站在这干啥呀?

**于** **曼** 我想让山风吹一吹，心里火烧火燎的。 **王瘸子** 可别凉着。

**于** **曼** 我这次回来，感触太深了!……我忽然在老吴身上 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山林里的汉子骨头还 是硬啊!

**王瘸子** (怔住了)曼儿，你想……

**于** **曼** 老王，你想哪儿去了，能吗?……这二百万一定得

投，你让老吴跪下签字有点太过分了。 **王瘸子** 咱那二百万不是捡来的。(与于曼下)

〔暗转。

〔签字仪式在十字街口举行，双方代表正襟危坐气氛 严肃。群众前来围观。

**王瘸子** (向吴场长)合同还用再念一遍吗?

**吴场长** 不用了，就这么点事。你们公司投资二百万与我公 司啤酒厂联营。

**王瘸子** 第一期合同为五年，以后——

**吴场长** 没有以后，就五年。五年后连本带利一块退给你!

签字吧。

**王瘸子** (签字)请甲方签字吧。

〔群众关切地注视着吴场长。

**吴场长** (拿起笔沉思)你不是让我跪着签字吗?我答应你的 条件 。

**众** **人** (激怒)场长，不能答应他的条件! **何副场长** 耀祖，让我代表吴场长签字吧?

〔老穆头儿及收过王瘸子西服的人挤到签字桌前，他 们当众脱掉西服，摔在王瘸子的面前。

**老穆头儿** 王耀祖，你污辱场长就是污辱全场的老少爷们儿! 你送的西服咱们不要，从此不认你这个老乡!

于 曼 耀祖，你赶快收回这个决定! 众 人 场长，不能签!

〔二愣子动手欲揍王瘸子，被陈巍拉住。

王瘸子 老少爷们，也让我说几句。我王耀祖从懂事起就受 别人欺负，可从没欺负过别人。从我记事起就怕两 件事：一怕挨饿二怕挨打，我是娘用苞米糊糊喂活 的。我这腿咋残的，大伙都知道，所以我恨那些欺负 过我的人。我想用二百万买个人间公道。可是于 曼、陈巍苦口婆心劝我，特别陈巍有意让我去苏联考 察，使我这个土包子开了洋荤，我感到自己心胸太狭 窄了……

**于** **曼** 那你为啥还不收回条件?

**王瘸子** 签这份合同我不放心啊。这二百万可不是大风刮来 的。我是九死一生拿命换来的!办酒厂第一次失败 之后，为了还银行贷款，我把我抵押的老娘的房子卖 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十冬腊月搬到四面透风的 大工棚里去住。 ……第二次失败之后我被债主逼得 喝了敌敌畏!

**于** **曼** (抽泣着)你说这些干啥?

**王瘸子** 我真怕这二百万打水漂儿啊。之所以提出跪下的要 求，一是想找回当年的那一跪，二是看看吴场长有没 有真干的决心。老吴，我今天重新认识你吴常福，你 还是大森林里的一条好汉，山里的爷们儿是好汉，我

信得过你!特别是有我最崇拜的陈巍帮助建啤酒

厂，我更充满信心，那个条件我收回! 〔众人鼓掌。

吴场长 不，不用收回，我吴常福今天不是给王耀祖下跪，我 是给全场的老少爷们儿下跪，给咱们大森林下跪! 我吴常福当段长、场长三十多年，把林场造得破狼破 虎的，大家跟着我吃苦受罪了!我这辈子天生骨头 硬，从没服过软儿，可眼下看着那些山东盲流子成了 百万富翁，南方一个小屯子， 一年的总产值几十亿。 我们十多个林业局，几十万人绑一块，干不过人家个 小屯子，不服软儿行吗?老祖宗留下的富饶大森林 把咱们吃懒了、吃傻了，靠山吃山坐吃山空，到头来 我们倒成了穷光蛋，去找当年的叫花子借钱。这是 咱山里人的奇耻大辱!不怪天不怪地，只怪我吴常 福无能 ……

众 人 场长，林场没搞好，咱们人人有分，不能全怪你。

王瘸子 老吴，我也是林场的老职工，我也有责任，大哥我和 你一块向大森林请罪。

吴场长 你的祖坟不在这大青山。(庄严地跪下，对天呼唤)

大青山，我吴常福向你谢罪了! 众 人(唰地一齐跪下)场长!

〔静场。忽然在寂静的大森林中传出孩子的喊号子 声，歌声清新、甘甜、质朴，充满朝气，众人回首向歌 声望去。

〔音乐渐强。 〔切光!

— — 剧 终

**午夜的探戈**

周树山



〔一座普通的单元居室的客厅。正面是通向外面的 门，左右各有门通向维春的房间和程凤舟、徐静怡夫 妇的卧室。

〔冬天的傍晚。大约下午四点钟，北方的冬天黑得 早，现在已是黄昏时分，有桔红色的阳光透过窗子照 进来。桌上杯盘狼籍，门外人声嘈杂，一些礼品扔在 沙发上。维春正站在门口送客。维春——一个十八 岁的女孩，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她长得俊俏，个头 较高，因正在发育中，身子稍显单薄瘦弱，但从体态 上不难看出，未来她会是个出色的美人。她已经脱 离天真无邪的少年期，社会和生活已使她过早成熟， 像时下许多女孩一样，她脸上永远带着高傲和刻薄 的神情。但是此刻，她这种神情下却潜藏着一种厌 倦和无奈，而这却是她这种年龄和身份的人不常见 的。她穿着黄色羊绒衫，一条黑色紧腿脚登裤，踩着

一双蓝绒拖鞋站在门边。

〔门外嘈杂喧嚷：“维春，再见!”

**维** **春** (向门外)再见，再见，请走好!

〔门外的声音渐渐远去。维春关上门。

维 春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自语)唉，真是的，过生日，多么 无聊，无聊透了……

〔楼下隐约传来喊声，维春打开窗子，大声和楼下的 人对话。

维 春 哦，什么?手套，啊，等一下!(急忙寻找，接着又跑

到窗前，把手套扔下去)喂，接着……好，再见，再见! (关上窗子)

〔屋子里彻底静了下来。维春默立窗前，最后一抹阳 光照在她脸上，她显得有些忧郁。窗外有麻雀吱吱 喳喳的叫声。

维 春 (喃喃地)最后一抹殷红的阳光即将消逝，鸟儿归巢， 只留下一片寂寞的天空 …… (笑起来，心情变得好一 些)好像两句诗，真有意思!老师说得对，重要的是 找准感觉。(对着屋里的一个模特模型)“先生，用不 着装腔作势，我早已看穿了你的用心……"不对，太 夸张了!(打开一本书，默念，重新开始)“先生，用不 着装腔作势 …… "

〔门铃声响起。

**维** **春** **谁呀?**

〔门外声：“是我呀，维春。”

〔维春按下电灯开关，屋顶的花式吊灯亮起来。维春 开门，宗祺走进来。他是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梳着

长发，凸起的宽阔的额头，高高的鼻梁，薄削的嘴唇， 一双精明的眼睛， 一脸几乎永不消失的笑容——正 是我们这个时代幸福和潇洒的男士的典型。他穿着 牛仔短大衣，围着一条绿色的围巾，脚登一双锃亮的 黑皮鞋，腋下夹一个礼品盒。

维 春 (不甚热情)啊，是宗……宗叔啊! 宗 祺 怎么,维春，不欢迎我吗?

维 春 欢迎欢迎，进来，坐，坐嘛!怎么,又来找我妈……

宗 祺 (坐在沙发上)不不不，今天我是专为你来的。 维 春 为我?

宗 祺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嘛。看，宗叔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打开纸盒，取出一台小收录机)日本原装，索尼牌， 学英语、听歌随你的便，还能录音呢!

维 春 哎呀，宗叔，你可真“出血”呀!

**宗** **祺** 这是什么话!朋友嘛，我这个人不敢说活得潇洒，但 是对朋友还是讲义气的。男子汉，钱算什么!

维 春 朋友?我可高攀不起。我一个小小高中生，毛孩子 一个；你呢，好赖不济，也算个舞蹈艺术家吧!

宗 祺 十年前你可以这么说，那时在舞蹈团我在三部舞剧 里当过主角，后来调到青年宫就不行了。而今青年 宫的舞蹈练功房开起了夜总会，我也就和舞蹈艺术 彻底“拜拜”了。

维 春 (揶揄地)太可惜了!一个天才就这样完蛋了!要不 然你会成为大师对不对?

宗 祺 别扯了，维春。这不，我现在活得也不错，单位工资、 奖金照发，我隔三差五去点点卯就行。我主要发展 的是第三职业，歌厅、舞厅、夜总会大饭店，去给他们

主持主持节目，来点儿即兴表演，哪晚不挣它百儿八 的!告诉你吧维春，我受聘给你妈当模特队的指导 教师，经济上是受点儿影响，不过——为了友谊嘛!

维 春 友谊?跟谁呀?我?或者是我爸? 宗 祺 你爸?大经理，高攀不起。

维 春 那就是跟我妈啰?

宗 祺 你妈?她是服装中心设计部主任，我受聘于她。我 们之间——老板和雇员嘛。

维 春 (孩子气地)那就是跟我了? 宗 祺 当然 … …

维 春 (萌生一种快活，脸上闪着稚气的光辉)宗叔，说真 的，我倒挺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出手大方，挺像男 子汉的。你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我想那就叫 魅力吧!

宗 祺 (被维春的热情感染，愉快地笑了)我……有魅力? 我很愿意听这样的恭维话，尤其这话出自一个女 ……孩子之口。

维 春 (纯真地)当然，女孩子就是喜欢有魅力的男士。(狡 黠地)不过，宗叔，你真的是为我的友谊而来吗?

**宗** **祺** 当然，我对天发誓……

**维** **春** (表演)“先生，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早已看穿了你的 用心 …… "

**宗** **祺** (愕然，几乎跳起来)维春…… **维** **春** 怎么样?感觉还对头吧?

**宗** **祺** (狐疑地)你，你这是……

维 春 (笑)练台词啊，我不是要考戏剧学院嘛!(笑弯了 腰)啊呀，好，太好了，我找对感觉了!

**宗** **祺** (尴尬)你，你呀，你真是的……

**维** **春** 我觉得只有找准了对象才能找对感觉。我练了几天 了，只有这一次最成功，你说怪不?

宗 祺 (苦笑)这么说，我是那位装腔作势而又别有用心的

先生了?

维 春 (带着一种恶作剧后的快意)别多心嘛，宗叔!不过 是表演，或者说，一次玩笑。

宗 祺 (放松下来)你呀!抽支烟行吗? **维** **春** 我讨厌烟味儿。

**宗** **祺** 好，那就不抽。维春，我教你那几套舞蹈动作练得怎 么样了?

维 春 还可以。我不怕跳舞，我最担心的是小品和台词。 宗 祺 跳一下我看。

〔维春跳舞，宗祺指导。

**宗** **祺** (满意地)唔，不错不错。我看你准能考上戏剧学院， 将来一定会成为明星——超过巩俐和刘晓庆。

**维** **春** 得了，还没到捧的时候，瞎吹乎啥呀!

**宗** **祺** 这不是吹乎，这是一种良好的祝愿。噢，想起来了， 我还有一件礼物送给你，大陆港台歌星联袂演唱会， 东区体育馆，甲种票，今晚七点三十分——那里可有 你仰望的星星啊!

维 春 那是从前，我真的仰望过他们。不过时间太久了，我 累了，脖子都酸了。去他的吧，愿意什么星什么星， 远不可及，与我何干!

宗 祺 成熟了，成熟了，维春可是越来越成熟了!(腰间 BP 机响起)对不起，我回个话。(拿起电话)喂，哪位? 怎么,是你?我们已经分手一年了，你干吗总缠着

我?(紧张)什么?孩子病了?啊，啊，好，在门诊，我 马上去!(放下电话)对不起，维春，我得走了，祝你 生日快乐!

**维** **春** 谢谢您的礼物，再见，宗叔! **宗** **祺** 再见!(走出门去)

〔维春望着大门，若有所思。半晌转过身来，她感受 着一种寂寞和不安。良久，她拿起桌上的袖珍收录 机，装上磁带，按下录音开关，对着收录机练习台词。

维 春 (表演)“先生，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早已看穿你的用 心!你脸红了，你的手在发抖，你的良知在说话 …… 如果你有勇气，敢于面对你的良心，那么,把真相说 出来吧，说出来吧!”

〔维春按下开关，审视着手中的收录机，脸上带着茫 然莫解的神色。她开始倒带，重新试收她的录音。 录音机里先放送一段音乐，在音乐骤然中断的地方， 响起她冰冷的声音：“先生，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早已 看穿了……”她像被吓着似的猛然关了收录机，奔到 窗前，焦急地向外张望。

维春(喃喃地)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呢!

〔光渐收。幽冥中，舞台上留下维春孤寂的身影，收 录机里放送着那段台词：“……你脸红了，你的手在 发抖，你的良知在说话……如果你有勇气 …… ”

二

〔黑暗中，传来遥远、空茫、听不真切的城市喧闹声。 一支忧郁的小提琴曲舒缓地响着，像缓慢的河水，无 始无终地流淌。 一男一女的对话声，像从深水中浮 起来似的，渐渐清晰起来——

女：“维春，维春。她好像不在家…… ” 男：“我肯定她不在。”

女：“等一下，我找钥匙。”

〔一串钥匙的响声，开门声。灯亮。 一男一女站在屋 门口。男人是宗祺，我们已经见过，不过，他比刚才 显得更加愉快，甚至有些亢奋，他的手里拿着的是一 件女人的大衣。女人是徐静怡，她不到四十岁，是一 个成熟的美丽女性，虽然人到中年，但风韵依然，体 态丰腴匀称，富于性感，面容保养得极好， 一双眼睛 深邃含蓄，富有魅力。由于职业的关系，她的服饰总 是得体新潮的。她手里捧着一个装时装的纸盒。

**宗** **祺** (得意地)怎么样，我说她不在家吧?在路上我就说， 我会算 … …

**徐静怡** (稍感不安地)维春这是向我示威呢!你看，自己写 个大寿字挂在模特上了 ……

宗 祺 (把徐静怡的大衣挂在衣挂上，像主人似的坐在沙发 上)现在的年轻人，自主意识强，有他们自己的圈子， 大人用不着多操心。

**徐静怡** (自责地)当妈妈的，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孩子，毕竟是 孩子的生日嘛，而且-  已经十八岁了!(忽然意识 到某种东西，对着镜子，感慨而略带忧伤地)啊，我已 经有个十八岁的女儿啦， 一个有着十八岁孩子的女 人，无论怎么说，也是——老了!(抚弄长发，有些凄 然 )

宗 祺 哎呀徐姐，怎么说老了呢，像你这种女人是青春永驻 的!(像主人一样打开冰箱，拿出两瓶果茶，递给徐 静怡一瓶)其实人老与不老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的 精神状态，只要你心灵是年轻的，青春就舍不得离开 你。我说得对不对?

徐静怡 我的心灵不能说年轻喽!人到一定的年龄才能活出 点滋味，才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回头一看， 才发现这大半生都是为别人活着，刚刚想为自己好 好地活一回的时候，黄昏的风已经从西天吹来 ……

宗 祺 啊呀徐姐呀，你的话又有诗意又有哲理，简直叫人



徐静怡 哪儿呀，这是我读过的一本小说里的话。我觉得这 话说得很对，说出了我的某种想法。 一个人心里的 苦经只有他自己知道。

宗 祺 (心有灵犀，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得对，太对了!比如 说我，就在刚才，接到我离婚那位的电话，告诉我孩 子病了，非要我赶到医院不可。其实呢，孩子判给了 她，由她抚养，由她监护，我呢，只负责掏抚养费。可

是你既然做了父亲，只要孩子还在这个世界上，你就 永远摆脱不了他，你有责任，你只要不闭上眼睛，你 就得为他的一生牵肠挂肚。唉，细想起来，这是何苦 来的呢!你做了父亲，做了母亲，你就永远摆脱不了 两个字 — 责任!你可以摆脱你不爱的女人，你可 以不当别人的丈夫，但是只要你是父亲，你是母亲， 想不当也不成，所以世界上最痛苦最无奈的事情就 是你曾经制造过一个孩子。

徐静怡 (很欣赏宗祺的夸夸其谈)你呀，宗祺，什么事到你嘴 里总有一套理论。可你既然制造过一个孩子，难道 你不会连心连肝地去爱他吗?

宗 祺 爱是什么?爱的本质是什么?爱的本质是痛苦，懂 吗?爱到极至，用你的话说——连心连肝的，那不是

痛苦是什么?啊?你说。 **徐静怡** 精辟，精辟!

宗 祺 ……所以我说，人活着，别太那么投入了，散淡一点， 潇洒一点，一句话，看透了人生，悠着点儿。只有傻 瓜才钻牛角尖儿，为了心爱的人去殉情，为了一个不 着边际的口号去卖命……执著是够执著的了，难道 不也太傻一点儿了吗?

**徐静怡** (被打动)嗯，说得真好!

**宗** **祺** 我也是活过半生的人了，把事情也都看开了。老婆 要离婚，行啊，离吧；她要房子，还要孩子和家产，行 啊，给你，反正我这后半辈子再不想结婚了。

**徐静怡** 你这是想逃避责任吧?

**宗** **祺** 错了。我不过是想活得轻松一点罢了。我一见以天 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之士，一见愤世嫉俗、恨不能扭

转乾坤的先生，一见着一脑门子官司、为某件事痛不 欲生的家伙……我就感到好笑。干吗呀?地球不是 在转着吗?大狗叫，小狗跳，世界不还是那个样子 吗?

**徐静怡** 无妻无子一身轻，我看你倒算得上个逍遥派。

**宗** **祺** 你又错了，徐姐，我们这一茬人哪，谁也逍遥不起来 ……刚才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像条狗一样窜来窜去， 给孩子挂号、就诊、抓药，又到注射室去给他打针 ……我离婚的那位抱着孩子跟在我身后，好像她又 成了我的老婆一样，得，整得我好长时间找不到感 觉。后来我留给了孩子三百块钱，像逃犯一样从医

院里逃出来，我在电视塔转角处的街口足足站了二 十分钟，直到看到你的身影，我才感觉到我又是我 了 。

**徐静怡** ( 有些不自然，嗔怨地)说些什么呀!

**宗** **祺** (抱歉地笑笑)对不起。嗨，我这个人哪……不过那 是真的，我不说假话，徐姐，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 有气质。

**徐静怡** 别扯了!一个接近四十岁的女人， 一个有着十八岁 女儿的女人，难道还能像少女一样谈情说爱吗?

宗 祺 (故作轻松地调侃)那是那是，而且还是有夫之妇。 〔沉默。 一丝阴影掠过徐静怡的面庞。

宗 祺 对不起，徐姐，我这个人哪，有时管不住自己的舌头。 徐静怡 (轻声地)还是说点儿别的吧。(从盒子里取出一套

裙装)看，这是我给维春的生日礼物，我亲自设计的 一套毛裙，你看怎么样?

**宗** **祺** (赞叹地)哦，真是美极了!没让模特试一下吗?

**徐静怡** 我自己试过，效果很好。这种衣服在北方的冬天，可 以算社交场合的晚礼服。

**宗** **祺** 徐姐，让我开一下眼，欣赏一下好吗? **徐静怡** 当然可以，等一下。

〔徐静怡转入屏风后换衣服。少顷出来，给人气度非 凡、光彩照人的感觉。

**宗** **祺** (痴迷地)徐姐，徐姐…… **徐静怡** (走模特步)怎么样?

**宗** **祺** 绝了!绝了!光彩照人，美妙绝伦!徐姐，各种花色

多设计一些，今年展览会上，咱就靠它出彩! **徐静怡** 模特训练可就要靠你了。

**宗** **祺** 没说的，没说的!(上前，几乎不能自持)徐姐，你，你 可真漂亮!

**徐静怡** (冷静地)宗祺。

**宗** **祺** (顿悟，有点儿窘)哦，徐姐，你的舞也跳得越来越好 了!

**徐静怡** 可开始时我净踩你的脚。

**宗** **祺** 但现在你简直成了舞会皇后，快四慢四，快三慢三， 狐步舞，华尔兹……跳得美极了。假如穿上你自己 设计的这套裙子……我们在一起，嘿，飘飘欲仙，肯 定像飞起来一样。

徐静怡 我去舞场，也是一种职业需要。我要听听大家对我 设计的时装的看法，我自己也就充当模特。人家说 好，我就有了信心。

**宗** **祺** 你时装设计师的名望是和优美的舞姿成正比的，今 年秋天，你上了电视，不能说和跳舞没有关系。

徐静怡 那我得谢谢你呀!真的，社会上很多人都是在舞场

上认识我的。认识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时装。 宗 祺 对呀，如果你学会了探戈……

徐静怡 探戈?

宗 祺 对，探戈。这是起源于非洲的双人舞，传入阿根廷及 其他国家后，用于社交舞会。音乐特点为中速，二或 四的拍子，旋律与伴奏通常是——(哼着舞曲，做一 个优美的探戈动作)这样，这样，(很自然地拉徐静怡 进入舞蹈动作)对，放松，再放松一点，跨度大一些 ……对，对，转起来像旋风，优美极了。

〔忽然，徐静怡惊叫一声，险些跌倒，宗祺揽住她的 腰，四目相视，徐静怡忙脱身。

**宗** **祺** 怎么,闪腰了吗? **徐静怡** (掩饰地)没，没有。

〔沉默。两人都很窘迫。良久—- 宗 祺 今晚出去吗?

徐静怡 不。

宗 祺今天是周末。 徐静怡 不，不想出去。

宗 祺 我可以教你跳探戈。

徐静怡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出去，我已经几天没跟孩子在一起 了。今天是维春的生日，她回来时，一定希望看到我。

**宗** **祺** 太可惜了。 **徐静怡** 嗯?

**宗** **祺** 我这里有两张帝王夜总会的招待票，那里探戈的舞

曲可是最好的，有全市第一流的乐队。 **徐静怡** (断然地)我不能出去。

**宗** **祺** (快快地)那好吧，我也该走了。(站到镜子前整整领

带)再见!(向门口走去) **徐静怡** 再见。

**宗** **祺** (停在门边，没有回头)程经理又有几天没回来了吧? **徐静怡** (像被烫了一下)你-  (气恼地)你这是什么意思? **宗** **祺** (回过头若无其事地笑笑)没什么意思。晚安!(打

开门)

**徐静怡** 请等一下。

**宗** **祺** (转身)有事吗?

**徐静怡** (乏力地)没事儿，你走吧。 **宗** **祺** (关上门)徐姐……

**徐静怡** (爆发地)你走!出去!(流下泪来)

**宗** **祺** 徐姐，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在舞场上你那般潇洒，那 般狂放，那般不管不顾的快乐，这都是你装出来的，

其实你要掩饰一种东西，一种心灵的不幸。 **徐静怡** (否认地)没有，你不要胡说。

**宗** **祺** 我了解过，你经历过背叛，经历过打击，实际上这个

家-  你和程经理早就…… **徐静怡** (制止地)别说了。

宗 祺 (点起一支烟，感慨地)人哪，看透生活是一回事，真 正让他潇洒起来是很难的。人心是什么?人心是一 座牢狱，有很多栅栏，有很厚的高墙，不是非凡的勇 敢者是冲不出来的。

**徐静怡** (被深深地触痛)你又来说教!(站到镜子前修饰被 泪水打湿的容颜)想不到你这么懂女人。

宗 祺 (愉快地笑了)对不起，徐姐，我这个人有时很讨厌， 虽然是好心，说出话来未必叫人愉快。好了，我真的 走了……

徐静怡 其实，我真想跟你到舞场去学学探戈，舞曲一响，真 的会忘掉一些烦恼。只是维春她……

宗 祺 我想她有她自己的世界，我们大人往里掺和，她未必 会高兴呢。

徐静怡 可是她今天过生日啊……

宗 祺 是的，我曾经来过，我见过她，她非常快乐，她的同学 们带了礼物来祝贺她的生日，他们开过生日宴会，还 跳过舞。你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吗?她去观摩大陆港

台歌星联袂演唱会去了，是我给她的门票。 徐静怡 谢谢你，只要她快乐。

宗 祺 她当然快乐。我想她也会希望她的母亲快乐。 徐静怡 (心为之动)宗祺。

宗 祺 看，这架索尼牌袖珍收录机，是我送她的生日礼物， 她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她可喜欢了!

徐静怡 (感动)宗祺，你真……我真该好好谢谢你! 宗 祺 那么,不要拒绝我的好意，让我们去舞场吧。

徐静怡 (慰解地)好，咱们去舞场。不过，你得教我跳探戈。 宗 祺 那当然。

徐静怡 请等一下，我换一下衣服。

宗 祺 (按住徐静怡的肩头)不，就穿这件。

徐静怡 可是 ……

宗 祺 就穿这一件!

徐静怡 (避开宗祺的目光)那好，我给维春留个条。 宗 祺 怎么写?

徐静怡 当然不写去舞场，(留条)对，就写训练模特，筹备春

装展览会吧。 宗 祺 说假话。

**徐** **静** **怡** 没办法，人不能全说真话。

〔宗祺、徐静怡关了灯，走出门去。 〔舞台全暗。

三

〔黑暗中，远远传来舞场的喧闹，其中有男人的私语 和女人的笑声。 一支探戈舞曲由始至终地响着。

〔灯亮。维春在场上。程凤舟怀抱一只硕大的绒毛 玩具狗，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他在门外喊：“维春， 维春——”程凤舟上。他四十多岁，比实际年龄略显 苍老，这是奔波繁乱的生活留下的痕迹。他显得和 霭可亲，经常带一种深沉莫测的微笑。在某种场合 这是必要的。在家里，他在形式上愿意保持某种尊 严感，但关键时刻，他又是极度虚弱的。

**维** **春** (意外地)爸!

**程凤舟** 哦，对不起，维春，爸回来晚了。公司里脱不开身哪! **维** **春** (略感不安)爸，您这是 ……

**程凤舟** 今儿不是你的生日吗?(慈爱地)过来，维春，让爸看

看!(端详着女儿)哦，维春，十八岁了，大姑娘了。 **维** **春** (不好意思)爸。

**程凤舟** 唉，十八年哪，日子不经混，转眼的工夫，一个十八岁

的女儿站到你面前了，你说人还有不老的?

**维** **春** (感动，略带感伤地)爸，这两年您可真见老了，看，都 有白头发了。

程凤舟 人生苦短哪!一茬一茬的人，好像都是孩子追老的， 我记得你刚生下来那阵儿，才这么大，我把你放在秤 盘里一约才六斤三两。

维 春 爸，我把您这根白头发薅下来吧。

程凤舟 薅吧，我看不止一根儿。那一个月我几乎天天约你， 就用你爷爷早年在乡下卖黄烟那杆盘子秤。等你妈 满月你说你长了多少?十三斤半，长了七斤二两 …… (被拔一根头发一激灵)哎哟!

维春(窘迫)爸，看您，说那个干啥呀!给，看您这根儿头 发白的。

程凤舟 薅下来了?我怎么没觉得疼呢?那个月我每天都记 你体重，有一天长了六两三钱，那个小本子我还留着 呢，一会儿我找来给你看。

维 春 我看过了，不就是放在您和我妈结婚证一块的那个 蓝塑料皮儿的小本吗?

程凤舟 对对对，没错。那个小本可有历史意义，那是咱家的 文物……幸福、和谐、生生不息，充满希望，它是最好 的见证。

**维** **春** 只可惜那是历史了。爸，又发现几根白的，薅不薅?

**程凤舟** 算了，白发拔不尽，岁月不饶人，由它去吧!维春，生 日过得快活吗?同学来了不少吧?

**维** **春** (敷衍地)嗯，挺快活的。

**程凤舟** 那就好，那就好!十八岁了，大人了，生活、感情都该 独立了……呃，说了半天，忘了它(拿起绒毛狗)看， 爸怕你寂寞，给你找个伴，怎么样?漂亮不?

维 春 嗯，挺漂亮的。 **程凤舟** 喜欢吗?

**维** **春** 喜欢。

**程凤舟** 那就好!只要你喜欢，爸就高兴。这就是爸送你的 生日礼物!你是独生女，孤单是难免的，你要寂寞 了，有它陪着你，你要冷清了，和它说说话。你妈是

不是到现在还没露面儿? **维** **春** 没 。

程凤舟 我们都很忙，改革开放嘛，生活节奏加快了，连享受 天伦之乐的时间都挤没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总该 学会独立，总该有自己的世界才是。

维 春 我妈好像回来一趟，我没见着，她留了条儿。

程凤舟 (看维春递过的字条)“训练模特……春装展览会

……"(现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冷笑)好嘛。

维 春 爸，您怎么啦?

**程凤舟** (恢复了先前的状态)没，没怎么,这说明我们——我 和你妈的确很忙啊!她说给你设计了一条漂亮的裙 子作为生日礼物。

维 春 可她到现在连影儿都不见，更甭提什么裙子。 **程凤舟** (冷冷地，压抑着)她在训——练，懂吧?

维 春 (愕然地)爸，您 … …

程凤舟 (笑起来)噢，没什么,爸只不过觉得你妈……只不过 觉得作为母亲，她应该多和你在一起才是。好，不说 你妈。维春，爸有点饿了，给我拿点儿吃的来，你妈 说不定啥时候回来呢。

〔维春打开冰箱，拿出几样冷碟放在桌子上。程凤舟 将两个高脚酒杯斟满葡萄酒。

**程凤舟** 来，维春，为你的生日快乐，干杯!(与维春碰杯)维 春，要高考了，告诉爸，你是想考理科还是想考文科?

**维** **春** 高二的时候我们就分了文理班，我在文科已经念了 一年半了。(苦笑)爸，您可真关心我。

程凤舟 (尴尬地)呃呃，这真是的!我整天忙昏了头。是啊， 考文科也未尝不可。银行、财贸、外语……都属文科 吧?在社会上都是很热的职业。你想考哪类学校?

**维** **春** 哪类都不考，我报了戏剧学院。

**程凤舟** 什么?戏剧学院?当演员?(摇头)怎么没和我商量 一下?

维 春 爸，您不说我十八岁了，应该独立了吗?再说，爸，我 们好长时间都难得在一起了。

程凤舟 (窘)啊，啊，是啊，按说爸应该尊重你的选择，不过，

这种事情还是该跟我们商量一下。你妈知道吗? 维 春 知道。

**程凤舟** 她什么态度? **维** **春** 没有态度。

**程凤舟** 什么?

维 春 (抑制不住地)你们都在忙，忙……我呢，已经十八岁 了，应该学会独立，不该在感情上依赖你们。我没有 权力去干扰你们、要求你们的爱和生活上的指导，不 是吗?

**程凤舟** 维春!

**维** **春** 好了，为了我的独立，十八岁的独立，干一杯吧!从 今往后，我不再是你们的殖民地了，内政外交，我一 个人说了算。爸，为了维春的独立，干杯!

**程凤舟** 维春!

**维** **春** ( 爆发地)我越来越感到，我成了你们的累赘，你们都 有各自的事情要忙，你们忙忙忙，鬼才知道你们忙些

什么!

程凤舟 孩子，你……尽管我们忙，你是看到的，我们都爱你。 你妈特意精心为你设计了一套裙子。我呢，尽管这 么晚，我也推开别的事情，赶回来庆贺你的生日。

维春 真的，我真得谢谢我的爸爸，您还给我找了个伴儿， 让它陪着我，冷清的时候和它说话，看，我的伴儿，一 条狗，而且是一条——死狗!

程凤舟 可它有音乐发条，它能奏乐，它还能说生日快乐，不 信 ……

维 春 (按住程凤舟的手)爸，别弄了!生日快乐，生日快 乐，冷冰冰的机械的声音，我不要听!

程凤舟 (愧疚地)好了，维春，我承认，爸爸以前对你关心不 够，今后一定改。好女儿，为了我俩的和好，干一杯 吧!(和维春碰杯)孩子，对爸有什么怨气都发出来 吧!

维 春 爸，我知道您不容易，人到中年，该操心的事多，您把 争强好胜的心收一收，清心寡欲，看得开一些，看得 淡一点，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呢!爸，看着您一天天 苍老，我……(垂泪)

**程凤舟** 谢谢，谢谢你，孩子!(抚爱着维春)还有什么话，要 说给爸爸听呢?

维 春 (抬起头来，凝视着父亲)爸——

程凤舟 (从维春的目光中警觉到什么,避开)嗯?

维 春 (迟疑地)爸，有件事情，可能做女儿的不该 ……

**程凤舟** (胆怯，却故作轻松和豁达)没什么,没什么,其实我 们之间，我们这个家有什么呢?不过是一点小小的 误会而已。(转移话题)维春，爸过的桥比你走的路

多，咸盐也比你多吃几年，自信还可以在人生道路上 给你一点忠告。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读小说，高 考的时候也想考文科来着，可一想到那些写文章的 人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爷爷又反对，我也就报了 医科大学……虽然是六五年入学，可也算是“文革” 前的大学生，而且还是个名牌大学呢!

维 春 (脸上现出失望的阴影，知道父亲不能和自己真诚对 话，便尖刻地)是的，您读过名牌医科大学，可您现在 并不是个医生了!

程凤舟 在外国，医生是第一流的职业，可是在我们中国-  你也听说过——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我觉 得我的选择没有错，我现在是北方药械公司总经理， 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十个主治医生都不 如我。当然，我也不算离开本行，我经营药品和医疗 器械，专业知识还是用得上的。维春，不客气地讲， 你爸爸在社会上还算得上是个成功者。

**维** **春** 这么说，爸爸，您应该是我人生的榜样了?

**程凤舟** 我虽然不敢说是你的榜样，但是，孩子，你记住，人生 真正的成功者是不多的。在社会上想混出个样儿 来，在人群中想拔个尖儿，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千世 界，茫茫人海，庸人成千上万，成功者又有几个?

维 春 爸，别说了!您总标榜着自己是成功者，可说不定您

的成功是以牺牲别人和自己的幸福为代价的。 **程凤舟** 什么意思?

维 春 (又一次爆发)您看，咱们这个家像个家吗?你总说 我孤独、寂寞，可更孤独的说不定是您自己，您不仅 孤独，您的心灵还是封闭的，您的心里关着一个秘

密，您怕触动它。您戒备妈，也戒备我，您总是躲躲 闪闪的。对至亲骨肉也不能坦诚相见，您不觉得活 得累吗?

**程凤舟** 维春，胡说些什么,太放肆了!

**维** **春** 我胡说，我放肆……让我们像陌生人那样充满膈膜、 彼此戒备吧。对不起，爸，这屋子太冷，我得去睡了。 (欲下)

程凤舟 等一下!维春，你还需要什么呢?这屋子、这一切， 不都是爸挣来的吗?爸辛辛苦苦地奋斗，为的是什 么?爸不知道还有哪里对不住你妈、对不住你 …… 孩子，你还要什么呢?

**维** **春** (被打动，一阵酸楚)爸，我，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



程凤舟 (斟一杯酒，自怜地)其实呢，像你说的，爸也是很孤 独啊!咱们这个家，说幸福呢也可以说幸福，要说 ……(将酒一饮而尽)我认识你妈的时候，她漂亮，那 是真漂亮!可她是干什么的?她不过是童装厂的一 名女工，一名女工。

**维** **春** (制止地)爸。

**程凤舟** (酒意醺然自顾说下去)那时候我爱她，的确爱她，实 心实意。这么多年过去了，就像一盆炭火慢慢冷下 来。没法不冷，年头儿太多了，彼此都熟悉了。她说 怪我，有时候跟我吵架，维春，你说，怪我吗?(抬起 头，看到维春直视的目光，有些慌乱)维春，你怎么这 样看着我?我，我怎么了?

**维** **春** 爸……

**程凤舟** (又喝一杯酒，发泄地)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

方!我拚死拚活地干，我对这个家尽了责任。告诉 你维春，能摊上我这样的爸就算是你的幸运、你的福 分!北方药械公司生意做到省内外，你爸我是这个 公司的总经理。

**维** **春** 别跟我谈你们的公司，我讨厌!

**程凤舟** (将酒杯重重踧在桌上)你讨厌，讨厌什么?

**维** **春** 哼!我不愿意提起它!我，我要冻死了，我得进屋

去!(欲下)

程凤舟 慢着，你不要走!你这样对待你的父亲，究竟是为什 么?提起我的公司你这种态度，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

**维** **春** 不，我不说!我很冷，我得回屋里去。

**程凤舟** 不成!你给我老老实实站到这儿——你必须说清楚?

**维** **春** 爸……我很怜悯您。

**程凤舟** 什么?怜悯?怜悯我?这是哪儿的话?

**维** **春** 我小的时候，非常爱您，也非常尊重您。您是多么好 的爸爸啊，年轻、快乐、心地善良，充满朝气和进取 心，对家庭，对妻子女儿充满爱，也有很强的责任心。 当我骑在您的脖子上走进公园的时候，当幼儿园的 老师夸奖我，您把我抱在怀里亲着我的脸蛋时；当我 放了学，走出学校大门看您推着自行车在校门口那 老榆树下望着我微笑时；当我们一家三口带了食品 饮料雇一只小船到太阳岛去游江时，我心里多么自 豪，多么快乐!(语气变得沉重)爸爸，想到您给我的 爱，想到从前，我不想伤害您，我不想说出要说的话。

**程凤舟** (深受感动)这么说我也曾是个合格的父亲，维春，我 想不出你对我的冷漠、对我的怨恨是从哪里来的。

告诉你，孩子，如果说你的父亲有了变化，那不是他 变了，而是时代变了，生活变了!

维 春 (眼里噙满泪水，喃喃地)真的，一个偶像——心灵的

偶像坍塌了，破碎了。 **程凤舟** 维春!

〔程凤舟、维春像陌生人一样对视片刻…… 维 春 爸，这屋是太冷，我要去睡了。

**程凤舟** 好吧。但是你要记住，如果这个家庭出现了不幸的 阴影，这决不是你爸爸的过错，决不是!

维 春 (站住，转身逼视程凤舟)爸，您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 呢?

**程凤舟** 我正视什么?

**维** **春** (走回来与程凤舟隔桌而视，决然地)我有一个同学， 据说她姐姐也在北方药械公司工作。

**程凤舟** (紧张地)是谁，她叫什么名字?

**维** **春** 尤丽，怎么样，这个名字还不错吧? **程凤舟** 维春!

维 春 她的丈夫和她已经离了，因为这个女人有了婚外恋。 那个第三者是谁呢?您是总经理，不会不知道吧?

〔程凤舟额头滚下汗珠儿。

**维** **春** 这个同学原来和我关系很好，可是忽然恨起我来。 爸，只有您知道这是为什么!

**程凤舟** 维春，你……别说了。 **维** **春** 爸，您怕了吧!

**程凤舟** (擦着额上的汗，嘶哑地)维春，你年纪还小，你不知 道这一切……当然，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维** **春** 对不起，爸，您逼着我说出了这一切。(饮泣)如果这

伤害了您，请您……原谅。我今天刚满十八岁，可我 仍需要父母的爱护和关怀，常常是我一个人孤零零 地待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三口人几个月都难得在一 起吃上一顿饭，即使碰到了一起，也是貌合神离。我 们之间、您和妈妈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心心相印了，彼 此都有什么要瞒住对方，就是笑声里也含着虚假。 我知道，妈在心里对您充满了怨恨，您对妈妈、对我 又是如此的冷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爸爸， 我多么留恋小时候我们全家在一起的幸福，因为那 时候咱们的心是紧贴在一起的呀!可是如今咱们这 个家到底怎么了?爸——(伏在沙发上哭泣)

**程凤舟** (内疚羞愧，痛苦不堪)维春，维春，爸爸不对，爸爸是 个混蛋!维春，你不要哭了。

**维** **春** (从沙发上坐起来，茫然地)爸，我觉得冷，我得到寝 室里去。

〔程凤舟扶起维春，并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身上。维春 打了个冷战。

**程凤舟** 维春，你要感冒吧?我给你拿两片药。

**维** **春** 不，我只是觉得心里冷。(走到自己屋门口，回过头 来)爸，或许您有您的道理，可我没法儿接受这种现 实，咱们这个家 …… (走进自己的屋里，把程凤舟关 在门外)

**程凤舟** (一手拿药 一 手端着水杯愣在那里，良久)是啊，这么

冷啊!或许我有些发烧。(把手中的药服下) 〔电话铃响。

程凤舟 (接电话)啊，是我。好，我马上就去。 〔 灯 暗 。

四

〔忧伤的小提琴曲在响着。音乐声中，始终贯串着 一 个少女的隐约的啜泣。灯渐亮。维春穿着白色睡袍 站在屋子中间。

维 春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夜深了，妈妈还没有回来，妈妈 究竟在哪儿呢?

〔维春拿起那张字条儿，响起徐静怡的声音：“维春，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向你表示祝贺。我因为太忙， 不能留下来陪你，但妈妈将送你一件最好的生日礼 物——是妈妈亲自设计亲手制作的一套裙子，它非 常漂亮，你一定会喜欢。妈妈要去训练模特，筹备春 装展览会，要很晚才回来。祝你生日快乐。吻你!”

维 春 妈妈，这是您的心在说话吗?不，我觉得您不像以前 那样爱我了。有时候，我们母女相对，常常无话可 说。我给您说学校里的事，您常常心不在焉。您很 少关心我学习的事情，上学期的家长会您都没有参 加。可是以前，您常去找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啊!这 半年来，我们母女很少有机会谈心，您独自在那里咀 嚼不幸和痛苦，现在您找到了什么?您的眼光常常 躲躲闪闪，您的神色常常恍恍惚惚。妈妈，我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我真怕失去您，失去您的心，失去您的 爱!妈妈，在冥冥中注视您的不是上帝，而是女儿的 一双眼睛。妈妈，求求您了……

〔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维春奔到窗前向外望，接着 回转身来，神色惶惶不安。

维 春 啊，她回来了，母亲——和一个不是父亲的男人!天 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好害怕啊!妈妈，愿女 儿的祈祷在您的心里唤起良知和理性。妈妈，求求

您了……(进入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 灯 暗 。

五

〔黑暗里传来悠扬的探戈舞曲。舞曲切换成一支骚 动不安的钢琴曲，好像潮水在痛苦地回漩和撞击堤 岸。乐曲中隐约夹杂着两个人上楼的脚步声。

〔灯亮。门开处，徐静怡和宗祺站在门口。宗祺仍然 面带微笑，但在这笑容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之前曾发 生过令人窘迫的事情。徐静怡两颊绯红，显得十分 不 安 。

**徐静怡** 好了，再见吧，我到家了。 **宗** **祺** (期待地)静怡!

**徐静怡** 夜已经深了，这样对我们都不好，况且你知道…… (示意维春在家)

**宗** **祺** 静怡，让我进去坐一会儿好吗?只一小会儿。

**徐静怡** 宗祺，你要冷静，我是母亲，我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 我不能，我决不能!

宗 祺 静怡，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我爱慕你，喜欢 你，你有非常好的艺术气质，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做 什么不名誉的事情。

**徐静怡** 可是 …… 宗 祺 静怡 … …

**徐静怡** 好了，你进来吧。

**宗** **祺** 静怡，谢谢，谢谢你!

**徐静怡** (示意宗祺噤声)嘘——(蹑手蹑脚走到维春门前谛

听，复又返回)维春睡了。你，坐吧。 **宗** **祺** 程经理今晚儿又没回来?

**徐静怡** (厉声)宗祺，你忘了我对你的约法三章，第一，不要 谈到我的丈夫 ……

宗 祺 哎呀，对不起，静怡。第二，不要谈到我们各自的家 庭。第三、第三 … …

**徐静怡** 第三，不要谈到男女之间的私情。这会使我们都很

尴 尬 。

宗 祺 对不起，静怡，我一定记住，一定记住。

**徐静怡** (递给宗祺一罐饮料)谢谢你，今晚我很快乐。这是 对你的犒劳。怎么样，我学得还很快吧?

宗 祺 太好了，太精彩了，太出人意料了!探戈是交谊舞中 比较难的一种，可是你只跳了两曲，就掌握了基本的 步法，到后来简直神了，你配合得那么默契，我们跳 起来的时候，四周的人都在看我们，那时候，真是飘 飘欲仙，达到了忘我之境……

徐静怡 音乐和舞蹈确实令人着迷，进入那个世界， 一切烦恼 就全都忘了。(沉浸于回忆中)我年轻的时候——那 时我还是个姑娘，住在我家楼上的是一个歌舞团的 导演，他很欣赏我，直夸我有艺术气质，他鼓励我去 报考歌舞团，可我妈不同意。

**宗** **祺** 太可惜了!

**徐静怡** 我妈说，你看楼上歌舞团那个“老灯”,扔下五十奔六 十的人了，离了三次婚，最后的小媳妇比他小二十三

岁，换个新的就稀罕得像个宝贝似的，过了三年五载 就甩了，咱可不入那一道。

宗 祺 (忍不住)哈哈哈 …… 徐静怡 (示意)嘘——

**宗** **祺** 我也曾是歌舞团的。 **徐静怡** 所以我得戒备你。

**宗** **祺** 静怡!

**徐静怡** 上次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你还叫我徐姐，我觉得我 们以姐弟相称更好一些。

**宗** **祺** 可是我喜欢叫你的名字，我忽然间感到，你的名字真 好!

**徐静怡** 我只赋予了一个人这样称呼我的权利。(停顿)似乎

好久好久，我没有听到有人这样称呼我了。

**宗** **祺** (冲动地)静怡!

**徐静怡** 我觉得有点儿……有点儿……难受。

**宗** **祺** (关切地)这屋子冷，你不应该脱掉大衣。

**徐静怡** 不，不是的。我……唉，维春她……我想，我们今天 就到此 … …

**宗** **祺** 你是赶我走吗?静怡! 徐静怡 不，不 ……

宗 祺 这屋子很冷，给一杯酒吧。

徐静怡 是的，今年冬天的暖气总是不足，锅炉班为了省煤多 发奖金，住户就遭了罪。怎么,要白酒吗?

宗 祺 不，不行，我不喝烈性酒。

徐静怡 (开酒柜取酒)那么,“雷司令”吧，白葡萄酒，我这刚 好有一瓶。(取酒时，神色有点异常，但还是拿来酒 和两个高脚杯，斟满酒，举杯)来吧，我们为什么干

杯?

**宗** **祺** 为了探戈。

**徐静怡** (有些亢奋地)对，为了探戈。 〔宗祺、徐静怡碰杯，喝酒。

**宗** **祺** (发现徐静怡神色凄然)静怡，你怎么了? **徐静怡** (眼眶已充满泪水)没，没什么。

**宗** **祺** 是不是我在这里使你不快，那么,我，我还是走吧。 **徐静怡** 不，不必多心，真的不是。

**宗** **祺** 静怡，到底为什么?

**徐静怡** 他回来过了，他在这里喝过了酒，他又走了。这个 家，如果不是孩子……

**宗** **祺** 静怡，我知道了，你心里很苦。

**徐静怡** 真想不到，会走到这一步。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不是 这样的。(饮泣)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宗 祺 唉，不幸的家庭太多了。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 都是维持型的，为了名誉呀，为了孩子呀，拖呀拖呀， 一直把人拖垮了，拖走了，拖进坟墓。都说人应当为 自己活着，真正超脱的能有几人呢?

徐静怡 (斟满一杯酒，端起酒杯走到镜子前)我这个女人不 值得他爱吗?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走到大街上， 还会招来很多男人看我，什么样的衣裳到了我身上， 都那么有风韵 …… (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对这点我 有信心，我不是一个很差的女人。以前，我是童装厂 的一个女工，可凭着我的聪明和勤奋，我成了一个服 装设计师，我也上过报纸和电视，我设计的服装还得 过奖。我爱我的女儿，对这个家庭该尽的义务全尽 了，我难道是个不合格的女人吗?

宗 祺 (不全是恭维)不，你是一个顶好顶好的女人。真的， 好极了!

徐静怡 可我竟拴不住一个男人的心，不能使他永远爱我。 他喜新厌旧，他还自认为是社会上的一个人物!我 们女人为什么就该这样苦?(将酒一饮而尽，回过头 来目光灼灼逼视着宗祺)他是一个混蛋!你们男人

全是一帮混蛋!

宗 祺 静怡，你，你怎么啦?

徐静怡 (又为自己倒上酒，冷笑)我，我怎么了?我没怎么。 我只不过说出一句真理，让我再重复一遍：你们男人 全是一帮混蛋!

宗 祺 (明白过来)是是，我承认，我们是一帮混蛋，一帮混 蛋。可是静怡，你为什么把你的心拴在一个男人的 身上呢?你让男人永远爱你，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 永远的东西呢?我觉得你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女性心 理，一种青春少女的浪漫……

**徐静怡** 说得对!可是当我成熟的时候，我已经做了母亲。 有时候我真想报复那个背叛我的男人，可是当我这 样想的时候，我就感到这样就会破坏我的全部生活， 不仅毁了这个家，而且毁了我自己……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宗 祺 女人的青春从四十岁开始，这样的话你信不信? **徐静怡** 扯淡。

宗 祺 到四十岁的时候，女人才真正开始活得明白，才开始 为自己活着；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女人才真正了解男 人，同时也了解了这个世界；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女 人才敢于冒险，同时也知道怎样从冒险中脱身；到了

四十岁的时候，才不指望一个男人永远爱她，而她却 去选择所有的男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她不仅知道 怎样做一个母亲，而且知道怎样做一个女人……法 国的大作家巴尔扎克二十岁的时候曾经找一个四十 岁的贵夫人做情人，他的体验是：二十岁的女人什么 也不会给你，而四十岁的女人却会给你一切!在西 方，哪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没有一打情人呢!

**徐静怡** (为宗祺的高谈阔论折服)宗祺，这是哪里的理论啊， 简直叫人害怕!

**宗** **祺** 别忘了，静怡，我是对女性很有研究的人。来，让我 们为四十岁的女人干杯!

**徐静怡** (慢慢走到宗祺身边，泪眼婆娑地望着他，凄然地)宗 祺，我该怎么办呢?

〔宗祺盯着徐静怡的眼睛，轻轻地接过她手中的酒 杯，慢慢地放在桌上，把她一把搂在怀里，疯狂地亲 吻着她。

**徐静怡** (惊叫一声，推开宗祺)不，不不…… 〔紧张的停顿。

〔宗祺悄悄地走到维春的门边，侧耳谛听，复又踅回。 宗 祺 她睡得很好。对不起，我要告辞了。

徐静怡 不，你不要走，不要走。(伏在沙发上哭泣)我，我该

怎么办呢?

宗 棋 (走过来坐到徐静怡身边，把她揽在怀里，抚慰地)静 怡，别哭，别哭，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徐静怡 (哭着，絮絮地)谁能知道我们女人心中的苦水，谁能 知道 … …

宗 祺 忘掉一切烦恼，解脱就是快乐。静怡，别哭了，我这

里有一盒磁带，是探戈舞曲，让我们再温习一遍，好 吗?

**徐静怡** (接过磁带，哽咽地读着)“《午夜的……探戈》”。

**宗** **祺** 对，《午夜的探戈》是西班牙一个有名的乐队录制的

原版带，音色好极了。(把磁带装进音响)跳吗? **徐静怡** (点点头，柔声地)小点儿声。

〔探戈舞曲轻柔地响起，他们在一起跳舞。舞姿先则 轻盈柔曼，继而狂野，充满着性感。忽然，舞曲戛然 而止，舞台一片黑暗。

**徐静怡** (惊呼)哦，停电了。 宗 祺 (黑暗中)别动 ……

〔声息皆无——如果那就是罪恶，也是黑暗的过错。

六

〔一束光照着维春惨白的脸，她穿着白色睡袍站在舞 台正中 。

**维** **春** 妈妈，圣洁的母亲，还记得您怀里哺乳的婴儿吗?她 用多么澄澈晶莹的目光仰望着您慈爱的脸庞，而今， 您忍心让她的眼神暗淡下来!您是孩子心中圣洁的 偶像，妈妈，您忍心打碎自己，您就不想一想您的孩 子吗?她到哪里去安放那颗失落的心灵?妈妈，妈 妈呀!(痛哭失声)不!不!让这一切是场恶梦!是 的，这是一场梦。明天，当妈妈脸上带着微笑站在我 的床边，我会多么难为情!当多彩的阳光照亮窗棂 爬上我的书桌，我就会把这可恶的梦忘得干干净净。 妈妈，女儿做了这样的梦真是罪过，这梦就是对妈妈 的玷污，这梦就是对妈妈的亵渎。妈妈，宽恕女儿。

〔维春在黑暗中摸索，追光跟着她，她从迷离中清醒。

**维** **春** 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星星纷纷坠落，太阳也已 碎裂，天空在旋转，大地在塌陷……这是真的，一切 都无可挽回!(呼唤)妈妈，妈妈!妈妈-

〔舞台追光乱射，光影紊乱，给人一个山崩地陷的感 觉，远远传来雷鸣般巨大的呼应：“妈妈!妈妈— ” 〔 收 光 。

七

〔黑暗中，乐曲《午夜的探戈》在响着，乐曲逐渐变得 激烈而失去节制，最后，切换成狂野的摇滚乐，象征 着冲决理性堤坝的激情。忽然，有人擦亮一根火柴， 乐曲戛然而止，一双颤抖的手点亮一根蜡烛。

宗 祺 (黑暗中举着蜡烛，惊慌地)静怡，我的皮鞋，皮鞋不 见了!

〔一束光照着舞台后部的徐静怡，她披散着头发，穿

着一袭黑色的睡袍 …… **徐静怡** 噢，天哪!

〔宗祺手举蜡烛，满室寻找，他的颜面隐在一团黑暗 里，只有影子在忙乱地奔逐。

宗 祺 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皮鞋放在了卧室的门口，可是， 可是……哪去了，怎么不见了呢?

〔徐静怡仍罩在一束追光中，她的脸像玉石的雕塑毫 无表情。

**徐静怡** (声音空洞地)不必找了! **宗** **祺** 静怡!

**徐静怡** (可怕的冷静)穿上你的衣服，光着脚走出这间屋子。 **宗** **祺** (不解)静怡?

**徐静怡** (命令地)快，走出去!

〔宗祺放下蜡烛，忙着去穿外衣，他在戴围巾的时候 摸了一手粘湿。

宗 祺 啊，什么?这是什么?

〔另一束追光投向宗祺，他伸出双手，手上染满了墨 汁。

**宗** **祺** (狼狈地)啊，墨，墨汁…… **徐静怡** 完了，一切都完了!

**宗** **祺** 静怡。

**徐静怡** 你刚才说，只有上帝在看着我们。可是，有比上帝更

严厉更可怕的一双眼睛。 **宗** **祺** (恐惧地)谁?

**徐静怡** (抱住自己的头)孩子!我的孩子! 〔 停 顿 。

〔传来上楼梯的脚步声。 **宗** **祺** 有人来了!

**徐静怡** 是他，他回来了。

〔门开了，程凤舟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皮鞋。

程凤舟 倒霉!真他妈倒霉!哪个混账王八蛋把一双皮鞋从 楼上扔下去砸破了我的头!开灯，静怡，快开灯! (发现了披着头发穿着黑睡袍站在中间的徐静怡)静 怡，你……

**徐静怡** 停电了，但愿永远黑着。

〔话音刚落，灯光大亮，照着屋内三个表情不同的人。 **程凤舟** 你，你们……

**徐静怡** (平静地)我们，被发现了。 **程凤舟** (反应不过来)什么?

**徐静怡** 维春发现了我们，是她把他的皮鞋扔下了六楼。

**程凤舟** (像看外星人似地把徐静怡和宗祺盯了片刻，举起手

里的皮鞋、操着干涩的声音对宗祺)你的，你的皮鞋? 宗 祺 (麻木地点点头)我，我的，我的。

〔程凤舟举着皮鞋逼向宗祺。

**宗** **祺** (本能地退避着)程，程经理 ……

〔程凤舟扑过去用皮鞋追打宗祺。宗祺逃避。

**程凤舟** (愤怒而低沉地吼道)皮鞋!你的皮鞋 … … 给你皮 鞋!皮鞋!

**徐静怡** (扑过去拦程凤舟)算了，别打啦!

**程凤舟** (一把将徐静怡推倒在沙发上)滚!你这个破货 …… 不要脸的娼妇!

**宗** **祺** (逃到了大门口，恢复了某种状态)姓程的，你打 …… 打……

**程凤舟** (把皮鞋扔过去打宗祺)给你皮鞋!

**宗** **祺** (一把接住飞过来的皮鞋)谢谢。可惜只剩下一只 了，今后我只好穿着一只皮鞋走路了!程经理，别打 女人，别人的妻子也曾坏在你的手里，彼此彼此，我 们是一样的男人。

**程凤舟** 你 — 一

**宗** **祺** 我的老婆叫尤丽，在你的公司工作，因为你，我们离 婚 了 。

**程凤舟** 好你个……你你，你报复我?

**宗** **祺** 不，谈不上报复，我们都是男人，都具备男人的弱点， 如此而已!如果在我的家里，我也会用皮鞋之类的 玩艺儿痛打你这个混蛋的!

**徐静怡** (震惊地)宗祺，你，你你……

宗 祺 静怡，原谅我没有说出这一切，但我说过，我不完全 是为了报复他，我真心地喜欢你、爱你，别忘了我送 你的那盘磁带——《午夜的探戈》。

**程凤舟** 滚 !

**宗** **祺** 程经理，如果可能，我真想握一下你的手，让你的手 上也沾上黑墨，其实你我都是一路货色，各自让对方 当上了王八。乌鸦和乌鸦之间用不着彼此仇恨，让 我们友好地道一声再见。

**程凤舟** 滚出去!

**宗** **祺** 我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拜拜。(提着一只皮鞋 赤着脚欲下)

程凤舟 站住!你刚才说什么他妈探戈，什么他妈磁带，你们 搞了什么鬼?(发现小录音机)这是什么?(像突然 抓住了重要把柄，显得过于亢奋)嗯?什么?(冷笑) 哼哼，好哇，这里面录下了你们的丑事吧?让我把你 们狗日的探戈公开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吧!

〔程凤舟按下音键，收录机传出维春冷峻的声音：“先 生，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早已看穿了你的用心!你脸 红了，你的手在发抖，你的良知在说话……如果你有 勇气，敢于面对你的良心，那么,把真相说出来吧，说 出来吧!”(一下按掉开关，像被电流击中一样立在那 里)这是什么?怎么回事?(见宗祺、徐静怡也怔在 那里无语，忽然歇斯底里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宗 祺 (平静地)她在练台词。

程凤舟 (茫然)维春，我女儿……她在对谁说话? 宗 祺 你，我，她——我们大家。

**程凤舟** 出去!(见宗祺不动)出去!

宗 祺 (对程凤舟鞠了一躬)先生，千万不要说出真相!(提 着一只皮鞋下)

〔停顿。程凤舟颓然坐到沙发上。

徐静怡 (平静而充满鄙视)用不着惭愧，用不着害臊，也用不

着发火。……这下子我们可以彼此相对了。

程凤舟 滚开，你这个娼妇、臭婊子、破鞋……

徐静怡 (冷笑)我不知该怎样称呼你，可惜，在男人的辞典 里，这样的词太少了!

程凤舟 (霍地站起，将一个花瓶摔碎在地下，暴怒地)离婚! 徐静怡 (鄙夷地)别虚张声势，你只能摔碎一个花瓶。我要

是你，我就宰了那小子，然后，再宰了你自己。 程凤舟 我?自杀?为什么?

徐静怡 因为你们都是一路货色，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 东西!

程凤舟 算了，别彼此谩骂了，我们协商一下吧。 徐静怡 协商什么?

程凤舟 离婚哪!这个家还能维持下去吗?

徐静怡 我同意，你到法院起诉吧。 程凤舟 孩子，维春怎么办?

徐静怡 (黯然地)给你。我这样不名誉的女人没法带孩子。 程凤舟 我?咱俩不是一样吗?我的事儿她也知道了。

徐静怡 作孽呀。我们 … …

〔 停 顿 。

程凤舟 (在屋里走了一圈，停在徐静怡面前)你以为你和他 搞在一起我不知道?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了，只不过 我没揭穿你们!

徐静怡 (吃惊)你，你知道他曾是尤丽的丈夫?

**程凤舟** 知道，当然知道。

**徐静怡** (给程凤舟一个响亮的耳光)畜生!王八蛋! **程凤舟** 你，你你……

**徐静怡** (冷笑)你真宽容啊!你真是个好丈夫啊!你真有容 人的雅量啊!你这个衣冠禽兽的王八蛋，我真恨你! 恨你这个伪君子!

程凤舟 徐静怡，你别得寸进尺!

**徐静怡** 哼哼，我得寸进尺……我真为我自己伤心，我也为那 个叫尤丽的女人伤心。(哭泣，指着程凤舟的鼻子) 程凤舟，你在暗里把我当成了什么?一件交易的商 品是不是?

程凤舟 我，我只不过想求得一种良心的安宁。

徐静怡 于是，我，还有那个叫尤丽的女人，就都落入了你们

欲望的深渊。(哭泣) **程凤舟** (抚慰地)静怡。

徐静怡 当初我爱上你的时候，我没想到你变得这样坏，我指 望你这个医科大学的高材生能有所建树，能成为外 科专家。

程凤舟 狗屁!我当初也这样想来着，可是到了这个狗日的 医院外科诊室，我接触些什么?流脓淌血的疖子，血 淋糊拉的伤口……打仗斗殴的流氓，肮脏不堪的患 者，什么都挤到我这里来，我他妈一天也不想过这样 的日子。什么他妈的专家， 一场梦，少年荒唐梦。

(凑近徐静怡，欲抚慰她)静怡…… **徐静怡** 躲开!我讨厌你!讨厌!

**程凤舟** (冷笑)讨厌我?是的，我干过不道德的事情，在你眼 里我不是个好丈夫……我程凤舟没当成外科专家，

那是我不愿意当，我不稀罕当!现在，所谓的专家比 得上我吗?我有公司，我有钱，我有汽车我有地位 ……一句话，人生该有的我都有，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是人生的成功者。

〔维春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他们没发现她。 **徐静怡** 你，你还有脸这样说!

**程凤舟** 我没脸，难道你是有脸的吗?在道德上，我们都是不 完善的人，用刚才那个混蛋的话说，我们扯平了，谁 也不欠谁的。

**徐静怡** (气得发抖)不，我和你不一样，不一样!

**程凤舟** 我看在实质上没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彼此相对

了，为了孩子，我看这个家……还可以维持下去。

**维** **春** (走向前)算了，用不着拿我当借口来粘合这个破碎

的瓦罐。我讨厌，讨厌你们!讨厌这个家!

**程凤舟**

(同时发现维春站在门口，愕然)维春!

**徐静怡**

维 春 爸，刚才你说你什么都有，但是你没有了贞洁的妻 子，没有了敬爱你的女儿，没有了温暖和谐的家，没 有了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你拥有的一切还有什么价 值?

**徐静怡** (凄然而羞愧地)维春 …… (泪如雨下)

**维** **春** 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没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我 不知道是恨你还是可怜你，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 种事情，我不知道天是怎样塌下来的，我说不出我此 刻的心情，我只知道从今以后，这个世界改变了……

**徐静怡** (泪流满面，哽咽着)诅咒我吧，孩子。我虽然永远不 在你父亲面前忏悔，但在你面前，我总是有罪的。

**维** **春** 妈，这个家我不能待下去了，我得走!

**徐静怡** 维春!(扯住维春不放，恳求地)维春 ……

维 春 妈，放开我，只要我留在这个家里，你们的心就没法 安宁，你们害怕，害怕我的眼睛。让我走，让我走吧! (挣脱，冲出门去)

〔砰的一声，大门在维春背后关上了。

**程凤舟**

(怆然地)维春——

**徐静怡**

〔 幕 落 。

**——剧** **终**

**远的云** **·近的云**



韩静霆

韩静霆，45岁，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曾创作小说《凯 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等，在全国多次获奖；话剧剧 本《凯旋在子夜》、《远的云 ·近的云》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创 作奖 。

人 物 表

叶 蕙——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

叶 戟——叶蕙之父，原空军某部参谋长，离休干 部 。

叶小丹——叶蕙长女，北京某艺术团体大提琴手。 叶小枫——叶蕙小女，第五代女飞行员。

刘 蔷——叶蕙之子，待业青年。

陈戎戎—第一代女飞行员，肖木的妻子。 陆 芸——第一代女飞行员，陆舟的母亲。

肖 木——某航校教员，后为飞行学校副校长。 刘 征——飞行员，叶蕙的丈夫。

陆 舟——伞兵营长，后为副团长，叶小丹的丈夫。 陆襄林——陆芸之父。

男女飞行员，炊事员，警卫，军人，殡仪馆馆长，小女 孩，群众若干人

〔这里演绎的军人生活，将展开在五十年代至八 十年代的漫长的时空之中，将穿插在北京航空港、河 北某机场、机场附近“五七”干校及军人家庭之中。 本剧的散文风格和复调特色，需要一个具有象征意 韵的多元舞台情境，以便使观众舍弃物的挑剔而注 意在历史和现实、老一辈与新生代、九重天与十八层 地狱、生与死、情与理、荣与辱中游弋并获得感受。 舞台上可以开合的“大门”,既是飞机“舱门”,又是殡 仪馆的“门”。凝重的“大门”开启，可见宽阔的平台 斜伸向天幕极处，这既是通向苍穹的航空港的跑道， 亦是象征人生终点的通往烈士墓地的“天国”之路。 天幕应悬挂红黄绿灯，是十字路口交通灯?是舞厅 的灯?是机场的灯?不得而知。观众将从舞台上方 垂下的物，获得直观的感受，达到对时空的理解。如 五十年代明媚简洁的蓝天，六十年代末黑调子衬出 的象征标语的巨幅红布，以及八十年代扑朔迷离的 彩条等等。在刹那之间，人生沧桑，时空变换，景随 人移，景随情移。

〔1984年夏秋之交。

〔北京城郊，叶蕙的家中。

〔叶戟、叶蕙、叶小枫的三代军人之家，陈设简朴。

〔叶蕙大女儿叶小丹的婚礼正在举行。舞台一侧，新 婚夫妇叶小丹、陆舟正饮“交杯酒”,甜蜜、幸福地互 相凝视；另一侧， 一群年过半百的女飞行员互相问 候、敬礼、致意、戏谑，仿佛今日婚礼的真正主题是女 飞行员们的大聚会。

众女飞行员 (七嘴八舌)你好……你还活着!……你吃了唐 僧肉了吧?一点儿也不显老! ……小叶子，陆芸，要 不是你们办喜事儿，真是难得一聚啊! ……她俩办 喜事儿?乱点鸳鸯谱，哈……转眼之间，小叶子和陆 芸，一个是婆婆， 一个是丈母娘啦!(声音重叠、交 错、混乱、热烈)

〔炊事员兴冲冲跑上。

炊事员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儿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拿手 的川菜，有点儿辣，有点儿麻，味儿有点重，不过，吃 完会有点回味 ……

〔叶蕙的小儿子刘蔷挑一挂鞭炮上。

刘 蔷 诸位，我的飞行员妈妈叶蕙，我的飞行员阿姨陆芸， 今日正式宣布成为亲家。伟大的设计成功了，婚礼 现在开始了。请来宾入席!(点燃鞭炮)

〔鞭炮声、炒勺声、欢笑声大作。叶蕙愠怒地看一眼 刘蔷，无奈，招呼来宾入席。众下。

〔场上只剩下新婚夫妇陆舟、叶小丹。两人似被遗 忘，与欢乐无缘。

叶小丹 (哭笑不得)今天好象不是我们的婚礼，好象没咱们 什么事儿。

陆 舟 都是和妈妈一块儿飞过来的战友，可以理解。 叶小丹 比夫妻还亲密是不是?

陆 舟 ( 语 塞 )啊 … …

叶小丹 这婚礼办得太匆忙了。现在我明白了，妈妈多半是 为了她们的聚会，为了回味她们的梦。

陆 舟 小丹，我会好好待你的。好好安排一下咱们的时间 表。享受一下蜜月，去黄山、峨嵋、桂林……

叶小丹 真对不起。我说了你别不高兴——我后天必须去石 家庄演出。

陆 舟 (一惊)怎么回事?结婚假期是法定的嘛。

叶小丹 我没请假。这台节目有可能要出国，团里的人都想 挤进来，我要是不去，马上就会有人把我顶替了。

陆 舟 (沉默半晌)我懂了 …… 叶小丹 我本来想明天对你说的。

**陆** **舟** (痛苦地思忖，忽然抬头)我本来也想明天再告诉你 ——部队来电报了，催我明天归队。

**叶小丹** (定定地看着陆舟)比我还早走一天?啊，我也懂了， 陆舟，你需要保持自尊，你想赢这一分儿，你的心理

需要平衡。

陆 舟 (发现叶小丹生了气，忙缓和气氛，点了一下叶小丹 的鼻子)小丹，你太聪明了……(耳语，欲拥抱)你真 漂亮。

〔叶小丹一笑，依偎着陆舟。《婚礼进行曲》大作，二 人相携而下。

〔酒席间，传来人们呼唤新郎新娘的声音：“新郎新娘 呢?”“请新婚夫妇表演个节目。”“咱们喧宾夺主了。”

“快请他们来。”

〔叶蕙满面喜色上。

叶蕙 小丹，陆舟，阿姨们叫你们呢!

〔两鬓花白的老飞行员肖木上，与叶蕙不期而遇。二 人欲言又止、欲进又退，老远地搭话。

叶 蕙 没想到你会来。

肖 木 啊——我来看看大家。听说天南海北的都来了? 叶 蕙 来了，都来了。都是你教过的女飞行员，肖教员。

肖 木 不不，我早不是你们的教员了，早不是了。 叶 蕙 肖教员!

〔两人淡淡地对话，掩饰着心中掀起的轩然大波，偶 尔目光一碰，赶紧回避和躲闪。

叶 蕙 肖教员，你挺好的吧?——啊，我是问你的身体。

肖 木 在航校当个副校长，还好，一个人独来独往，挺自在。 叶 蕙 我也是，独来独往，挺自在。

肖 木 你有三个孩子吧?都大了?

叶 蕙 都大了。大的叶小丹，这就算给她成家了。小女儿 叶小枫，也进航校学飞行了。当年我们挨您剋的时 候，还是黄毛丫头，转眼，这就快当外婆了!

〔两人尴尬。无言。

〔飞机掠过长空的声音。

肖 木 哦，这是第五代，第五代女飞行员在飞喽! 叶 蕙 真漂亮!那时候，我们飞得也不错。

肖 木 那时候，你很调皮。

叶 蕙 (无限感慨)那时候，哦，那时候，我们可真年轻啊



〔机声旋即远去。“雄纠纠，气昂昂……”的音乐声 却在两人的心头升起，并掀起轩然大波，刹那之间， 他们，似又回到了五十年代那些难忘的岁月之中。

二

〔1951年春天。

〔北京西郊，航空港。

〔《志愿军战歌》在继续。在这蓬勃向上的共和国初 建的日子里，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即将飞越天安 门接受检阅。起飞前机场显得严峻、热烈、紧张。巨 型蜻蜓似的飞机昂首欲飞。叶戟——彪悍威武的中 年空军军官正在机场巡视。

〔陆襄林——陆芸的父亲上。他穿笔挺的中山服，戴 金丝眼镜，提着一兜高级糖果、罐头，闯入机场。

**叶** **戟** (拦住陆襄林)站住!你往哪儿跑?

**陆襄林** (彬彬有礼)别误会。敝人不是外人。(双手递上名 片)敝人的女儿在这学习开飞机。她叫陆芸。我， (指指名片)陆襄林。

**叶** **戟** 天津丽美纱厂总经理?资产阶级?

**陆襄林** 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振兴民族工业为 己任。

**叶** **戟** 不行不行，天王老子也不能在起飞前进入机场。请

〔陆襄林不满，但仍谦恭地点头，退后。

〔伴着雄壮、咄咄逼人的军鼓声， 一队女飞行员列队 而来。年轻的英俊飒爽的叶蕙、陆芸、陈戎戎在队列 中。陆襄林伫立，向女儿打招呼。

**陆襄林** 芸儿，好好地飞呀!爸爸也不落后，爸爸捐献了一架 飞机咧……

〔陆襄林被叶戟推下。

〔女飞行员们立定，队伍整肃。年轻勇武的肖木在队 前讲话，情绪昂奋、紧张。

肖 木 好了。学习也学了，动员也动了，政委也讲了。我就 讲一句：记住，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你们 将要代表几千年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妇女，那 些裹着脚的、梳着髻儿的、含着泪的，飞过天安门，接 受人民的检阅。记住，这是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啊， 同志们!

**陈戎戎** 报告教员，您讲了八句了!

〔 众 笑 。

肖 木 严肃点!不许插话!我再说 一 句：有人说老娘们能 飞行，就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儿。争口气让他们看 看，飞过天安门，鸡毛就是要飞上天!你们千万不要 紧张，千万不要紧张……

叶 蕙 报告教员，你再说不紧张，我的心就要从嗓子眼儿里 蹦出来了。

肖 木 好好。再说一句，——哎不说了。叶蕙! 叶 蕙 到 。

肖 木 今天你是机长，要格外小心。起飞方向是 —

叶 蕙 由东向西飞，东边出太阳。我不会忘记东南西北的。 肖 木 好。爬高。加入航线。起飞高度—

叶 蕙 高度600,速度270,通过天安门广场速度200,600,

270,200,600,270,200。行了吧?教员同志?

**肖** **木** 带好航图。 叶 蕙 明白。

肖 木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叶 蕙 我会向南飞，争取迫降南苑。宁肯一头撞死在南郊 的庄稼地里，也决不跳伞。

**肖** **木** 知道了。准备登机。 **众女飞行员** 是 !

**陈戎戎** 向左转，齐步走!

〔肖木尾随队伍后面走，被陈戎戎拦住。 **陈戎戎** 肖教员，我们不带男保姆!

**肖** **木** 我给你们压座儿。 叶 蕙 羊群里出骆驼。 肖 木 服从命令!

叶 蕙 (半开玩笑半认真)你敢上来，我们就把你锁在后舱

的厕所里!——各就各位。 〔 众 下 。

〔停机坪上的飞机昂首长啸，张开了双翅。一阵飞机 的轰鸣声直冲云霄。

**肖** **木** (感慨地望着天宇)嗯，鸡毛终于上天啦! 〔灯光渐收。

〔灯光复明。

〔鸟声啁啾。绿茵茵的草地上跳荡着斑斑点点的阳 光。肖木舒展了一下双臂，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叶蕙手持一束野花上。

叶 蕙 哎——肖教员。(欲叫醒，又止)

肖 木 (醒来，忙披衣服)飞机一落地，我就睡着了。

叶 蕙 这些天，你太紧张了。 肖 木 咱们都紧张。

叶 蕙 这束花应该献给你。

肖 木 (接过花，心事重重)好了，你们放了单飞，我的历史 使命完成了。

叶 蕙 (一惊)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惹你生气了?

肖 木 不，不。我，永远怀念和你……和你们在一起的日

子。啊，我是说，你很可爱——很坚强，很勇敢，很努 力——瞧我都说了些什么?对了，我还忘记祝贺你 飞越天安门成功了，祝贺你!(伸出了手)

〔叶蕙迟疑了一下，伸手相握。 〔充满柔情的音乐起。

叶 蕙 肖教员，你还记得吗?我飞行时的痼癖动作老是改

不了，你要我体验一下，你说，来，我就是飞机，手就 是你的驾驶杆，脚就是舵……就这样 ……

〔两人手推手，脚蹬脚体验飞行。

叶 蕙 (咯咯笑起来)那天我说，你拍 一，我拍 一， 一个小孩 儿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儿…… (与肖木拍手)

肖 木 没人哄你玩儿过家家! 叶 蕙 那时候你真凶啊!

肖 木 那时候你真调皮啊!

〔两人手相握，目光相碰，刹那间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读到了爱，刹那间意识到两只手已经拉得那么久。

肖 木 (声音变了，充满了爱恋)叶蕙! **叶** **蕙** 肖木 … …

〔两个年轻人积蓄的情感迸发了，几乎不能自持，拥 抱了一下，立即象被对方身上的刺蜇伤了，突然间一 齐撒了手，背过脸，痛心疾首。

叶 蕙 哎呀，我们犯了大错误了!

肖 木 全怨我!我真该死!我是教员，我是教员!怎么能 ……啊。不，叶蕙，(突然又转身抓住叶蕙的手，冲动 地)我们保守秘密，我们对谁也不说，你照样飞你的， 好好飞，三十岁，四十岁，我等着你。我们保持地下 航线。

**叶** **蕙** 这不成隐私了吗?在队伍里怎么能有隐私啊?怎么 能对组织不老实啊 ……

肖 木 (撒手，颓丧)都是我不好，我教你学坏了……好了， 就算没这么回事儿，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也没 有，没有!再……见!

**叶** **蕙** (思忖片刻)肖木，也许你说的能行——等我到三十 岁，我们克制自己，保守秘密……

〔肖木的内心重新唤起了希望，两人充满深情地凝 视。

〔在爱情的主题音乐中，有一对青年在云端，在起飞 线尽头翩翩起舞，这是肖木和叶蕙灵魂的渴念和心 灵的物化。可现实中的他们，却战战兢兢地彼此相 对，好久，才互相握住了颤抖的手，欲吻。

〔叶戟急上，咳嗽了一声。 **叶** **蕙** (胆怯地)爸爸 ……

**叶** **戟** 我把你送到部队为什么?就为 …… 国家很困难，可

是舍得用金子堆起飞机场，用金子堆起你们女飞行， 员!

〔叶蕙呜地哭了，跑下。 〔肖木呆立。

叶 戟 肖木同志，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你应该知道——

她的翅膀还没有长硬!(下) 〔肖木痛苦地坐在土坡上。

〔篮球场传来掌声、哨声。刘征上。

刘 征 (观球)嘿，好球!陈戎戎加油，上篮!叶蕙，超低空， 超低空，运球，哎呀!怎么搞的，叶蕙怎么没精打采?

肖 木 (所答非所问)刘征，你父亲在朝鲜什么地方打仗? 有消息么?

刘 征 没有。去年九月敌人开展绞杀战的时候，咱们一个

老飞说在清川江见到我爸爸了，指挥一个营。 — 哎，听说咱们航校去的毕武斌，座舱盖儿被敌机打个 大窟窿，死活不离开受伤的飞机，带着火带着烟，一 头冲向了轰炸目标。

肖 木 (突然立起)等着吧，我就是毕武斌第二!(急下) 刘 征 肖木!哎 — — (追下)

三

〔时间紧接前场。

[远处的球场，一片喧嚣声。在掌声、哨声中，有人宣 布：“篮球赛结束。大学生女队以68:62战胜飞行学 员女队!”

〔女飞行员上。“败军”仍不失飒爽英姿，一色短发、 短裤、球衣。陈戎戎还光着脚。惟叶蕙着长军裤。

**陈戎戎** 输给这些大学生丫头片子三个球。我咽不下这口

气。叶蕙，你怎么搞的?打联防嘛，你懒洋洋的， 一 点战斗作风都没有。

**女飞行员甲** 篮板球碰到你手，你怎么都反映不过来啊?

**陈戎戎** 瞧你，衣冠楚楚，等着照相啊?嗯?叶蕙!(小声地) 是不是——有情况了?

**叶** **蕙** 没情况，我什么情况也没有!

**陈戎戎** 那我可要批评你了，怎么象个没出绣楼的小姐似的? **陆** **芸** 得了得了，再说叶蕙就要哭鼻子了。

**陈戎戎** 哭?再哭，可就把一点兵味全哭没了。哎!(出其不

意地欲把篮球扔给叶蕙) 〔叶蕙吓了一跳，众笑。

**陈戎戎** (爽朗地笑着)魂儿回来了吧?

陆 芸 叶蕙，你到底怎么啦?

叶 蕙 怎么啦怎么啦，什么怎么啦?怎么也没怎么!

**众女飞行员** (埋怨地)批评不得了 ……小资产……好大的脾 气……一点儿也没有集体荣誉感。

〔陈戎戎忙示意，摆手。众女飞行员下。

陈戎戎 (坐在叶蕙身边)小叶子，我应该检讨，我这个支部书 记对你关心不够。我这人，大大咧咧的，直肠子，说 你，你别不高兴。自从我们飞过天安门以后，你在一 点一点儿地变化。

**叶** **蕙** 是吗?(嘟囔，自觉理亏)我自己可没感觉到。

**陈戎戎** 你原来象个水晶人儿，透明，一眼就可以看见你的 心。现在是怎么啦……(见叶蕙不语)哎呀，你可真 让人着急，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叶 蕙 大姐，我很坏是不是?我很落后是不是?

**陈戎戎** 你就是思想复杂，不开展。有什么要对组织说什么。 我昨天思想汇报，连睡觉爱毛楞都说了。

叶 蕙 什么叫毛楞?

**陈戎戎** 就是撒囈症。小叶子啊小叶子，党让咱们翻了身，党 送咱们飞行，党用金子培养咱们，无话不可对党言 哪。在党面前还保持什么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可 就不对了。

〔叶蕙忽然哭起来。

**陈戎戎** 哎呀，你还是小姑娘啊?哭什么,有话就说嘛。(给 叶蕙擦泪)

〔叶蕙哭得更厉害了。 **陈戎戎** 到底怎么了?

**叶** **蕙** 我……犯了错误了!

陈戎戎 啊!

叶 蕙 我，我和肖教员好啦。

陈戎戎 我的天!(惊讶，离叶蕙远一点儿，似乎叶蕙不洁)小 叶子啊，真没想到，你会在这方面出问题。咱们不是 约法三章了吗?不到三十不嫁，不飞出来不嫁，不会

飞的不嫁。你应该早点向组织交代。 叶 蕙 我已经向政委坦白了。

陈戎戎 (和悦地)这就好，这就好。你打算怎么办? 叶 蕙 (小声地)我和他彻底决裂。

陈戎戎 什么? 叶 蕙 决裂。

陈戎戎 拿出点决心来!

叶 蕙 (几乎是吼叫)我和他决裂!(急下) 陈戎戎 叶 蕙 ! 哎 !

〔陆芸急上。众女飞行员簇拥着肖木上，肖木背着方 方正正的行李，提着网兜。

陆 芸 陈大姐，肖教员要走了。

陈戎戎 啊!啊。(迎上去)肖教员!(握手)

众女飞行员 (依依不舍，争着告别)肖教员，我们还没飞出来 你就走哇! ……干吗说走就走?……不管我们了? 我们有什么缺点，会改的。……肖教员，再见。…… 给我们笔记本上写几句话吧。(有人哭了)肖教员，

忘不了你的培养，你真象我们的大哥哥。 陈戎戎 肖教员，你上哪儿?

肖 木 感谢组织上满足了我的要求——批准我上朝鲜战场 了!

众女飞行员 (一惊，静场片刻，围上来，更热情)教员您多保

重!等着你的立功喜报! ……你看什么慰问品也没 准备!

**陈戎戎** (把肖木拉到一侧，小声地)肖教员，我都知道了— 跌倒了，爬起来!

〔肖木愣愣地看了一下陈戎戎。

**陆** **芸** (跑过来)陈大姐，他干吗走得这么急? **陈戎戎** 组织上的事儿，别乱打听!

〔陈戎戎发现叶蕙面色苍白。

〔女飞行员们还在围着肖木，诉离别之情。

**陈戎戎** (走近叶蕙，柔情地)叶蕙，肖教员——要走了。

〔叶蕙不语。

**肖** **木** 陈戎戎，再见!

**陈戎戎** 请肖教员再给咱们说一句话吧! **众女飞行员** 再说一句吧!

**肖** **木** 我——衷心地祝愿，蓝天上，永远翱翔，高高翱翔着

新中国的女儿! 〔众热烈鼓掌。

**女飞行员甲** 陈大姐，政委让马上集合点名。 **陈戎戎** 集合!

〔众女飞行员列队。叶蕙依然呆呆地看着肖木。 **陈戎戎** (吼声)立正!

〔叶蕙跑过来，站在队里看着肖木。 **陈戎戎** (喊声)向右看齐——向前看!

〔肖木背着背包，从队前走过。 **陈戎戎** (下口令)立正!报数!

众女飞行员 (报数的声音积郁了很深的感情，比平时高亢、 激烈)一二三四五六 ……

〔报数到叶蕙处卡了。 **陈戎戎** 重报!

众女飞行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陈戎戎** 向肖教员，敬礼!

〔众女飞行员敬礼。

肖 木 (庄严地还了军礼)再见，同志们。 **陈戎戎** 向右转——正步——走!

〔女飞行员的队列威严整肃地下。陈戎戎有意将叶 蕙留在了最后。

〔爱情主题音乐，此刻变得如泣如诉。肖木向叶蕙招 了招手，叶蕙勾了勾手指，毅然转身，下。

〔场灯渐暗。

四

〔1984年，夏。叶小丹与陆舟婚礼次日。 〔叶蕙的家。

〔热烈得近乎嘈杂的迪斯科音乐，显示出八十年代的 氛围。刘蔷与外祖父叶戟上。当年叱咤风云的叶戟 已满头霜雪，年届八十开外。系一条红领巾，着旧军 衣，虽苍老，依旧军人姿态。

刘 蔷 (数着红领巾)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姥 爷，还差十二条就够一百条了。

叶 戟 (解下系在脖子上的红领巾)给，这儿还有一条。 刘 蔷 (接过红领巾，叠好)姥爷，您休息吧。(欲跑下) 叶 戟 刘蔷，上哪儿去?

刘 蔷 姥爷，您刚到小学校做完报告，再给我来个专场，我 怕您老身体顶不住。再说，您那革命传统报告，我全 能背下来啦。

叶 戟 你这精神头要是用在功课上，就不至于落榜了。 刘 蔷 又来了，又来了不是?您哪壶不开，提哪壶。

叶 戟 过来，坐下。(亮出一盘军棋)

刘 蔷 哎呀，围棋、象棋您说不会，说给您找几个小哥们儿 搓搓“麻”吧，您说没长那只手。又玩这老掉牙的翻

军棋埋地雷。

叶 戟 陪着姥爷活受罪是不是?(掏出一张十元人民币)给 给，用你们的话说……

刘 蔷 点 T! 姥爷，您也知道当今社会的人不叫油不玩活

儿?您进步真不小哇。 叶 戟 少贫嘴，走棋。

刘 蔷 冲啊，杀啊，占领高地!

叶 戟 兵 法 云：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撞 ——啊啊，又吃你一个旅。

刘 蔷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叶 戟 对呀，说得对呀，今年高考落了榜，明年再考嘛。

刘 蔷 不玩了不玩了。(欲走) 叶 戟 刘蔷，你干什么去?

刘 蔷 我的姥爷，您别管我了。我们的事儿您不懂。 叶 戟 我打过的仗比你看过的电影还多!

刘 蔷 是。可是您现在不认识这个世界。您甭不信。

叶 戟 我比你看得清楚。你，小毛孩子，就认得吃饱了不饿。

刘 蔷 对，吃饱了不饿，所以我得去找饭辙去。 叶 戟 哼，你怎么去找，说。

刘 蔷 姥爷，说简单也简单。您到外国大使馆区旁边的秀 水东街瞧瞧——那儿有全世界最狂妄的倒爷，每个 人都是跨国银行，那手里，有美钞日元马克法朗，就 是没有人民币。人家不动窝，钱换钱，就这么倒腾

来，倒腾去，就倒腾出个百万富翁。 〔叶戟定定地看着刘蔷。

刘 蔷 您别那么看着我。姥爷，您一辈子干革命，也比不上 那些倒爷，两天一个桑拿浴。在澡堂子里那么一蒸，

84块外汇券。腰里掖着BB 机，呗儿呗儿一叫，互相 联络。您也骑不上那摩托呀， 一身的黑壳，两个犄

角，一个大眼睛。骑上，呜——嘿，连警车都追不上。 叶 戟 你给我闭嘴!

〔刘蔷见老人大怒，逃下。

叶 戟 我送你上公安局!(自语)还什么两个大犄角?(久 久地注视刘蔷跑掉的方向，摇头，沉思，忽然感到悲 凉孤独)这个世界真是变得陌生了吗?这个世界真 是变得我不认识了吗?难道我只能在过去坎坷的岁 月里才能让人们认识我们的气慨，我们的信念，我们 的百折不回，我们的价值?而今天我们只能忍耐、忍 耐、忍耐!也许，我们终于会走出这一段纷纷扰扰的 低谷，大家同时在一个早上看到一个崭新的太阳，呵 呵，太阳!我这个糟朽的老家伙，能等到那一天吗? 我能吗?我的孙儿孙女他们相信这一天会来吗?我 告诉他们：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糖还多，我走过 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多，我们曾经浑身是伤，倒在 潮湿阴冷的盐碱地里，可是我们终于爬起来了，走过 来了。年轻人，能规规矩矩坐下来听听这些吗 ……

〔陆舟提手提箱上，叶蕙随上。 陆 舟姥爷，妈，我走了。

叶 戟 闹别扭了?怎么没有一 点大将风度，礼让三先嘛，

啊?

陆 舟 姥爷，部队有任务。 叶 戟 有电报吗?电报呢?

陆 舟 我们军校毕业生要到云南战场去实习，要去打仗了。 叶 戟 啊——这么说，姥爷不拦你。姥爷知道你是好样儿

的 。

**陆** **舟** 我走了。

〔叶小丹上。

**叶** **戟** 陆舟，好好干。

〔陆舟发现了叶小丹，他带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 下 。

叶 戟 (压着怒火)小丹!你怎么不送送哇?快去送送! 叶 蕙 (拉叶小丹)快点，这孩子!

叶小丹 姥爷，您不是说过，有比男男女女更重要的事吗?小 别，也是很有滋味嘛!(下)

**叶** **戟** 我总觉得他们有些不对劲。叶蕙，你做母亲的，说说 小丹。

**叶** **蕙** 你让我说什么?这些年，飞行、飞行，顾不上他们，生 分了。儿女们忽然就长大了，我的话人家不爱听。 (见叶戟露出痛苦之色，忙岔开话头)爸，我还能陪您 一天，明天我就回基地去。也飞不了几个起落了 … …

叶 戟 有合适的……你也得考虑了。年轻的时候叱咤风

云，风风火火，到老了 ……唉。 〔叶蕙苦笑，摇头。

叶 戟 你是不是记恨我?那时候你可是刚刚会飞啊! 叶 蕙 爸，您说哪儿去了!

叶 戟 肖木——不还是一个人吗?

叶 蕙 爸，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能提这些事吗?(旧话 重提，毕竟心乱如麻，立起)再说，我现在不是很好 吗 ? ( 下 )

〔叶戟沉吟了一霎，下。 〔暗转。

五

〔距前场数日，夏雨霏霏。 〔北京西郊，航空港。

〔叶蕙走出家门，冒着雨，身不由己地又来到当年和 肖木在一起的那块绿茵菌的草坪上，旧事倏然涌上 心头。

〔稚嫩的童声：“你拍一，我拍 一，一个小孩开飞机 ……"响起。这是叶蕙潜藏心底的声音，甜欤?苦 欤?涩欤?叶蕙坐在草坪，闭上两眼沉思着。

〔肖木擎伞走来，见叶蕙，给她半伞之助。

叶 蕙 (忙站起，抖水，有些慌乱)肖教员! 肖 木 噢 — —你，到甘肃人工降雨顺利吧? 叶 蕙 降雨还算成功，一次就降了七毫米。 肖 木 (弦外有音地)连庄稼也知道怕渴啊。

叶 蕙 (敏感地看着肖木)雨也不能下个没完，再下，就要涝 了。什么——都得有个节制。(离开了伞下，独自前 行 )

肖 木 (动情地)叶蕙。四十年一梦， 一切都过去了——我 们，是不是……

叶 蕙 肖 … … 肖木!(握住肖木的手)我感谢你的大度，你

不忍心恨我……谢谢。

肖 木 不，我恨现在的你 … … 飞起来什么都忘了。就怕从 天上回到地面，寂寞呀——也许是因为老之将至



叶 蕙 曾经沧海难为水啊——噢不不，我是说我的三个孩 子一个个都大了，我不能让孩子们……啊，也是惯 了，而且，我这个人只知道飞行、飞行，清心寡欲，老 天巴地的了。你知道年轻的女飞行员们怎么说?她

们说，我是干面包。 肖 木 干面包?

叶 蕙 (苦笑)干——面——包!

〔来自叶蕙内心的巨大的封建传统力量，终于使她抑 制了感情的潮水。她向肖木摆了一下手，走了。

肖 木 (看着叶蕙雨中渐模糊的背影)给你伞! 〔叶蕙立住了。

〔稚嫩的童声：“你拍一，我拍一，你拍一，我拍一”重 复。似乎那“拍手歌”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肖木和叶 蕙同时都在倾听着自己内心这声音。叶蕙还是走 了，消失了。

〔肖木收了伞，坐在那片潮湿的绿草地上。 〔灯光渐收。

六

〔1985年，夏。 〔 叶蕙的家 。

〔叶戟这三代军人之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 化。叶蕙正在尽量使用有限的飞行日。叶小丹已经 怀孕。刘蔷第二次高考失败。

〔刘蔷上。他百无聊赖，烦躁、茫然，不知所以，哼了 一阵流行歌曲。

**刘** **蔷** (呆立，自语)考饭店?考饭店。(忽又吼叫)我想得 多，也做得多，可是越来越没主意。

〔叶蕙带着飞行图囊，上。叶小丹随上。 叶 蕙 刘蔷，你喊什么?

刘 蔷 妈妈，我要去当Waiter。 叶 蕙 什么?

刘 蔷 我要去考饭店，给人家端盘子，铺床，叠被。

叶 蕙 你敢!好好复习，明年再考。考个三类大学总可以 吧?

刘 蔷 敬爱的娘，我是那块料吗?想想，您飞行，您转场，我 跟着您搬家。光小学四年级我就挪了四次窝了。您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您光荣，为了飞

行事业做牺牲。可我招谁惹谁了?我在娘肚子里就 牺牲了!

**叶** **蕙**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零碎儿?闭嘴!刘蔷，你应该自

立 。

叶小丹 岂止是自立，现在要自救。 叶 蕙 没你的事。

刘 蔷 妈妈，您对我关心得太晚了啊!您除了在倒霉的时 候，不能飞的时候，才想到我的存在。一旦重新飞 行，您扔下我们拔腿就走。您记得您给小枫断奶的 事吗?你在奶头上抹上辣椒，我的飞行员妈妈吨，奶 水都是辣的。

叶 蕙 好，我管你，我想办法找找老战友。送你当兵去。 刘 蔷 您饶了我吧。

叶小丹 别不知好歹，刘蔷，妈妈有时候也真是疼你爱你的 ——不过那是集团军进攻似的爱。你想想从小给你 买了多少飞机大炮枪枝弹药哇。我们这个家庭就这 点儿特权，送儿当兵。比方说送我走后门当兵吧，偷 偷摸摸的，只能说是上姥姥家了。部队的新军装不 够后门兵穿的，我穿上妈的军衣——象钻进面口袋 似的。半夜，来人送个信儿，说走，大雪纷飞呀…… 跟人就走了。我吃了五年的军粮。唉，最好的青春 时光啊……不过我真心实意地留恋当兵的岁月，感 谢革命大熔炉把我锤炼得自立自强。可是，我绝不 会让我的儿子去当兵的。

**叶** **蕙** 你以后别再提当兵的这段历史。 **刘** **蔷** 那时候，当兵光荣。

**叶** **蕙** 现在当兵怎么了?怎么了?

刘 蔷 妈，您别激动。我到底是军营里长大的孩子，到底是 军人的儿子。我尊敬您，我护着您，可是我不愿意再 去当兵了。您倒是女飞行员，可是您一个月拿多少 钱?现在在天上飞的不如在北京站蹬三轮的!现在 的人，只认得钱，只有在闹地震，发大水，着山火的地 方才想起军人!我他妈的恨不能让这个世界天天着 大火，发大水，闹大地震……

叶 蕙 (怒不可遏，给刘蔷一个耳光)胡说! 〔刘蔷怒视着母亲，含泪，急下。

〔叶蕙有些头晕，不支。

〔叶小丹欲扶妈妈坐下，叶蕙不理。

叶 蕙 这是怎么啦?军人真的贬值了吗?让我怎么对陈戎 戎烈士说——我们不需要发展强大的空军、海军了? 不需要了?

叶小丹 妈，您别把您的儿女想得太坏。我们仅仅在自己的 生存环境里进行自我选择。

叶 蕙 可是你对陆舟的态度，我就不能原谅。

叶小丹 妈，您要嘛不管、要嘛管得太多。我也是快做母亲的 人了。您倒是应该帮帮刘蔷，考大饭店也不容易，竞 争相当厉害。妈，您不是有个老战友在爱丽丝饭店

当经理吗?您去找找他吧。 〔叶蕙起身，整理军容，欲走。

叶小丹 妈，您可不能空着手去，得拿点儿好烟好酒什么的。 叶 蕙 明天要飞行。

〔刘蔷上，示意叶小丹劝说母亲。 叶小丹 您去晚了，饭店可就招满了。

叶 蕙 我必须在熄灯前回大队，这事 ……

〔刘蔷呆呆地看母亲走出门去，满腹的愤怒、委屈、烦 躁无处发泄。

刘 蔷 (嘶叫着)上帝抱抱我!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呀! 〔叶蕙惊立。刘蔷呼叫“爸爸”的声音使她的心灵震 颤，忽然想到了那个疯狂悲怆的岁月，想到了刘蔷的 父亲 … …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一段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 顶上一青松”响起。

〔灯光急暗， 一片漆黑。

七

〔灯光复明。

〔1970年。秋冬之交，傍晚。

〔河北某机场附近的“五七干校”。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京剧唱段在继续。此 刻听起来使人惊心动魄，引起许多联想。 一束惨白 的光，照在刘征身上的印有“五七干校”字样的背心 上。他摘下柳条帽，扔下手中钢钎，感到疲乏至极， 腰酸背痛。广播停止，他木然地坐一会儿。

**刘** **征** (突然烦躁地吼了一声)一青松——啊 …… (躺下) 〔怀了孕的叶蕙上。

**叶** **蕙** 刘征，你吼什么呢?还有心思穷开心?

刘 征 你不愿意听这个，愿意听你的大官人说：“坦白交待，

批判打倒，不投降就灭亡，竹筒倒豆子”吗?

叶 蕙 得了得了。唉，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昨天我的公爹 还是志愿军烈士，今天突然说他是俘虏；昨天画报上 还登着咱们的飞行员八寸大彩照，今天这就- 人 生真是瞬间天堂地狱，光荣耻辱，欢乐悲伤，甜蜜苦

涩，红得发紫，漆黑一团，变幻无常吗? 刘 征 你这个情绪可不对啊。

**叶** **蕙** (苦笑、摇头，去生火)刘征，帮我干点事儿，把火柴给 我 。

**刘** **征** (欲帮叶蕙，又烦躁，扔火柴给叶蕙)听说要把我们一

起转业处理了。 **叶** **蕙** ( 一 惊)转业?

刘 征 (苦中寻乐)夫妻双双 ~~·~~ 把家还。

叶 蕙 夫妻双双把家还?好，真是太好了。(苦笑)以后我 天天侍候你，给你生火做饭，生儿育女，我也能做个 贤妻良母!(煽火)火又灭了!又灭了!我真是没 用。除了飞行我还会干什么?十八岁到航校，除了 一杆两舵，什么都不懂。只有飞在天上是自由的。

在地面上连走路都觉得不对劲儿。我是个笨蛋 …… 刘 征 都是我连累了你啊 ……

〔叶戟一身“五七”战士打扮与陆襄林上。陆襄林络 腮胡子，破衣烂衫，单帽下布包头，抱个鞭子。

**叶** **戟** 既然到了，就进来坐坐。 **陆襄林** 啊 啊 。

〔身穿飞行服的陆芸上，与陆襄林打个照面，欲说不 能，忙转身回避。陆襄林呆呆地看着女儿走掉，眼圈 湿了。

叶 蕙 爸爸，您怎么来了?

叶 戟 我算计你快要生小孩了，来看看。可巧搭上了顺路 的马车。真得谢谢这位老大爷，赶紧给这位老大爷 弄碗水喝。哎，请。

陆襄林 噢噢，都是五湖四海，都是五湖四海。(递烟给叶戟、 刘征)抽根烟，战斗牌儿的。

叶 蕙 (上下打量陆襄林)您是陆芸的父亲吧?

**陆襄林** (哈哈笑，把帽子包头取下)到底让你认出来了。我 — 陆 襄 林 。

**叶** **戟** (打量陆襄林)噢，资产阶级!

陆襄林 你不是也靠边站了吗?现在咱们拉平了，你后半辈 子修飞机场，我后半辈子在飞机场种庄稼。彼此彼 此啊!

叶 戟 说到底我也是无产阶级!

**陆襄林** 你无产，我资产，可我里头连裤衩都没穿。不过，我 这个遣返回乡的资本家随时准备接受批判。绝不当 那个又臭又硬的狗屎堆。

刘 征 这样一来，又够陆芸划一阵子界限的了。 陆襄林 唉……人家已经躲着我了，不愿见我了。

刘 征 得了!得了!抽烟。(点烟，给叶戟，给陆襄林，最后 欲给自己，被叶戟打落火柴)爸爸你?

叶 戟 二次大战时候，有三个当兵的用一根火柴点烟，结果 第三个士兵挨了枪子儿。连这个都不懂，真正军人 的不是。

刘 征 爸爸您想错了，我巴不得中个枪子儿，来个痛快的。

叶 戟 要是在战场上，枪子儿从前边(拍得胸膛嘣嘣响)穿 过去，光荣。

陆襄林 哎呀飞行员，可不能往短处想。 叶 戟 您请回吧，我谢谢您了。

陆襄林 好，我去，我去。再见。(口里哼唱着)“新盖的房，雪

白的墙，中间挂着毛主席的像……"(下) 叶 戟 刘征，跟专案组交代清楚了吗?

刘 征 我交代不清楚。我只知道父亲是朝鲜战场上的烈 士，我怎么会想到他当了俘虏?

叶 戟 你的父亲你会不知道?

刘 征 (无可奈何)我知道，好，我都知道，是我让我父亲当 俘虏，我还愿意当反革命，我成心让叶蕙停飞。还 有，中国造了两颗原子弹，我趁着穿越蘑菇云的时

候，偷着给苏联送去了一颗原子弹。 叶 戟 刘征，你坐下。

刘 征 还有呢，邢台地区大地震，河南发大水，全都是我闹

的，我闹的!(躺下) 叶 戟 (大怒，立起)刘征!

叶 蕙 (急叫)爸!您——别雪上加霜了! 叶 戟 (一惊)你 …… (痛苦地转身走开)

叶 蕙 爸，从九重天一下子降到十八层地狱，他够难受的 了 。

叶 戟 嗨我……错都是我的。当初我让你和他结婚，组织 上那是查了三代啊!哪儿知道他是个俘虏的崽子! 叶蕙呀，你爸爸一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软骨头，看不

起逃兵、叛徒、俘虏。没想到，俘虏是我的亲家公! 叶 蕙 刘征有什么错呢?

叶 戟 问题就是我也搞不清他有什么错!

叶 蕙 我有什么错?爸爸，你有什么错?那些一排一排倒 下去的将军、开国元勋有什么错?

叶 戟 叶蕙，你怎么敢胡思乱想!——说心里话，我对有些 事情也想不通。想不通也不能乱想，好好劝劝刘征。 (拿出一副新手套)把这个给他，多谈心，啊?我去晚 汇报了，明天再来。(下)

〔陆芸持飞行图囊，上。 陆 芸 叶葱，你好吗?

叶 蕙 还好。你又躲着不见你父亲?

陆 芸 你说我怎么办?和父亲见 一 面，半年交代不清楚。 要想继续飞行，只好六亲不认了。叶蕙，还记得十几 年前，咱们飞过天安门的情景吗?

叶 蕙 我再也没办法实现一辈子飞行的诺言了。那时候， 我们真爱幻想啊!

**陆** **芸** 总算还有姐妹在飞。噢，肖木，肖教员调回来了，和

陈戎戎大姐结婚了。

〔叶蕙淡淡地噢了一声。

陆 芸 哎，你知道吗?明天上午有一个代表团在机场看陈

戎戎大姐飞行表演。 **叶** **蕙** 就在这个机场?

**陆** **芸** 嗯。(看看手表)哎呀，我该走了。(下)

刘 征 (听了陆芸的话，坐起)肖木回来了?你们本来是很 好的一对儿。老政委和你父亲非要撮合你和我—— 历史的误会啊，错，错，错。

叶 蕙 (依偎着刘征，柔情地)说这话也不害臊，我给你生了 两个孩子了。刘征，今晚上别加班了，陪陪我。

〔刘征摇头。

叶 蕙 干吗?别人都睡觉了，你还要一个人打洞打到半夜 呀?

刘 征 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不能上天去飞，好好打地 洞，混个好态度。

叶 蕙 听说三号飞机洞库有渗漏，会塌方的吧?

刘 征 塌方闷在里头，倒也干净。 叶 蕙 你胡说些什么?

刘 征 这样可以永无痛苦了，而且以身殉职，将功赎罪，你

瞧多好。

叶 蕙 这么说，我更不让你去了。

刘 征 好好，不去……不去。你好好休息，别大动，啊?我 这几天头痛得要爆炸了，去要两片安定。

〔刘征安抚叶蕙休息之后，戴上柳条帽、手套，偷偷地 拿起钢钎，深情地望了叶蕙一眼，下。

〔叮叮哨哨的锤声，引出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的唱段。

〔轰隆隆 — — 一 声山崩地裂的塌方声。

叶 蕙 (惊醒，愕然)啊?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柳条帽 呢?钢钎呢?刘征!刘征!是打雷吗?是作梦吗? 〔京剧锣鼓大作。

叶 蕙 (悲痛欲绝)别唱啦! 〔静场。

**叶** **蕙** (痛苦地抱着头)你为什么不做我的好孩子啊……为

什么?(双腿 一软，跪倒)天哪! 〔切光。

〔蝉声聒噪。

〔 灯光复明 。

〔次日上午。蝉声继续。叶蕙木然地坐在刘征离她 而去之处。身穿飞行服的肖木和陈戎戎上。

**陈戎戎** 肖木，你别老跟着我，让人看见影响多不好。

**肖** **木** 我现在不仅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飞行大队长。飞 行准备时间一半用去学语录了，你最近飞的又不多， 一下子要进行飞行表演 ……

**陈戎戎** 好，好，大队长，别婆婆妈妈行不行?(发现叶蕙)小 叶子!肖木，你过来。

〔肖木向叶蕙点点头。 **陈戎戎** 后事办完了吗?

**叶** **蕙** 有什么好办的?没有墓碑，没有墓地……陈大姐，肖 大队长，刘征他……没了，我是不是干净了?我是不 是清白了?我是不是可以复飞了?

**陈戎戎** 小叶子，我理解你……可是，恐怕还得在灵魂深处划

清界限。再说，总得把孩子生下来呀! **叶** **蕙** 大姐!(与陈戎戎拥抱，垂泪)

**肖** **木** 陈戎戎，准备时间不多了。

**陈戎戎** 没事儿，我的大队长，没事儿。

肖 木 出了事就晚了。

叶 蕙 噢，我走了。(下)

〔陈戎戎目送叶蕙下。 **肖** **木** 陈戎戎!准备登机。 **陈戎戎** 是 。

**肖** **木** 起飞方向是—— **陈戎戎** 由东向西飞。

**肖** **木** 如果遇到 … …

**陈戎戎**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宁愿一头撞死在外头，也不能让

代表团说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怕死! **肖** **木** 别说死好不好?真丧气。

**陈戎戎** 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肖** **木** 你!千万要细心，我的姑奶奶!

**陈戎戎** 我懂，都飞十几年了。 **肖** **木** 可你很久没怎么飞啦!

**陈戎戎** 放心吧。我除了好好飞，别无选择，别——无——选 —-~~择~~ !我走了。(毅然地转身，下)

〔众人上。机声大作，在长空盘旋。肖木紧张地仰 望。忽然人声嘈杂，有人惊叫：“不好!……要出事 啊……危险——”众下。

〔叶蕙呼叫：“陈-  大 姐!”跑上。 〔叶戟喊叫：“叶蕙!叶蕙!”上。

〔叶蕙忽然腹中疼痛难禁，精神的强烈刺激及劳心劳

力，使她要早产了。 〔叶戟急扶叶蕙。

叶 戟 叶蕙!我到处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叶** **蕙** 噢……我，爸爸!噢……

叶 戟 这遍地的芦苇，这没边没沿的盐碱地，这么大的风，

没遮没拦的，可怎么办哪? 叶 蕙 爸爸，我受不了啦……

叶 戟 真要把孩子生在这荒郊野地吗?(吼叫)来人哪!人 都在哪儿?

〔干校警卫人员上。

警 卫 叶参谋长，叶参谋长!出了什么事?

〔叶蕙呻吟，痛楚难忍。

叶 戟 愣着干什么?赶紧叫人哪! 警 卫 人都在大荒地割苇子!

叶 戟 把枪给我! 警 卫 干什么?

叶 戟 给我!

警 卫 你要干什么?不行。

叶 戟 拿来吧你!(夺过手枪，高高举起，冲着天，砰砰砰 ——连击五枪)

〔众男五七战士跑上。

众 人 出了什么事? … … 哎呀叶蕙! … … 要生小孩了! ……这可怎么办?

叶 戟 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我，再做 一回参谋长。我命令你们，同时也恳求你们。一个 小生命即将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用爱来迎接他吧。 现在听我的命令——一列纵队，把叶蕙围起来!

〔男五七战士围起叶蕙。 叶 戟 面向外，脱军衣。

〔众哗地脱掉上衣，二十几个男性军人袒露胸膛，抖 开军衣组成草绿色的围屏，形成独特的产房。风声

大作，军衣的屏障在风中变形，倒伏。叶蕙在血泊中

阵痛，挣扎，涅槃。

〔机声重新掠过长天。 〔 众 皆 凝 止 。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 肖 木 上 。

肖 木 (极度痛苦地)她留在远山……不会回来了 …… 众 人(拚命地呼唤着)陈——戎——戎!(跑向高处)

叶 蕙 (撕心裂肺地吼叫着)大——姐———(跑上山坡，跌倒 在地，向高坡后滚下去)

〔几乎就在陈戎戎壮烈牺牲的同时，新生婴儿和新的 一天黎明同时来临，婴儿啼哭声是那么响亮、清越， 令人耳目一新。

〔斗转星移，时光匆匆。人们看到，从一片血色中升 起的叶蕙的女儿叶小枫——中国第五代女飞行员， 英姿勃勃，光彩照人，踏着威武的步履，走上。叶小 枫向这个用爱迎接她的世界——敬礼。

〔陈戎戎在云端出现。

**陈戎戎** 等一等，你是叶蕙的女儿?

**叶小枫** 是的，叶小枫，中国第五代飞行学员，区队长，叶区队 长 。

**陈戎戎** 噢，叶区队长。

**叶小枫** 你是——陈戎戎，陈阿姨，我听妈妈谈起过你。

**陈戎戎** 你妈妈没说过要你象我们当年一样吗?啊不不，不 会一样了。你的味道—很不同了。

**叶小枫** (笑)陈阿姨，你们那时候用的是灯塔肥皂。我们

——只用“力士”香皂。

**陈戎戎** (茫然若失)难道我们 — — 找不到共同的东西吗?带 手绢了没有?

〔叶小枫递上手绢。

**陈戎戎** 噢噢，也在煤油筒里泡过，好，为了适应飞机驾驶舱 里的汽油味。好。

**叶小枫** 您还是检阅一下我们的队伍吧! 〔军鼓声起，渐强。

〔第五批女飞行员，迎着晨曦，齐步列队而来。 叶小枫 ( 一声口令)敬礼!

〔女兵们一齐把右手举起 …… 〔切光。

九

〔1985年纷繁的夏日。

〔北京，豪华的“迷你”餐厅。

〔叶小丹装束时髦、飘逸，端一托盘饮料果品上。陆 舟随后上。

**叶小丹** (打破僵局)这天闷热闷热的， 一丝风也没有。 〔陆舟无反应。

**叶小丹** 难得和我的先生坐在一起……谁让我的先生选择了 军人这个职业呢?

**陆** **舟** 是军人这个职业选择了我。

叶小丹 你是来送伤员的?前边 … …很苦吧?

陆 舟 (笑)在这儿，轻轻松松地喝着饮料，能提起前边的炮 火、硝烟、残臂、断腿……谢谢，谢谢你对军人生活还 感兴趣。

叶小丹 (岔开话题)真热，鬼天气!

陆 舟 (终于痛下决心)好了，结婚一年，我没带给你什么快 乐。咱们君子式地分手吧。

叶小丹 陆舟，我可没提出离婚。

陆 舟 对，你没提。永远也不会从你嘴里说出这两个字。 你要办到的事未必需要说出来。都说是“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我在前线等你的信，盼你的信。 你的信写得真好——谢谢你指出了我们结婚完全是 因为两个老军人要更亲密一层关系；谢谢你提醒我 注意军人的贬值。既然贬值，我不能等着别人大甩 卖。

叶小丹 您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自尊心。好吧，毕竟我们还是 一个军营里长大的， ——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再见。 (艰难地走了两步)

陆 舟(发现)小丹，你怀孕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 行，离婚的事，我要重新考虑。

叶小丹 可是你想过吗?一个女人在困难的时候需要有一副 宽厚的肩膀依靠。 一个女人需要在痛苦的时侯有一 个人听她诉说， 一个女人需要在她怀孕的时候有人 能搀着她，扶着她，保护她。这个人在哪儿?这个人

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下) 〔陆舟似吞下了苦酒。下。

十

〔 时 间 同 前 。

〔北京附近。某航空港，航校，第五代女飞行员宿舍。 〔熄灯号声。宁静如水，黑漆漆的。

〔忽然有人拧亮了手电，照着叶小枫的脸。

**女飞行员甲** 小枫，你进城游历了一番，说点儿马路新闻吧。 **叶小枫** 说什么呀?眼花缭乱——天气多云转晴。政府各部

门工作能见度看好。考托福出国的在语言学院门口 搭起了帐篷风餐露宿。广安门不法之徒哄抢老农一 车西瓜。中国小学教师涨了一级工资。对了，起码 有四五家公司招聘时装模特。

**女飞行员乙** 是吗?咱们应该集体去试试身手。 **女飞行员丙** 白毙那些北京大妞儿，冠盖群芳。

**女飞行员甲** 我提议：咱们把箱子底儿抖落出来，竞选本宿舍 世界飞行小姐!

**女飞行员丙** 来啊，飞行小姐们，准备时装，准备音乐，准备好 你迷人的气质啊!

〔优美欢快的时装表演音乐声起，众女飞行员穿着色 彩斑斓的时装，飘飘欲仙。

**女飞行员丁** 小枫，来点儿微笑，瞧你那受苦受难的样子。象

邱吉尔孙女雕塑的女耶稣。 **叶小枫** 咱们就是受难的女耶稣。

**女飞行员甲** 不但要微笑，要假设有一个你爱得要死要活的 男士在座，含情脉脉地盯着他——

**叶小枫** 噢 ·这样子……那个男士就是你喽! 〔众笑，追逐，嬉闹。

〔突然，叶戟、陆芸出现在众女飞行员面前。音乐声、 掌声、笑声戛然而止。

**叶小枫** (看见叶戟)姥爷，瞧您那目瞪口呆的样子! **叶** **戟** 让我说你什么好?

女飞行员甲 老首长，您明儿看看我们的队列，看看我们的飞 行训练，再看看我们的理论水平，您可以说——前无 古 人 。

**陆** **芸** 别废话，小心今天夜里给你们来三次紧急集合。 **众女飞行员** 是 !

**陆** **芸** 马上上床，熄灯。 **众女飞行员** 是!(下)

**叶** **戟** 陆芸，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走走。 **陆** **芸** 好吧。(下)

**叶** **戟** (感慨)旧地重游，物是人非。一切都是熟悉而又陌 生，亲切而又遥远。奇怪的是我每回梦到这营区，这 机场，这片空城，我都是站着的。我梦见的永远是年 轻的老战友。我梦见自己永远站在这个台子上，发 号施令。虽然白雪终于无情覆盖头顶，可是我一闭 上眼睛就能回到过去的日子，这是为什么?是因为 老人容易怀旧吗?是因为未来不可能属于我们，不 甘心不服气，一片惆怅吗?

十一

〔1987年夏。 〔 叶蕙的家 。

〔电声乐队的音乐声起。叶小丹的同事、朋友，纷纷 来祝贺叶小丹的儿子——出生于美国并且获得了 “绿卡”的小约翰(John)的生日。宾客带来各种礼物， 生日蛋糕、玩具火车，甚至还有中国传统的寿礼 寿礼和蟠桃。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张 某 小丹，你把小约翰生在美国，并且获得绿卡，真不愧 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咱们可说好了，我的女儿给 你们的约翰了。

乙 某 什么呀!你的女儿比小约翰大三岁，这不成小女婿 了吗?

张 某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我爱人就比我大三岁，那 才知道疼爱呢。

〔张某的爱人捅了他一把。 〔众笑。陆舟少校上。

[此刻的陆舟，虽在前线失去了一条臂膀，但仍不失 英姿勃勃的风度。

叶小丹 (忙迎上前去)陆舟，你怎么来了?

**陆** **舟** 我儿子周岁生日，我还能不来?

叶小丹 但愿你别扫大家的兴。(立即换了微笑)忘了给大家 介绍了，这是陆舟，我的朋友，曾经是我妈妈的爱婿。

甲 某 少校同志，敬你一杯酒。你一岁的儿子成了美利坚

合众国的小公民——你感到突然吗? 陆 舟 不。现在时兴世界大串联。

丙 某 对，对。世界大串联，在娘肚子里就串联上了。我敬 你一杯。

〔众围上敬酒。叶戟上。 叶 戟 陆舟?啊，陆少校!

陆 舟 老首长。

叶 戟 听说你带头组织个什么学会?

陆 舟 是啊。最近叶小枫也参加进来了。

叶 戟 好哇。最近你们讨论的是什么军事题目?

陆 舟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演变，引起的战争方式变化，外军 突袭理论，蔚蓝色战略等等。

叶小丹 陆舟，我外祖父身体不好，你是不是……

叶 戟 怎么,嫌我碍事啊?

甲 某 老首长，哪儿的话。你今天应该是主角，四世同堂了 嘛。今天是您重孙子John … …

叶 戟 什么姜啊姜的，我起的名，叫小宝。

乙 某 对外叫小宝，对内叫John,土洋结合， 一样的。老爷 子，今天是您府上第四代人的周岁生日大典，我建

议，咱们为角昂撞一杯。 〔众迎合附上。

叶 戟 搞什么名堂!一个吃屎的孩子过生日也这么兴师动 众 。

甲 某 哎呀，那可非同一般，您的重孙子生在美国，还取得 了绿卡，是小美国人，美籍华人啦。

叶 戟 什么?你们说什么?小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小丹 姥爷，既然您已经知道了，我也用不着瞒您了。我 ——经历了很多，活得很艰难，很累。现在，多少做 父母的为儿女的升学、就业、出国奔走磕头。有权的 用权，有钱的花钱。除了我的军人外公，军人母亲，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象大袋鼠带着小袋鼠，为儿女张 罗，为后代着想。我要让我的儿子幸福，我庆幸在我 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就给他安排了一切!

**叶** **戟** 可你的安排，使我的三代军人之家里的第四代，串了 秧了。

丙 某 老首长您太想不开了，您消消气。

甲 某少校同志，您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陆** **舟** 既然是事实，接受与否它都存在。我的儿子的母亲 把他生在美国，我感谢美国人民慷慨大度地平等相 待。我倒是为他生下来就离乡背井感到可悲。也许 我的悲天悯人全然是多余的，我当然相信二十年后， 他是一条好汉，将来能在美国学到有用的东西回来 报效祖国，不是有许多美籍华人都学成回国了吗?

叶小丹 如果我们母子定居在国外呢?

陆 舟 他终究无法改变肤色，无法改变中国人的血统。他 永远是黄色皮肤、黑眼睛。

叶 戟 这简直是背叛!

**众来宾** (啧舌，议论)真不开窍……这老爷子……简直是傻 冒!(下)

〔场上只留下叶戟、陆舟。

叶 戟 (无限感慨)傻冒儿?是。是傻冒儿!我们看见五星 红旗升起来流泪，看见“八一”军徽飞在天上流泪，可 就是不懂得为自己的伤口流一滴眼泪。我们的遗憾 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忍耐是我们的高尚；我们的苦 涩是我们的甜蜜；我们的简朴是我们的富有；可是人 家说我们崇拜的是神，蔑视的是人。到头来，你剩下 了什么?这两条站不直的腿?这把老骨头?你觉得 你的历史价值万贯，可是尼克松回忆录有人看，红卫 兵回忆录有人买。你高不成低不就，活到八十让你 重新活一回，你会去缝补那些遗憾吗?你会去拒绝 那些痛苦吗?(激动)你——会—— 吗?(一 阵咳嗽， 由于过分激动，心脏病突发，几乎栽倒，烟头掉在地 上 )

陆 舟 老首长，老首长!……我去叫救护车?

叶 戟 不!活着尽忠，死了尽孝，用解放卡车送我回乡! 〔隆隆的卡车声，显得十分沉郁。

*〔切光。*

**十二**

〔凌晨。河北某城、叶戟的家乡殡仪馆。

〔全副武装的一个团的军人，佩戴着寄托哀思的白 花，面孔严峻，跑步过场。

〔刘蔷、叶小枫搀扶着突然间显得苍老的叶蕙。陆 舟、叶小丹随后而来。他们都佩戴黑纱，神情悲怆。 殡仪馆馆长随上。

〔营长们陆续上场向陆舟报告部队到齐。

陆 舟 (命令地)原地休息!

馆 长 叶同志，我是殡仪馆馆长。老首长是我们这个城市 的光荣啊，县里市里都要求我们办好这件事。放心， 我们一定办得既节俭又隆重。听说这次如果授衔的

话，首长是将军哩!首长的名字是—— 叶 蕙 叶 戟 。

馆 长 啊 ——看我这记性，叶家村人。呆会儿，市里县里的

党政领导全要来。 叶 蕙 会场布置好了吗?

馆 长 啊——现成的，花圈什么的本馆都是现成的，大概都 布置好了。我开门。

〔殡仪馆长吱吱扭扭推开了追悼会场的铁门。

〔众大吃一惊。殡仪馆内，竟然是五彩缤纷，旋转银 灯高悬，彩条拉花交错，五色灯光迷离，中央摆着架 子鼓。

〔部队一阵骚动。

刘 蔷 (冲过去抓住殡仪馆长的衣领)你这混蛋馆长，怎么 搞的?让他妈的给你设灵堂吧!(欲打馆长)

〔叶蕙及众人忙拉住刘蔷。 陆 舟 刘蔷，别这样!别鲁莽!

馆 长 我们——白天送葬，晚上跳舞，白天是伺候死人，晚 上是伺候活人，增加点收入发奖金啊——没法子啊!

陆 舟 别说了，马上叫人布置灵堂! 馆 长 我有罪，我就去。快关上。

〔音乐、灯光戛然而止。

刘 蔷 (扑到叶蕙怀里)妈妈，他们对不起我爷爷啊! 〔叶戟的灵魂突然出现。

叶 戟 (哈哈大笑)这是喜剧?闹剧?正剧?悲剧?是隆重 的追悼?是轻佻的玩笑?是偶然的疏忽?还是必然 的归宿?真让人悲也不能，喜也不是，笑也不是，哭 也不成。叶戟你一生戎马生涯，叱咤风云，常说的一 句箴言是：“青山处处理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今 日马革裹尸，忠骨还乡，却连灵堂也没有。是吗?是 中国人已经不会悲壮，不会崇敬，不会追悼，不会怀 念了吗?是吗?是对一切英雄， 一切壮举， 一切献 身，一切牺牲都麻木了吗?啊不不，你叮嘱不要向组 织提任何要求，不要灵堂，不要追悼……也许这是你 当初穿上军装的初衷， 一生奉献毫无索取?也许你 在瞑目的一刹那已经看到了这一切?也许你知道你

终于是个不会有灵堂的普普通通的人?是啊，所以 你才要回乡 ……

**叶小丹** 妈，我去找市里县里，一定得搞得隆重一些。

**叶** **戟** 不必了。让部队回营!

**陆** **舟** 部队起立。向右转，跑步走。 〔营长们下。

〔用远古时的陶埙吹奏的哀乐起。

〔遥远的地平线上，陆襄林率全身槁素的村民们上。 刚刚是满台五色迷离，现在是盈野洁白。

**叶** **蕙** 这是怎么回事?

陆襄林 村里人听说，老首长的骨灰要送回来。大半个村子 的人都说和首长沾亲带故，都没出五服啊!他们说 老首长前半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后半生为中国飞 行事业修跑道。要给老首长修碑造墓，十里相迎，十 里相送。

**叶** **蕙** 这么兴师动众，我父亲是不愿意的。 **陆襄林** 你看，他们来了，谁也挡不住哇!

刘 蔷 我完全糊涂了，刚才我姥爷连灵堂也没有，现在怎么 又大地齐哀?姥爷，我真想再好好和您下一盘棋啊!

陆襄林 (悲恸地向叶戟伸出手)老首长，咱们回家吧。 叶 蕙 爸 … … 您 ……慢走啊!

〔叶戟迈着平缓的步履向高高的山坡走去。 一个老 一辈军人在和平岁月中就这样矢志不渝地走完了他 的人生之路，奉献了自己，也奉献了第二代、第三代 ……他是那样坦然，那样自若，那样深沉。

〔花瓣在风中飘然而落，落满了“叶戟”的双肩，使人 想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和“化作春泥更

护花”的句子。 〔 灯 暗 。

〔灯复明。数日后，黎明。 〔烈士墓地。

〔浑身槁素的人已化做墓碑“站”在山坡上。

〔漫山皆是由人物化成的长方形的“大理石”碑，露出 一张张生动而肃穆的脸。从“烈士”戴的帽子可以辨 认出——第一排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人；第二排是 建国之后的军人；第三排，是最近倒下的军人，陈戎 戎音容犹在，叶戟肃立沉思。

〔叶蕙在叶戟墓前放一束花，肖木在陈戎戎墓前放一 束花。

**叶** **蕙** 我退下来了。

**肖** **木** 我知道，我也一样。

叶 蕙 早晚要和他们一样，划个句号。

肖 木 我们每个人都是个逗号，都是个片段。 **叶** **蕙** 但愿整个故事越来越好。

**肖** **木** 会越来越好的，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太阳。怎么,叶 蕙，你哭了?不是说过吗?每天都会有一个——新 的太阳。

〔叶小舟、刘蔷各持一束鲜花上。 〔陆舟、叶小枫各持一束鲜花上。

叶 蕙 (望着年轻人、墓地和鲜花)肖木，每年的清明节，他 们都会来吗?

**肖** **木** 他们不是来了吗?

〔鸽哨，清脆而柔和，盘旋着掠过长空。

〔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举着一束从山野里采来的

野花，吃力地爬上高坡，踏上台阶，蹒跚而来。 〔叶蕙忙迎过去，抱起孩子的刹那，热泪盈眶。

小女孩 (望着远方，拍手喊道)阿姨，你看——太阳，太阳!

〔一个新的太阳又升起来了。是的，每天都有一个新 的太阳!叶蕙、肖木、叶小丹、叶小枫、刘蔷、陆舟凝 望着东边地平线。

〔鸽哨，太阳，太阳，鸽哨。

——剧终